

金石缘

（清） 不题撰人

存24回。不题撰人。嘉庆五年（1800）鼎翰楼刊本，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崇雅堂刊本，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石渠山房刊本，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同盛堂刊本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文粹堂刊本等。署“静恬主戏题”，总评后题云“乾隆十四年岁次己巳（1749）省斋主人重录”。

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

诗曰：

莫怨天公赋畀偏，穷通才拙似浮烟，
空思他日开屯运，难定今朝缔好缘。
有聚终须风雨散，无情何必梦魂牵。
庄周似蝶还非蝶，总与乾坤握化权。

这两首诗，是说人婚姻富贵，贫穷落难，都由天定，非人力可为。无奈世人，终不安分明理。见人一时落难，即要退婚绝交，使从前一团和好，两相弃绝。谁想他恶运一去，忽然富贵，自己反要去靠着。所以古人说得好：“十年富贵轮流转。”以见人心，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计其日后也。至于妇人，惟重贤德贞静，不在容貌美丑。如容颜俊美，不能守节，非惟落于泥涂，甚至为娼为妓，遗臭万年；若容貌丑陋，而能坚贞守困，岂特名标青史，且至大富大贵，享用不尽。今我说一桩赖婚安分的，与众位听者。

话说江南苏州府，有个少年解元姓金，名桂，号彦庵。父亲官为参政，因朝中权奸当道，正直难容，早早致仕在家。母亲白氏，自生子彦庵，即染上弱症，不复生产。参政因是独子，十六岁就替他做了亲，娶妻黄氏，才貌双全，夫妻十分恩爱，十七岁就生一子。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。夫妻爱如珍宝，取名金玉，字云程。赋性聪明，一览百悟。六七岁即有神童之号。

且说彦庵，十八岁上入学，二十岁乡试，就中了解元。三报联捷，好不兴头。其妻黄氏，又产下一女，就取名元姑。到冬底，彦庵正打点进京去会试。不料母亲白氏忽然病重，至二月初十身亡。彦庵在家守制，将近服满。哪知参政因夫人死了，哀痛惨伤，也染成一病。病了两年，也就相继去世。彦庵夫妇，迭遭凶变，痛慕日深，居丧尽礼，至念六岁，方才服阙，算来会场，尚有一年。在家读书训子，以待来年会试。

且说苏州阊门外，有一土富，姓林名旺，字攀贵，人都唤他林员外。院君张氏，做人最是势利。只生两女，长女取名爱珠，年方十岁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，歌赋诗词，般般都晓。只是赋性轻浮，慕繁花而厌澹薄，居心乖戾，多残刻而鲜仁慈。父母因她才貌，爱如珍宝

，必要择一个富贵双全、才貌兼备的，方才许亲。所以此翁专喜趋炎附势，结交宦官，意欲于宦官人家，选一十全的女婿。奈他是个臭财主，哪个大官显宦来结交他？所结交的，无非衙官学师、举人、贡生、生监等。思量遇着一个将发达的公子，就好为大女儿结亲。其次女名唤素珠，相貌生得中中，小爱珠四岁。教她念书识字，她便道：“女儿家，要识字何用？将来学些针指，或纺绵绩麻，便是我们本等。”父母因她才貌平常，将来原只好嫁一个乡庄人家，故全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偶然在外间走，访得苏州府学学师，今日上任，系徽州府人，两榜出身。急急到家换了衣服，出城迎接。明日学师，免不得来看他。原来那学师姓金，名素绶，号诚斋，与金彦庵是乡榜同年。因同姓，又系同房，榜下就结为兄弟。彼便连捷，殿在三甲，就了教，今选苏州府学教授。一到先看彦庵，然后来看林旺。林旺有心要结交他，正值园中牡丹盛开，随即发帖，请学师赏花。因想彦庵，是他同年兄弟，且是少年解元，将来发达的乡宦，正要结交他，便也发帖，请来陪学师。那一日，学师与彦庵，都到林家园内。吃了半日酒，彦庵回家发帖，于十五日请学师。随也发一帖，请林旺相陪，还了他礼。至期二人俱到。茶罢，学师道：“闻年侄甚是长成，今年几岁了？”彦庵道：“十岁了。”学师道：“闻得六岁就有神童之誉，如今自然一发好了，何不请出来一会。”彦庵道：“理应叫他出来拜见，只是小子无知，惟恐失礼，获罪尊长。”学师道：“说哪里话，自家兄弟，何见外至此。”彦庵便命小厮，唤出儿子先拜见了伯伯，然后叫他拜员外。员外一见云程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美如冠玉，先已十分爱慕，又见他十数岁的孩子，见了客人彬彬有礼。见礼毕，就在彦庵肩下旁坐了。学师问他些经史文字，他便立起身来，对答如流。至坐席吃酒，又随着父亲送酒送席，临坐，又向各位作揖靠坐。彦庵送色盆行令，学师有意要试他，故意说些疑难酒头酒底，弄得林旺一句也说不出，云程反句句说来如式。喜得学师大赞道：“奇才，奇才，将来功名，必在吾辈之上。神童之名，信不虚也。”林旺见他举动言语，应对如流，先已称奇。今又见学师如此叹赏，方如实是才貌双全的了。且他父亲是个解元，将来必中进士，他的文才既好，科甲定然可望，年纪却与大女儿同庚，许嫁与他，岂不是一个快婿！只是当面不好说得，席散到家，便在张氏面前，极口称赞：“金解元之子，才貌十全，将来功名必然远大。年纪与大女儿同庚，若与结亲，真一快婿。须极早央人说合，不可错过。算来只有金学师是他相好同年兄弟，必须求他去说方妥。”张氏道：“我女儿这般才貌，怕没有一个好女婿？员外何须性急。我闻得金家，虽是乡宦，家中甚穷。解元中后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不能连科及第，看来命敢平常。儿子就好，年纪尚小，知道大来如何？休得一时错许

，后悔无及。依我主见，待他中了进士，再议未迟。”林旺道：“院君差矣！他若中了进士，又有这样好儿子，怕没有官宦人家与他结亲！还肯来要我家女儿么？”张氏见丈夫说得热闹，便道：“员外既看中意了，就听凭你去许他罢。只是要还我一个做官的女婿便罢。倘若没有出息，我女儿是不嫁他的”林旺道：“但请放心。这样女婿若不做官，也没有做官的了。”于是次日，特到学中拜看学师，求他到金解元家，与大女儿为媒。学师口虽应允，心上便想道：“我那侄儿如此才貌，必须也要才貌双全的女子，方好配得他来。不知林老的女儿如何？须要细细一访，方好为媒。”于是随即着人外边去访。谁知林爱珠，才女之名，久已合县皆知。只因他是个臭财主，乡宦人家，不肯与他结亲，平等人家，他又不肯许他。所以，尚待字闺中。学师访知，便往金家竭力说合。金家也向闻此女才貌，果然甚美，随即满口应允。学师面复了林家，林旺即刻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。金家也不占卜，择了十月念四，黄道吉日，将将就就备了一副礼，替儿子纳了聘。林家回盒，倒十分齐整。定亲之后，彦庵就择了十一月二十上京会试。林家知道，又备礼送行不表。

且说彦庵到京，候至场期，文章得意，放榜高高中了第二名会魁。殿试本拟作状元，只因策内犯了时忌，殿在三甲榜下，就选了陕西浦城县知县。到家上任，拜望亲戚朋友，上坟祭祖，又到林亲翁家辞行。林员外先备礼奉贺，又请酒饯行，借此光耀门闾，骄傲乡里。又在张氏面前夸嘴说：“我的眼力何如？不要说女婿将来的贵显，即如眼前先是香喷喷一个公子了。”张氏与爱珠闻之，也觉欢喜。不数日，彦庵夫妇带了一双儿女，一个老家人俞德，一同上任不题。

且说爱珠小姐，才貌虽好，奈她器量最小，每每自恃才貌，看人不在眼中，连自己妹子，也常笑她生得粗俗。说她这样一个蠢东西，将来只好嫁一个村夫俗子。不比我才貌双全，不怕不嫁一个富贵才郎，终身受用不了。后见父亲将她许与金家，公公是个解元，丈夫是个神童，已十分矜狂，欣喜见于颜面。后又见公公中了进士，选了知县，更加荣耀。想自己将来一个夫人，是稳稳可望的了。便任情骄纵，待下人丫鬟，动不动矜张打骂，父母也不敢拗她。一日，忽对父母说：“家中这些丫头，个个都是粗蠢的，不是一双大脚，就是一头黄发。只好随着妹子，纺绵绩麻还好。若要随着孩儿焚香煮茗，却没有一个中用的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个何难！对爹爹说，讨一个好的来服侍你便了。”张氏随即与员外说和。员外就叫家人，去唤了一个媒婆来，说道：“我家大小姐房中，要讨一个细用丫头，脚要小些，相貌也要看得过，又要焚香煮茗，件件在行，字也要略识几个的方好。你晓得我家大小姐，是个才女，又许在金老爷家，将来少不得要随嫁的。倘若不好，乡宦人家去不得。我价钱倒也不论，妈妈

须拣上好的，领来便了。”媒婆连连答应，随即别了员外，出去四下寻访不题。

却说苏州胥门外，有一个不交时的名医，姓石，名道全，医道样样俱全。怎奈时运不济，贫穷的请他一医便好，富贵的也不来请他。就是请去，少不得还请几个时医参酌，好的也叫不好，焉能见效？所以虽是名医，家中穷苦不堪。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，贫穷的不请便去，不但不索谢，有时反倒贴他药资。富贵人家，也不去钻刺，有人请他，总是步行，并不乘轿。家中又无药料，到人家开了方子，听他自去买药。谢仪有得送他，也不辞，没得送他，也不要。父母久已去世，并无兄弟伯叔。祖上原是旧家，妻子周氏，也是旧家之女，只生一子一女。女儿年已十二岁，名唤无瑕，有七八分姿色，得一双小脚，也识得几个字，走到人前，居然大家女子，待父母极孝，父母也甚爱她。儿子年方八岁，小名丑儿，表字有光。生得肥头大耳，有一身膂力，要吃一升米饭，专喜持枪弄棍，常同街坊小厮们上山寻野味，下水捉鱼虾，路见不平，就帮人厮打，大人也打他不过。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软，所以人都叫他好。一日同了小厮们到教场中玩耍，适值那日守备带领营兵下操。丑儿竟去将他大刀拿起。那时守备姓李名绍基，看见七八岁小厮，拿得起大刀，颇以为奇，就唤来问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怎拿得动大刀？可会骑马么？”丑儿道：“八岁。马实从未骑过，想来也没有什么。只人小马高，上去难些。”守备道：“我着人扶你上去，你不要害怕跌下来便好。”丑儿道：“只要骑得上去，一些不怕，也不愁跌下的。”守备就着营兵扶他上马。他拿了僵绳，不慌不忙，满教场一转，仍走到原处，营兵扶他下来，竟像骑过的一般。守备更加称奇，说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有这般本事，姓什名谁？住居何处？”丑儿道：“姓石，名有光，乳名丑儿，家住胥门外。”守备道：“你父亲作何生理？”丑儿道：“行医。”守备道：“行医也是斯文一脉。你有这般膂力，我三六九下操日期，你可到来学习骑射，我再教你些武艺，大来也好图个出身。”丑儿连忙磕头道：“多谢老爷。”于是每逢下操，丑儿必到。那守备果然教他，丑儿一教就会。不数年，十八般武艺精通，连武弁多不如他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石道全合当有事。忽有一个过往官员，姓利名图，号怀宝。捐纳出身，做过几任州县，奇贪极酷。趁来银钱，交结上台。今升杭州府同知，带了家眷上任。夫人常氏，破血不生。娶妾刁氏，利图十分宠爱。生子年已十二，取名爱郎，生得清秀轻佻。利图刁氏，最所宠爱，一同上任。

船到胥门，夫人忽然抱病。利图吩咐立刻住船，去请医生。谁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。请了道全下船，诊了夫人的脉，说道：“夫人此病，是气恼上起的，没甚大病，只须两服药就好的。”写下方子，利图送了一封谢仪别去。利图

即着人买了两帖药，一面开船，一面就着丫鬟，煎药与夫人吃。原来夫人的病，都因刁氏恃宠而骄，看夫人不在眼里，日常间骂狗呼鸡，屡行触犯。夫人是个好静的人，每事忍耐，故郁抑成病。刁氏正喜中怀，今见医生说她就好，心上好生不快。忽起歹心，想老爷旧年合万亿丹，有巴豆余存，现带在此，私自放在药里，与她吃了。虽不死，泻也泻倒她。于是就将数粒研碎，和入药中。夫人哪里知道？吃下去一个时辰，巴豆发作，霎时泻个不住，至天明足足泻了数十次。谁知病虚的人，哪里当得起泻，泻到天明，忽然晕去。吓得一家连连叫唤，刁氏也假意惊张，鹅声鸭气喊叫，捧住了夫人的头，反将手在她喉间一捏，夫人开眼一张，顿时气绝。那老爷溺爱不明，大哭一场，不去拷问家中人，反归怨到医生身上，道：“夫人虽有病，昨日还是好好的，吃了那医生的药，霎时泻死，明明是他药死的。先叫住船，一面备办后事，一面着几个家人小厮，赶回苏州，打到石道全家，打他一个罄空。再将我一个名帖，做一状子，送到县中去，断要他偿命。”众家人闻命，个个磨拳擦掌，驾了一只小舟赶去。那石道全正是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

诗曰：

只缘运蹇触藩篱，世上难逢良有同。
负屈空思明镜照，申冤惟有孔方宜。
明知行贿能超雪，无力输官莫可医。
幸赖捐躯有弱质，孝心一点未为痴。

话说石道全，看了利夫人病，回去吃了饭，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，至晚回家安睡。谁知一夜梦魂颠倒，天明起来，只听得屋上乌鸦高叫，满身肉跳心惊。便对周氏道：“我今夜梦魂颠倒，怎么如今又心惊肉跳，乌鸦又如此叫，不知有什祸事来？”周氏道：“如今是春天，春梦作不得准。至于心惊肉跳，不过因做了恶梦，所以如此。若说乌鸦叫，它有了嘴，难道叫它不要叫？我家又不为非作歹，又不管人家闲事，有什祸来？”说话间，适有人来请他看病，他便出去了一会儿。回来吃饭，见丑儿不在家，便问道：“丑儿哪里去了？”周氏道：“他先吃了饭出去的，想又玩到教场里去了。”只听得乌鸦更叫得慌，道全道：“乌鸦如此乱叫，必有事故。想来没有别事，莫不丑儿到教场去，闯出祸来？我且寻了他回来再处。”周氏道：“这也虑得不差。你吃完饭，去寻了他回来便了。”道全果然放了饭碗，就向教场寻儿子去了。

谁想道全方出门，周氏与无瑕饭碗尚未收拾完，只见外边走进许多大叔来，口中大叫道：“石先生在家么？”周氏只道是请看病的，便道：“不在家。”众家人道：“不好了，想是知风脱逃了。”又一个道：“他或者知道了，躲

在里边，也不可。我们打进去便了。”那时就一齐动手，打进内室。锅灶也打破了，床帐也打坏了，值得几个钱的家伙，乘隙也被人抢去了。把家中打得雪片还不住手，口口声声只要石道全。吓得周氏与无瑕，哭哭啼啼，也无从分辨，不知是何缘故。邻舍见众人大模大样，十分凶狠，不知是怎么乡宦人家。又闻是人命重情，谁敢来管闲帐。周氏直等他们打完了，方说道：“列位为什事，也须好说。怎么把我家打得这般光景？我又不知什事？无从辨得。”一个家人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家药杀人郎中，把我家夫人活活药死。我家已告在本县，立刻要他去偿命，还说这样太平话。她丈夫既不在家，就将这妇人拿去，不怕她不招出丈夫来。”一个道：“且等差人来叫她，不怕她也逃了去。”周氏听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母女相抱大哭。未几，差人已到。原来县官到南京见总督去了，不得就回。家人先到县丞处禀了，要他出差，且先将石道全拿去，录了口供，送在监中，候县官到家，申详上去。那衙官巴不得有事，又见说是人命，立刻出差。来到石家，闻说道全不在家，又无使用，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。无瑕一把扯住了母亲大哭，家人们正要来拆开拿去。恰好道全到教场寻见了儿子，看见守备正教他射箭，只得看了一会。等完了，方同儿子回来。一进门，只见家中了一屋人，打得一空如洗，不知是什缘故。到里边，又见众人竟将周氏锁了要走，女儿扯住痛哭，丑儿竟要上前去打。倒是道全止住道：“不可乱动，且待我问一个明白再处。”正要上前去问，家人认得是道全，便道：“道全回来了。”就要上前去打。差人见说道全已回，便将周氏放了，来锁道全。见众人要打他，便道：“列位大叔，且不要动手，有事在官，且到官去，不怕他不死。”家人听说，便也放手，捉拥而去。丑儿初见众人要打他父亲，正要上前去打，后见差人说有事在官，又见众人也住手了，仍恐打出事来，反害父亲，且待问明了何事，再救父亲未迟。

且说石道全拿到县前，差人就禀了县丞。县丞见两边俱无礼送来，只得坐堂，将就一问。且待将来哪边礼厚，就好偏着哪边了。当时先叫原告知数一问，知数道：“家老爷升任杭州府同知，同夫人上任。昨日在此经过，夫人偶有小恙，请石道全去看。据他也说没有大病，两服药也就好的。不想昨晚吃了他药，霎时就大泻起来。泻了一夜，早晨就死了。这明明是他药死的，求老爷问他就是。”县丞就叫石道全上来，先将气鼓一拍，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，怎么将利夫人活活地药死了！人命重情，非同小可，快快从直招来，免受刑法。”石道全道：“老爷是明见万里的。医生有割股之心，利夫人与小的又无宿冤，岂有药死之理？况医生又不发药，不过开一方子，方子现在利老爷处，求老爷取来一验。若有一味泻药在内，小的就死也甘心。况利老爷既告人命，人命哪有不验尸之理？真正是极天冤枉，望老爷详察。”县丞道：“胡说！药与病

相反，甘草也能杀人。利夫人昨日还好好的，吃了你药就死了。还说不是你药死的，你说方子现在，方子上即使没有药死人的药，焉知不与夫人的病相反？亦难免庸医杀人之罪。若说人命验尸，或是杀死、打死、毒药毒死的，便有伤可验。如今是你有意用错了药药死的，有什伤验？况她是个诰命夫人，据说与你无仇，难道将假命来图诈你么？看来人命是真的。今日你造化，县太爷不在家，我老爷是最软心的，或者可以替你挽回从宽。又看你的造化，如今我也不打你，且寄监，迟日再审。”那时将道全上了刑具，送进监中。又唤利家如数上来说道：“你回去禀知你老爷，夫人虽服药身死，据医生说：他又不曾发药，方子现在你老爷处，夫人又不便验尸。人命关天，不可草草。你老爷若必要问他一个抵偿，也是易事。且候你老爷主意如何？我替他行便了。”

知数谢了一声，随即赶到杭州，回复家主。那利图一时气头上，便着家人去告石道全。过了几日，被刁氏百般引诱，万种调情，竟将夫人忘记了。今见家人回复，县丞如此口气，明明要我去买嘱他。我想死者不可复生，医生又与我无仇，不过庸医杀人，看他方子，实无泻药在内，这是我夫人命当如此，丢开罢了。又兼刁氏是心虚的人，诚恐弄到实处，干涉到自己身上来。又与医生无仇，已经害了他，如何还好下毒手？所以乘家主不认真，便也从中力阻。利图竟去上任，也不来禀究了。

怎奈县丞得了这桩事，以为生意上门。今见利家竟没有人来，只有打合石家来上钩，从轻发放便了。倘若倔强不来，我据状子上提他出来，以人命认真，严刑夹打，不怕不来上钩。于是就叫差人进来吩咐道：“石郎中这桩人命事，要真也可以真得，要假也可以假得，全在我老爷作主。你去对他说，不要睡在鼓里。我若再审一堂，详到堂上，就不能挽回了。”差人领命，就到监中，将县丞的话，细细对道全说了，叫他急急料理要紧。道全哭道：“大哥是晓得的，我家中本来原穷，前日又被利家人打抢一空，饭也没得吃，哪有钱来料理！况官府面上要料理，至少也得十数金，杀我也只好看得，实出无奈。”差人道：“性命紧，你也不要说煞了。家中有人来，你且与他商议。我明日来讨你回音，方去回复本官。”道全道：“多谢大哥。万分是假的，只有听天了。”

不说差人别了出去，且说丑儿那日，见差人捉了父亲去，便央几个邻舍，同到县前打听，方知是这桩事。看县丞口气，一句凶，一句淡，明明要想银钱。奈家中这般光景。哪来银钱？连进监差房使用一无所有，免不得进监受些苦楚。后来牢头等晓得他穷，想难为他，也是枉然，倒有些怜惜。故丑儿来看父亲，竟不要他常例，一到就开他进去。今差人方去，丑儿适来。道全一见儿子，便大哭道：“我的性命是必然难保的了。留了你母子三人，如何过日

？”丑儿道：“这事只要等县官回来，诉他一状，审一堂就完了。爹爹为何说起这样话来？”道全便将差人之言，述了一遍，说，“县丞见我不理他，必然夹打成招，硬详上去，等县官回来已迟了。况他们官官相护，知县官又是怎样的！”丑儿见说，也痛哭一场，说：“爹爹且宽心，孩儿出去，与母亲商议，明日再来看你。”

别了父亲，回到家中。将父亲说话，一一对母亲说知。周氏便放声大哭道：“如此怎了！莫说十数金，就是一钱五分，也是难的。”无瑕也哭道：“如此说，难道看了爹爹受罪不成！”周氏道：“你看家中一无所有，兄弟又年小，我与你又是女流，屋又是别人的，门房上下，又没有亲戚，朋友又没有好的。况人家见我如此光景，就有也不肯借我，叫我如何救得！他倘果问实，惟有一死相随于地下矣。”无瑕道：“爹爹母亲，若果如此，孩儿何忍独生！”想一想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孩儿倒有一计在此，可以救得爹爹。”周氏忙问道：“儿有何计，快快说来。”无瑕道：“孩儿想来，并无别计。只有孩儿身子原是爹娘养的。不如急急将孩儿去卖了，便可救爹爹了。”周氏道：“我儿说哪里话来！我家虽然穷苦，祖上也是旧家，岂有将你卖到人家为奴为婢，成什体面！这个断断使不得。”无瑕道：“母亲差矣！人生各有命运，孩儿若命好，爹爹也不犯这样事了。况且说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救得爹爹出来，倘有发达之日，赎了孩儿回来，原有好日，也不可。若只贫穷，孩儿就终身为婢，也是孩儿的命了。母亲须极早算计，不可差了主意。”周氏道：“断断不可。虽救了爹爹回来，何忍见你到人家去做使女。我常见人家使女，主母好的，一日服侍到晚，还可安息一夜；若遇着不好的，动不动打骂，凌辱不堪。还有主人不好的，暗地调情，不怕你不从；主母妒悍，百般敲打，不怕你不含忍。还要磕人的头，受人的气。我将你宝贝一般养大，岂忍使你如此！”无瑕道：“据母亲说，将孩儿宝贝一般养大。如今爹娘有难，不能相救，要养孩儿何用？至于怕受主人主母凌辱，孩儿自有主意，决不辱没爹娘。不见双冠诰上碧莲，受两重封诰，独不是丫鬟么！”周氏道：“这不过是做戏，哪里真有此事。决然使不得。”无瑕道：“母亲决意不忍孩儿卖身。孩儿又何忍见爹爹受罪？不如寻个自尽罢。”说完就向墙上乱撞，吓得周氏与丑儿，一头扯住，一头哭。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适值王媒婆在门前走过，听见里边哭声震天，向来原是认得的，就走进去张一张。只见无瑕要寻死，周氏、丑儿乱哭乱扯。王婆道：“大姐，为何如此光景？”周氏抬头，见是王婆，便道：“妈妈来得正好，替我劝她一劝。”王婆就来扯住无瑕道：“大姐，小小年纪，为着何事，这般寻起短见来？”无瑕道：“妈妈，不要劝我，烦你劝劝我母亲依了我，我便不死了。”王婆道：“这也奇了！娘娘是最爱你的，有什事不肯依你

？”就转身对周氏道：“娘娘，你家大姐要什么？你不肯依她，使她寻死觅活。”周氏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说来连你也要伤心。我家官人，今日也医病，明日也医病，病便医好多少，不曾见他趁得银钱。只说做些好事济世，还望有个好报。谁想前日，有个过路官员的夫人有病，请去看了，并无大病，开了一个方子。承他送了一钱二分银子，回来十分欢喜。不想那夜，夫人忽然大泻身死，那官员竟说是我官人药死的。告到县中，县官不在家，竟告在二衙。你想衙官岂肯空过的！不问是非曲直，叫差人来说：有钱则生，无钱则死。我家弄到这般光景，哪里有钱。不想我那痴女儿救父心急，定要卖身。我想家中虽穷，事情虽急，念祖上也是旧家，何忍将女儿卖到人家去。她见我不从，便说不忍见父亲受罪，定要寻死。你道伤心也不伤心？”王婆听了，就将无瑕相了一相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竟是个孝女了。难得难得。不是我敢于劝娘娘说大官人性命要紧，难得大姐有如此孝思。虽说卖到人家下贱，我看见人家这些姐姐，好不快活哩。命好的，后来原做夫人、太太。况你家大姐如此孝心，皇天也决不负她。救出大官人来，她是行道的人，只要几个月好运，便好赎了大姐回来，许一个好人家，原是个大家了。”周氏道：“虽承妈妈如此说，卖了出去，要想赎也就难了。况且如今就要卖，急切哪得个好人家来买她。”王婆道：“只怕娘娘不肯卖，若果要卖，如今到有一个绝好的人家在此。”周氏道：“是什么人家？”那王婆就说出那个人家来。正是无针不引线，引线巧成缘。要知王婆所说谁家？卖得成卖不成？救得父救不得父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

词曰：

急雨狂风，顷化作晴空千里。才过眼，炎凉反覆，谁为为此。人世大都多此态，天公作俑何妨尔。笑伊家、忽喜忽然悲，诚哉鄙。鼓棹去，随波驶，叉手立，看云起。任英雄狡狴，闻雷丧也。放我逍遥。春梦外，容君千百秋毫里。叹人间，逝者总如斯，徒然耳。右调《满江红》

话说王婆见无瑕要卖身，说有个好人家，原来就是林员外家，说他家大小姐如何样好。许与金老爷家，金家又如何样好。周氏终于不忍。无瑕道：“莫说人家好，就是不好，只要救得爹爹，死也甘心。”王婆又再三相劝，周氏只得允从。王婆随即叫一乘小轿，将无瑕抬到林家。爱珠一看，甚是中意。员外就问要多少身价？王婆道：“她原是好人家，因父亲冤狱在监，二衙要他银子，许出脱他，没奈何卖身救父的。要三十金。”员外道：“太多。只好二十金。”王婆两边说合，说到二十四金，方才立契。员外又道：“二衙与我最好，他要送银子与他，何不存在我处，我代去送，还可省些。且二衙不好违拗，包他即刻释放。”王婆与周氏说知，周氏也大喜，说定十八两。员外一力包

妥当，只付出银六两。

且说员外扣了十八两，只封银四两，又随封八钱，也不通知书办，竟亲手送进二衙。那县丞初受了这张状词，满望两边贿嘱。谁知利家一去不来，石家又穷，打合不上，心已冰冷。忽见林员外来说这事，竟送银四两八钱，喜出望外，满口应允，即刻释放。员外亦喜十三两二钱，稳稳到手。随即别去县丞就叫书办，即刻查卷释放。

谁知那书办是王婆壁邻，王婆卖了无瑕，回家将无瑕卖身救父，员外扣银，代送二衙，一一对老公细讲，都被书办听见。满拟明日必来近他，也好趁一个大东道。谁知员外竟亲自与官说妥，竟不理他。趁官要查卷，便说：“林家来送老爷多少银子？”县丞道：“四两。”书办道：“好心狠。”县丞道：“怎么心狠？”书办道：“石家卖了女儿，扣十八两在林家送老爷，他只送四两，倒留了十三四两，岂不心狠！”县丞道：“何不早讲，今已应允，奈何？”书办道：“这何难，一面将银退回林家，一面上紧吊审。不怕这银子不一并送来。”县丞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你真是我的招财神道了。就着你送还林家，即刻出票提审，倘果如数送来，将小礼一总与你便了。”书办道：“这个都在我。只老爷也要拿定主意，不足此数，不要应允。”县丞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随将银付书办，立刻送到林家，说：“事情重大，恐利家还有说话，老爷担当不起。原礼壁上，多多致意。”说完去了。

员外听说，吓了一跳，想县丞不过请益之意，竟不留书办商议。随又添了几两，重复送进。县丞不允，必要十六金，随封在外。员外一想如数送他，自竟落空。即刻唤王婆来说：“二衙必要二十四金方妥，要他将找去六两头退来方能妥当。”王婆辞出，要到石家。行至半途，恰好遇见丑儿。原来周氏见丈夫不放，叫丑儿来问王婆。适王婆被林家唤去，门儿锁着。丑儿问她邻里，恰好问着了二衙书办，原认得的，便道：“你父亲事，怎不早早妥当了。县官将回，本官就要讯供详解了。”丑儿道：“我正为此来寻王妈妈。”书办道：“这事我也知道。只你投差了人了。闻得你扣十八两银子，在林家送官。他只将四两送进，本官大怒，立刻璧还了。你若拿来自送，我包你今日就妥当。方才林家来唤王婆，想就为此，你候上去，总问她退银子就是了。”丑儿听说，果候到半路撞见王婆，便将员外之言一说。丑儿道：“既不妥，还我银子罢。”王婆道：“员外说，银子十八两，已送进去了。只要找去就妥当，哪里退得出？”丑儿就对面一啐道：“事又不妥，银又不退。终不然，白送你罢。”王婆道：“我是好意，替你说说。怎反伤触我？”

两人相争起来，竟扭住厮打。适遇守备经过，齐齐叫喊，带到衙门，见是丑儿，便问道：“连次下操，久不见你，今日怎么与这老婆子厮打？”丑儿便

将父亲冤狱，阿姊卖身，王婆作中，林家扣银送官，事情不妥，又不退银，一一禀知。守备就叫王婆吩咐道：“石家为事在狱，他女儿卖身救父，也出于无奈的了。你怎么还拴通林家扣他银子，又不替他妥当，反在街坊叫喊。本应责你一顿板子，可惜我是武职衙门，权且饶打。可即刻到林家照数要还石家银子。倘有毫厘短少，我移送到府，活活把你敲死。快些去罢！”吓得王婆急到林家说知。员外原知守备与四府知县都好不敢违拗，只得忍着肉痛，照数付还不题。

且说守备发付王婆去后，就对丑儿道：“你父亲既有此事，如何不来与我商议？这二衙理他怎么，他今日得了银子，就放了。县官回来，利家再告，此事原不完。我想你父亲不过开一方子，又未发药。那夫人突然泻死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不是家人买药毛病，定是侍妾妒忌奸谋。你只要将这缘故做一辩状，县尊不在家，竟向四府投递。那四府是最有风刀不怕事的，又与我最好，我去会他，要他行一角文书，到杭州吊家属对证。他决然不肯，反要从宽完结了，岂不做得干净么。”丑儿道：“多谢老爷妙算，只是小人向蒙老爷教习武艺，尚苦家贫无物孝敬。这事怎敢又来惊动老爷？”守备道：“你这话又差了。我们山东人，与人相与了，头颅也肯赠人。这样小事，难道我也与县丞一般，想你谢么。如今也不迟，你快快做辩状，到四府去投。我就去会他，要他即速行提便了。”丑儿大喜，果将辩状向四府投递，守备果去说了。立刻批准行文，一面提讯，县丞哪里知道。书办打听林家银已付还，石家竟不来说。对官说知，立刻提出，正要用刑，四府恰已来提，只得交付去了。县丞气得要死，归怨书办，将他到手银子退去，又叫他拿定主意，送到十二两不受，今弄得一场空，押着要他赔。书办又迎官不会趁银子，互相怨恨不题。

且说刑厅文书到杭，果不出守备所料，家属没有付来一角回文，倒求四府从宽释放。刑厅也不深究，随将道全释放回家，周氏接着大喜。道全不见女儿，问起方知要救她卖身林宅，便大哭一场。又知全亏守备出力相救，急同儿子到守备衙门叩谢。过了两日，又到林家看看女儿。幸喜女儿在彼，小姐甚是喜她，同伴亦甚相好，道全便也放心回家。身价尚存十八九两，置些粗用家伙，用去三四金，尚存十四五两。买些杂货等物，门前卖卖，意欲积聚积聚，以为赎女之计。又立誓再不行医了。丑儿见事妥当，下操日仍到教场学武。

一日，适同父亲在店中，忽见一个相面先生，到店中买纸，将丑儿细细一看，便道：“好相，好相。”道全见他赞得奇异，便道：“先生你叫哪个好相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小子李铁嘴，在江湖上谈相二十余年。富贵贫贱的相，相过了多少，从未看差一人。今见二位尊相都好，想是乔梓了。”道全道：“这个正是小儿。但先生说，从未相错一人，今叫愚父子都是好相，只怕就错了。

”相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尊相若不嫌繁，待小子细细一谈何如？”道全道：“极愿请教。只小弟贫穷，出不起相金，不敢劳动。”相士道：“说哪里话。小子不是利徒，不见招牌上有三不受么！目下贫贱，将来富贵的不受；目下富贵，将来贫贱的不受；目下贫贱，终于贫贱的不受。盖因贫贱的，送出也有限，要等他相准后，受他的厚谢。富贵的，无不喜奉承，说他将来贫贱，必然大怒，说我不准，还想他厚谢么？至于终身贫贱的，不如我多了，怎还要他相金？故言三不受。若贤乔梓，正小子将来厚望之人，岂敢要相金！”道全道：“据先生如此说，愚父子果有好日么？”相士道：“尊相休得看轻了。依小子看来，上年春季不利，该有飞灾横祸，幸有阴德纹化解，不至大害。今年尊庚几何？”道全道：“三十二岁。”相士道：“目下还只平平。交四十岁，到鼻运就好了，足足有四十年好运。虽不能事君治民，那皇封诰命，却也不小，大约不出一二品之外。若论富贵显荣，还不止于此，只怕还有半子的大显荣哩。”

道全道：“先生又来取笑了。小弟虽有一子一女，不瞒先生说，上年三月，果犯一桩飞灾横祸，几乎一命难保。亏得小女一点孝心，情愿卖身救我，我便救了出来。一个女儿，现在人家做丫鬟，何来半子之荣？就这小儿，年方八岁，一字不识，也无力送他读书，封诰从何而来？”相士道：“尊相差矣。我又不要你相钱，奉承你怎么？我也不晓得令爱卖不卖，只据尊相该有极贵的半子，至于封诰，一些不差。现有这位令郎，尊相甚合，将来必然大贵。依小子看，原用不着读书，眼上带杀，功名当在枪头上得来，一二品皇封，是拿得稳的。不消多年，十年后便见到。那时不要不认得小子便好。”道全道：“说哪里话。不要说这般富贵，倘得稍有际遇，定当相报。”相士说完要去，道全道：“多承先生美意，不要相金。但讲了半日，小弟也不安，先生想还未用饭，若不嫌简慢，请些便饭何如？”相士道：“饭是早晨已用过了。即蒙盛情，不敢相却。”道全就叫丑儿看了店，自同到里边坐了。周氏拿出饭来，相士看见，就立起身来道：“老亲娘叨扰了。”周氏道：“好说。只是简慢，莫怪。”放下就进去了。相士又将周氏看了一眼，对着道全道：“我的谢仪，稳稳讨得成了。”道全道：“为何？”相士道：“适见尊嫂，却又是一位诰命夫人的相。一家的相相合，岂还有相错的理？”

未几饭罢，道全进去取茶。周氏道：“那先生夸嘴说从不相错，难道我家果有此造化么？”道全道：“只求有碗饭吃，赎了女儿回来，也就罢了。哪里指望这个田地。”周氏道：“我闻林员外最喜算命相面，何不荐他去一相。一则我家没有相钱，荐他去多得些相金也好。二则女儿在彼，趁便也好一相。”

道全甚称有理。便与相士说了，同到林家。员外闻知甚喜，就叫“请进

！”先自己与他一相。相士把员外上下一看，便道：“小子是最直的，员外莫怪。”员外道：“原要直说。”相士道：“看尊相腰身端厚，天仓隆起，一生财禄丰盈，可惜眉目不清，贵不敢许。头皮宽厚，面色红黄，寿遇古稀。再看只身肥下削，诚恐子息艰难。幸喜右颧红光吐露，倒有半个贵子收成。”员外相完，就请他坐了。走进对院君道：“石道全荐一个相面的来，倒也有些准，说我财主有寿，只能贵，儿子难招，只该有半个贵子收成。我想：年将半百，家中快活，原不想做官，儿子想来也难，半个贵子。大女儿的女婿，将来必然显达。至于二女儿生得粗俗，又不要好，料无贵婿要她。岂不句句都准？”院君道：“是石道全荐来的，我家事情，哪一件不知？必然先对他说明，哪有不准的理。若要试他，只有将两个丫头与两个女儿，改换装扮了与他相，连石道全都瞒过，不要放他进来，准不准就试出来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你快去叫女儿丫头，改扮起来。我去同他进来相。”院君就到大女儿房中，说：“石道全荐个相士来，你爹爹叫他相得准，恐道全先与说明，叫你姊妹二人，与两个丫鬟，改扮了与他相，就好试他眼力。我想莫如叫无瑕扮了你，小桃扮了妹子，你二人扮了丫鬟，你道可好么？”

爱珠道：“孩儿与无瑕改扮，倒无不可。虽然贵贱各别，无瑕打扮起来，外貌还充得地大家女子。只孩儿扮了丫头，恐天下没有这样好丫鬟。若庸俗相士，或者看不出。至于妹子与小桃，倒不必改扮，妹子本来粗蠢的，想来相也平常，相得不好，也难定他不准。至于小桃，走到面前，就是一个丫头。即使改扮，也不脱丫头的相。倒要被他看出破绽来，连孩儿与无瑕，也必然看破，反为不美。”院君道：“我儿言之有理，你快与无瑕改扮起来。我去叫妹子一同出去相便了。”院君出去了，爱珠就将自己的花裙花袄、大红绣鞋、金珠首饰给无瑕打扮起来，居然是个大家小姐。爱珠也将无瑕的布衣布裙，通身换了，也像一个丫鬟。就叫妹子一同出去。正是人不可以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不知相士相得出相不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嗔 金进士过江被劫

词曰：

莫道相无准，骨骼生来定。婢妾岂长贫，胡为太认真。贵贱多更变，安份休留恋。试看绿林豪，尘器枉自劳。右调《醉公子》

话说爱珠与无瑕打扮完了，就同妹子与众丫鬟等，一齐出去，在内堂等候。员外出去，就叫石道全厢房少坐。自己同了相士进来，先叫无瑕上前，“这是大小女，请先生一相。”相士细细将无瑕一相，心中想道：“亏此老，倒生得出这样一个好女儿。”便道：“请小姐咳嗽一声。”无瑕便轻轻咳嗽一声。相士便对着员外道：“恭喜员外，有这样一位好令爱，小子方才说员外有半个

贵子，还不想有这般大贵的令爱。”员外听了，已不觉好笑道：“被我试出来了。且不说破，看他说如何好法。”相士道：“我看令爱尊相，肩抱日月，定作朝廷之贵。眉湾星宿，准为王者之妃。目如秋水，声似凤鸣。但嫌嘴脸少狭，山根略断。为此早年蹭蹬，不能母仪天下。然亦必为侯伯夫人，后来还有大贵儿孙，寿元八十八、九，夫妻荣贵，子媳团圆。小子在江湖上二十余年，这样好女相，见得甚少。再请第二位来相。”员外就唤过素珠说：“这是二小女，请相。”相士又将素珠细细一相，也叫咳嗽一声。说：“二令爱尊相，虽大不如大令爱，然也是一位贵相。你看她五岳端厚，骨气磊落，神色温和，坐视不凡。面虽紫黑，而红光暗现；声虽高大，而响亮神清。一二品荣封可保，夫荣子贵无疑。小子前看员外，该有半个贵子，该应在二令爱身上。适见大令爱如此大贵之相，员外就不该只有半子之荣了。难道小子先前看错了不成？”员外道：“这且不要管他。我家这些丫头里边，可也有个好些的相么？你们一齐来同立了，也烦先生相一相。”那时有六个丫头，一般打扮，爱珠亦杂在其中。先生两边细细一看，对着员外道：“六位尊婢，相总不相上下。一生衣禄无夸，后来都也有些收成。要十分大出息的，却也没有。”员外见他相不出大小姐，便指着大小姐说道：“那五个丫头原是我家生的，只这一个，是我上年外边讨来伏侍大小女的。前日有个相士，说她目下虽是丫鬟，将来倒有夫人之份。请先生再细细相她一相，果是如何？”相士又将爱珠一看，便道：“今日相多了，迟日再相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只这一个，何难一相。虽是丫鬟，相金自然照数奉送。必要请教的。”相士道：“小子哪论相金，只因这位尊婢，相貌可疑，说来诚恐员外见怪。”员外道：“想是她的相还好过小女么？说来恐小女们怪。这个不妨。丫头原有好相，只要据相直言便了。”相士道：“既如此，姐姐们请便。我与员外细谈便了，只不要怪。这位尊婢，若果相好，何妨直言。方才员外说：有个相士说她目下虽是丫头，将来倒有夫人之份。这话大相反了。目下丫鬟，倒还屈了她三分。若说将来，不但夫人无分，就要学这五位尊婢，只怕还赶她不上脚根哩！”员外道：“哪有此理！”相士道：“女人最忌有媚无威，举止定然轻狂。面薄唇浇，作事定然刻薄。颧高带杀，定主刑夫。山根细软，定难招子。兴腰如摆柳，贫贱无疑。两目似流星，臭声难免。气短色浮，难过三九。幸喜伏侍大令爱，若能真心着意靠她宏福，或者还有小小收成。若一离心，不要怪小子说，不作青楼之女，定为乞丐之妻。死了，棺木还要别人捐助哩！”言未毕，员外早已气得发昏，道：“放屁！放屁！眼睛也没有，还要出来相面。”里边院君也大喊道：“这样放屁！叫家人们挖去他的眼珠，拿粪来灌他。石道全这老奴才，荐这样的人来相面，也与些他粪吃吃。”爱珠道：“总是无瑕这贱人，叫老子领这放屁的相士来骂我，我只打这贱人

。”吓得相士连连赔罪道：“小子原说相多了，相得不准，员外何必着恼。”

员外正要叫人来打他，因想前日在外闻得新按院，是江西人，久已在此私行。知道这相士是谁？不要打出事来。赶他去罢。

且说石道全在外，听见里边大闹，不知何故。只见相士急急地跑出来，正要问他，相士一把将他扯了就走。出了墙门，走到一个庙中，方才立定。相士便将进去先相小姐，后相丫鬟，如何好，如何歹；又另相上年新讨的丫鬟，相甚坏到不堪。因我直言，一家怒骂。并累老兄也骂，还要叫人打我二人。幸喜走得快，方免一顿打。

道全听说，大惊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上年新讨的就是小女。据先生说，是极坏的相了。先生还说我有半子显荣，却从何来？”相士一想道：“决然不是！若是令爱，不过是他家一个丫鬟。我就说她不好，他也未必这般恼怒。即使恼怒着我，决不为了你令爱，倒把你也骂。况还隐隐听得一个娇声，说：‘都是无瑕这贱人，叫老子领来骂我的，我只打这贱人。’即此一言，可知不是令爱无疑。她说我相坏了她，要打令爱，其非丫头又无疑。想来先相的大小姐，倒是令爱。另相的丫鬟，倒是大小姐。她们改扮了来试我的。若果如此，尊相一发准了，我相此老，决没有这样好女儿的。我说他半子之荣，当应在二小姐身上，那里还有一个贵女。”道全道：“如此说，我女儿倒要吃打了。”相士道：“不消虑得。令爱如此好相，目下就吃些苦，不几年就看她不得了。小子且别，数年后，等你女儿贵显，你做封君，那时再来奉候罢。”说完分别而去。

道全一路懊悔，来到家中，将前言一一对周氏说了。周氏便痛哭起女儿来。道全又怨说都是妻子叫荐去的，彼此怨悔不题。

且说爱珠，就将无瑕一把扯进房，叫她换去了裙袄、绣鞋，命她跪下，说：“贱人！好一个皇后夫人。你叫人来，说得你这般好，说得我这般贱。你且到粪缸里照一照嘴脸，看不信你是夫人皇后，我倒不如你？说我刻薄，又说我轻狂，你也到我家两年了，我刻薄了你什么来？如今总是叫我刻薄轻狂了，且从你夫人皇后面上刻薄起来。”便拿起门闩，一连打了二三十。无瑕凭她打完，说：“这是小姐与我改扮了，那相士看不出，胡言乱语道的，与小婢无涉。”爱珠道：“还说与你无涉。是你老子领来，明明叫他骂我的。”又提起门闩，打了一二十，无瑕也不敢再辩。亏院君在外，听见打得多了，便走进把无瑕骂了一场，将爱珠劝了一会儿，方才住手。

自后疑神疑鬼，见无瑕与同伴讲句话，就疑是笼她，便要打。偶与二小姐一处，便说你夫人对夫人，在那里说我，又要打。不但无瑕常常受打，连素珠也常常受阿姊的气不题。

且说金彦庵带了家眷，一同上任。一日，船到江心，只见一只小船，在他船边飞一般摇了过去，少停又飞一般摇了转来。如此者三四回。彦庵虽然惊奇，也不放在心上。晚间住了船，吃罢夜饭，公子见月色甚好，老家人俞德在梢上，他也到梢上看月。忽见几只小船，摇到船边，就有十数人各持刀斧，跳到船头上来，打入舱中，吓得老爷、夫人、元姑俱跌倒在船板上。众强盗就将什物罄掳一空，并将老爷、夫人、元姑俱活捉过船，飞也似摇去了。那梢工水手，见强盗上船，各抢一块板，跳入江中去了。俞德见船家水手，都跳下水，情知不好，也抢一块大板，抱了公子一同也跳下江中，且按下再表。

先说众强盗掳老爷等解到山上。原来此山唤大炉山，大王姓萧，名化龙。自幼响马出身，后来招兵买马，渐渐想起大事业来。年纪四十，尚未有妻。于三年前，在江中劫得陕西西安府铁知府一家，那时将知府抛在江中。夫人解氏十分美貌，一子年方六岁。夫人见丈夫抛在江中，也便望江中就跳，被大王一把抱住。知府在水中冒起说：“忍辱存孤要紧。”一句话沉了下去。夫人就想：“我家世代单传，如今只有此一子。我若死节，此子必不能独存，岂不绝了铁家后嗣！杀夫之仇，谁人来报？所以相公叫我忍辱存孤。且待儿子长大，报得此仇，那时寻一自尽便了。”于是便勉强忍住，被强盗掳上山来，就要夫人成亲。夫人一想：拼得忍辱从他，须要与他一个下马威，以保众人性命，以留报仇地步。便道：“奴家是个诰命夫人，要杀就杀，休得妄生痴想！”大王再三哀求。夫人道：“若必要我相从，必须力行王道，指望有个收成结果，也不枉为失节之妇。若照目今所为，专以杀人掳略为事，倘遇官兵到来，原不免于一死，徒然遗臭万年。莫若死于今日，还留得个完名全节，以见丈夫于地下。岂肯贪生怕死，苟延性命于一时么？”大王道：“夫人之言极是。只不知王道如何行法，但求吩咐，决不有违。”夫人道：“若要我从，先须依我三件。”大王道：“夫人若肯顺从，莫说三件，三十件、三百件，无有不依。”夫人道：“既要了我，凡一应妇人，不许再近一个；第二件，我的儿子，须要极力保护，抚养长大；第三件，自此以后，凡一应过往官员客商，不许轻杀一人。”大王道：“都依，都依。第一件，有了这样美貌夫人，还要别个妇人何用？第二件，我今年已四十，尚无子嗣，你的儿子，就是我的儿子一般，哪有不极力保护之理！第三件，我只要银钱，原与人无仇，自后立誓，不伤一命，只将活的捉来听凭夫人发落何如？如今没得讲了，就请过来拜堂。”夫人无奈，只得含羞忍辱，随了大王。幸而大王事事遵夫人之命，果然半点不敢违拗。所以今日金彦庵夫妇，得免杀害。解上山来，大王就请夫人出来发落。夫人出来坐定，强盗就将三人解到案前。彦庵也不跪。夫人问道：“你二人可是夫妻？何等样人？”彦庵道：“我是两榜进士，今选陕西浦城县令，同夫人女儿上

任，被你们劫了上来，要杀就杀，不必多问。”解氏听说，物伤其类。心中伤感道：“原来是位两榜，请坐了，有话商量。”回向大王道：“孩儿年已九岁，正要读书，恨无名师指教，难得今日到来，意欲屈为西宾，训诲儿子。大王以为何如？”大王道：“夫人之言甚是。就叫收拾西厅，让他夫妇居住。择日开学便了。”彦庵道：“休得妄说。我是朝廷命官，岂作强盗先生么！”解氏道：“大人不必推却，且请西厅暂住。明日着小儿来相商便了。”彦庵也不答应，推到西厅，夫妻想起儿子与老家人，必然死于江中，痛哭一场，一夜何曾合眼。

明日早晨方起，只见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走来作揖道：“先生拜揖。”彦庵一见，想来是强盗的儿子了，也只得还了个半礼，道：“小官何来？”那孩子就将门关上，扯彦庵到内一间去，跪下痛哭，道：“学生姓铁，家住浙江，绍兴山阴县人，父亲名廷贵，也是两榜出身。前年升任陕西西安府知府，带了我母子到任，在此经过，也被这强盗劫了，将我父亲抛在江中。我母亲随欲投江自尽，被强盗扯住。可怜我父亲，在水中冒起，对着母亲说：‘忍辱存孤要紧。’如此而死。母亲因我家世代单传，母死子亡，必然绝嗣。又因父亲之言，要留学生为报仇之地，随立三件，要强盗依允：一不许奸淫妇女；二要抚养孤儿；三不许杀害一人，捉来人口，俱要母亲发落。那强盗要母亲顺从，样样允从。只可怜我母子忍辱事仇，今已三年，如坐针毡。今见先生，心中甚喜，欲屈先生暂时将就，训诲学生，一有机会，共报此仇。谅强徒决不敢来相犯。”彦庵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我的世侄了。令祖与家父同年，尊翁曾做过敝府吴江县令。那年来看家父，我也会过，若果是真，我也只得权住，只恐令堂已顺强徒，果肯再报仇否？”孩子道：“先生说哪里话！家母虽则相从，日夜暗自啼哭，急思报仇，并无虚假。”彦庵随亦应允。那孩子报知母亲，各各欢喜。先将掳他物件一一送还，然后择日开学，送儿子拜见先生。彦庵就替他取名纯钢。

拜见毕，大王备下筵宴两席。外边彦庵与大王对席，纯钢坐在旁边。内里夫人与解氏对坐，元姑坐在旁边。未几席散，各各安睡。自后彦庵尽心教诲纯钢。幸喜纯钢甚是聪明，更兼苦读，彦庵每每冷眼看他，读书之时，常常暗泪，方信是真。读书之暇，又教他些武经七书，并叫他学些武艺，以为报仇根本。正是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用心人”，不数年文武精通，师生母子，常想报仇。奈大王势焰日盛，急切难于下手。不知此仇几时得报，金彦庵可有出头之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救小主穷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亲

诗曰：

忿尔遭奇祸，猿闻也惨然。
椿萱皆见背，贫病复相连。
弹铗归无路，招魂赋可怜。
藉非忠义仆，安望得生全。

话说彦庵夫妇留住在山，与纯钢母子日夜想杀贼报仇，难于下手。今且暂停不题。且说老家人俞德，同公子跳下江中。幸喜俞德善于水性，将公子托在板上，在浪里乱颠，登时漂去数十里，漂到沙滩上方住。俞德幸而无恙，看公子时，像已死了，便号啕大哭，道：“老爷夫人小姑，想已死在强盗之手，我只望救得公子，还可延了金氏一脉。不想公子又死，眼见金氏无后了，我还要这性命何用！只是公子尸首，不要说棺木没有，就要领破席包一包，把块土埋一埋，也不能。这便怎么处？”一头哭，一头将公子身上一摸，见心口还热，喉间尚有微微一息，道：“谢天地，还有些气。只是如此荒凉所在，哪得火来一烘、热汤来一灌便好。”见天已微明，四边一望，见东角上一箭之地，有一间茅屋在那里，且将公子背到那边再处。怎奈自己虽然无恙，在江中漂了一会儿，是虚弱的，如何背得动？只得一步一步，捱到茅屋边。原来是一个茅庵，走进一看，并无锅灶。只见一个道者，打坐在内，便上前拜见。那道者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如何将一个死孩子，背到我庵中来？”俞德道：“老汉是江南金老爷家人。我老爷新选了陕西浦城县尹，来此上任。不料江中遇盗，一家被害，老汉急急将公子相救，跳下江中，随浪漂到此地。不想这般光景，幸而还有一息之气，欲到宝庵，借些柴火一烘，弄些热汤一灌，倘得活转，也不枉救他一场。”道人道：“老人家来差了。贫道随地化缘，随处打坐，又无烟灶，何来柴火热汤？快快背到别处去罢。”俞德四边一看，见空空的一间草房，实无一些柴火。到外边一望，又绝无人烟。便大惊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”金氏当绝了。老爷、夫人、公子俱遭大难，我还依靠何人？不如也死了干净！”便一把捧住公子大哭，道：“老奴不能救你了，只有随你到阴司，服侍你罢。”说罢，要撞死。

道人急止住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看你这般忠义，贫道岂忍坐视。我有小衣一件，你可将去替公子着在贴身，外边仍旧穿上湿衣。我还有丹药两粒，你可吃一粒，将一粒放在公子口中，自然就活。”俞德道：“多谢老师。”接来一看，是一件黄布单背心，中间有一珠砂大印。两粒丹药，只有芥菜籽大。想道：“这件单背心，有什热气？若仍旧穿上湿衣，连这件少不得也湿了。至于丹药，芥菜籽一般，只好放在牙齿缝内，如何救得？”谁知俞德肚内思想，道人早已知道，说：“老人家，不要看差了这两件东西：这件小衣，有万法教主玉印在上，受热的穿上，便冷；受寒的穿上，便热。这还不足为奇：倘遇急难

时，穿在身上，刀箭不能伤，邪魅不敢犯，不但目下可以救得公子，将来正有好处，不要轻弃了。至于丹药虽小，一粒可使七日不饥，精神满足。快快救公子，再迟一刻，就无救了。”俞德听说，就先将一粒，放在自己口中。将那一粒，放入公子口内。便将公子湿衣脱去，穿上黄布背心，又将湿衣仍旧穿好。不一盏茶时，公子口中，吐出多少水来。

未几，忽然气转？叫一声：“吓死我也！”俞德看见大喜？捧住公子道：“老奴在此。”公子开眼一看，道：“你是俞德么？强盗哪里去了？老爷、夫人在哪里？”俞德道：“强盗去了，老爷、夫人在船上。我与公子跳下江中，漂流到此，蒙这位师父丹药救你的。”公子道：“身上甚热，扶我起来。”俞德果将公子扶起。谁知身上暖烘烘的，湿衣都干了，好不奇怪！连连对着道者磕头，道：“小主蒙老师相救，无家可归，情愿相随老师出家。”道人道：“此时尚早，金家宗嗣无人，况有多少俗缘未了，岂是出家时候！”俞德道：“但不知公子将来前程若何”如今流落此地，盘费全无，眼见家乡难到，如何是好？”道人道：“你们吃了丹药，此去七日，可以不饥。七日之后，一路富饶，求吃回家，盘费何须虑得？”俞德道：“不知老师是何道号？将来何处再得拜见否？”道人道：“我云游四海，并不知有号。若要相逢，十五年后，杭州天竺再得一会。我当着徒弟铁嘴道人，指引行藏便了。”那时公子也起来了，见说道者救他的，便同了老家人一齐拜谢。拜了几拜，抬起头来，道人忽然不见，连茅庵也没有了。二人俱在露天，深以为奇。喜得身子比前更加强健。方知那道者是个神仙。我说这沙滩上，哪来这所茅庵？原来神仙变化在此，救公子的，看来公子将来，必有好处。且依仙人吩咐，捱到前途再处。

于是走了六、七日，公子忽然病倒。原来公子漂荡江心，寒湿入骨，亏穿了仙衣，吃了仙丹，捱过七日，方才发作。也是他命中还有数年厄运，婚姻上该有变更，遇了神仙，也不能挽回。那时俞德将他扶入一个破庙中，神前拜板上睡下，意欲到里边，讨些热汤与公子吃。

谁知那庙中，有两个道士，老道唤做无虚，徒弟名唤拂尘，甚是穷苦。亏拂尘外边化缘养师，那日不在家。无虚做人是最刻薄的，见俞德要汤，不但没有，反走出一看道：“此是神圣殿上，怎么将个病人睡在此？快些扶了出去。”俞德再三哀求，无虚必要赶出。恰好拂尘化斋回来，看见问起，知是落难的公子，便劝进师父，对俞德道：“既是一位公子，这破殿上风又大，有病之人，如何睡得？可扶到里边厢房里睡，只是贫道穷苦，只好早晚烧些汤水，照看照看，饭却供你不起。”俞德道：“只求如此，已感激不尽了。饮食我自去求讨来吃。”遂将公子扶入厢房安睡。

拂尘又收些汤米与他吃了，又对俞德道：“我师父老年人，未免言三语四

，要看我面上，不要理他。”俞德道：“这个我晓得。”俞德便出去，买了一方黄布，央道士写了情节，背在背上，各处求化。幸遇好善的多，讨来吃了。剩下就请医调治公子，奈公子恶运未脱，神仙尚不能救。况凡医岂能医治？在庙中足足病了三年，方得痊愈。饮食稍进，正想要行，忽然身上发一身疯癩，满头满脸皆生遍。公子哭对俞德道：“我命运如此颠倒！方得病愈，又癩到这般光景。莫说没有出头之日，就要见人，也无面目。倒不如死了，还得干净。三年受你与师父恩德，大约要来生补报了。”俞德道：“公子说哪里话！你在江中漂到沙滩的时节，稳稳必死，尚赖仙翁赐丹救活。到此庙中病倒，若非师父收留，三年内怎能得活？处处遇着救星，得以病痊。正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至于身上疯癩，不过皮毛之病，不久自痊。请自放心。”拂尘也道：“公子正在青年，前程远大。疥癩之病，何必介意？小道将来，全仗护法。”公子道：“在此带累师父，吵闹圣像，倘有好日，定当重兴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只怕不好，就要负你了。”无虚听说便道：“这也不指望，只愿你远退他方，别处利市去罢。”拂尘急急止住道：“师父说哪里话！读书人鱼龙变化。将来我们正要靠他，做大护法哩！”无虚道：“等他来护法，我们好死了百十年了。”俞德见他师徒争论，住了两日，就同公子拜辞起身，一路乞食回家。

走了两月，来到苏州。一想田产原无，房屋又上任时典与汪家，开了典当。家伙什物尽带上任，已一无所有，无家可归。欲再求乞，又都认得的，恐失公子体面。想来无处安身，只有金学师老爷，是老爷同年兄弟，最相契厚。公子的亲事，是他为媒，不知可还在此？且到学中一访再处。

于是同了公子来到学前一问，原来还在此作教。亏得新任理刑厅是他会同年，彼此往来甚密，府尊相待也甚好。他又是个好静的人，所以就了教职，安分守己，绝不钻谋升转。到任五载有余，倒也颇颇过得。常常想念金彦庵，上任几及四年，怎么音信全无？想是他因家内无人，所以不通音信？然我与他这般相好，也该带一信来问候我。就是到任四载，也该升转了。心中甚是疑惑，又想道：“他儿子亲事，是我做媒，算起来，今年已十六岁了。做亲也在早晚，想为路远音信难通，将来自然打发儿子回来做亲。他的亲家林员外，也常常进来问信，要带一封字去问候他。外边访问，总不得个便人。难怪他没有信来。”

正在想念，只见门斗来说：“陕西去的金老爷家管家俞德，在外求见。”学师听说大喜，道：“我正在此想念，来得正好，快唤进来。”门斗出去唤了俞德进来，一见老爷就跪下去磕头。学师急急止住，道：“起来！起来！你老爷一家都好么？”俞德跪下大哭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说来甚是伤心！”学师大惊道：“却是为何？快快说与我知道。”俞德就将家中起身说起，并江中遇盗

、劫掳，公子江中逃命几死，遇仙人化茅庵，赐衣赐丹相救，又病在庙中三年，复生一身疯癩，求乞到家，今日方到，无家可归，特来叩见，一一说完。吓得学师大惊失色，道：“我道你老爷一去四载，如何音信全无？原来遭此大难！如今公子在哪里？”俞德道：“现在外边。”学师道：“快请进来。”俞德便去同了公子进来。学师将公子一看，只见满头满脸，皆癩得不堪。不但不像当年美貌，并不象个人形。又见身上衣衫褴褛，头上方巾无角，脚下鞋袜无根。走到面前，不要说丰韵全无，更有魍魉之状。走上前叫一声：“伯伯请上，待侄儿拜见。”学师见此光景，甚觉伤心，便道：“贤侄少礼。不想你一家遭此大难，老夫闻之，好不伤感。幸而贤侄得了性命，回归故里。虽疥癩之疾未除，然吉人天相，不久自痊。我虽是个穷教官，与你父亲如同胞兄弟一般，决不使你失所。况你令岳家中颇好，又无儿子，闻得你妻子，是他最最爱的。你且在此权住，我迟日替你去说，招赘了去，便有照看了。”

公子道：“承伯伯美情，使侄无家而有家，无父而有父了。但侄儿如此狼狽，人人见了远避，岳父母知道，岂肯将一个心爱的女儿，赘我到家么？即使岳父母肯了，我那妻子是个富室娇儿，如何肯从我这样癩子？必然讨她许多凌贱。况侄儿如此光景，好也甚难，只怕终于不久人世，何苦去害人家女儿这段婚姻？只怕也只好付之流水了。”学师道：“侄儿说哪里话来！自古一丝为定，千金不移。你岳丈虽是个土富，也在外边要结交人。又闻得妻子是才女，无书不读，难道不知女子守一而终的道理？岂有因你抱病，就不肯之理？况老夫在内为媒，又是他来强我撮合的，只怕要赖婚也不敢。倘若果有此事，我就同他到府尊刑厅处去讲。看他赖得成，赖不成？”公子道：“蒙伯伯天高地厚之恩，替侄儿出力，谅岳父也不好赖。只侄儿病势不痊，也不忍害他女儿。”学师道：“侄儿又差了。你若未经聘定的，如今有病后去要他女儿，这便是骗她害她了。莫说你不肯，就是我也不肯去说。至于林家亲事，是你家正兴头的时节，他来仰攀的。倘然你做了官，就作成她做夫人了。如今有病，怎好说害她？况且你如今年纪尚小，只要医好了癩，将来功名富贵，正未可量。他的女儿命好，焉知将来不原做夫人？命若不好，就不嫁你也未必好。侄儿且安心保养，我请医生来替你医便了。”就叫小厮送金相公书房中住，可对奶奶说：“取一副被铺出来，再将我衣裳鞋袜，送一套与金相公换。”俞管家就叫他在书房陪伴公子。一面又着人去请医生。哪知医生初看定说一医就好，连病人吃药也高兴。到后来不见功效，渐渐地懒散，连医生也不来了。连请几个，总是一般。一则公子灾星未退，二则都是碌碌庸医。就说病患得深，实难医治，弄得学师也无可如何。

日复一日，不觉又捱过半年。学师一面再访名医调治，一面就去林员外家

说招赘的话。原来公子一到家，员外久已知道，彦庵遇盗，一门杀死，只留公子、俞德两人，一路讨饭到家，公子生得一身疯癫，十分狼狈。早已惊得半死。想害了女儿终身，妻子必然争闹，且瞒了再处。谁知一传两，两传三，早已吹入院君耳中，终日与丈夫吵闹，欲要赖婚。又怕媒人甚硬，员外正没奈何，走到外边散闷。忽报金学师来拜，正是欲躲雷霆恰遇霹雳。不知金学师来说入赘，员外如何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林攀贵情极自缢 石无瑕代嫁成婚

诗曰：

不是前生配，天公巧转移。

有缘成匹偶，无福强分离。

贤哲亨于困，凡庸乖是痴。

何如守贞洁，履险自如夷。

话说林员外因妻子吵闹，思量走出来躲避。忽报学师来，情知就为金家亲事。这一惊也不小，不知出去如何说法。一时心上，就如十七八个吊桶，一上一下，没了主意。然又不敢怠慢，只得出厅迎接，就吩咐家人看茶，急急迎进。揖罢，分宾主坐定，说：“不知老师降临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有罪。”学师道：“好说。小弟无事，也不敢来惊动，只因令亲家金年兄，远任陕西，不想路途忽遭大难，老亲台想已知道。幸而令坦得免。今春回家，来到敝衙。当欲着他来拜见岳父母，因彼时受了些风湿，一病三年。后来病愈回家，身上生了几个疥癩，小弟意欲替他医好，然后来拜见。奈目下尚未痊愈，因他与令爱，年俱长成，正当婚嫁之时，且令婿无家可归，住在敝衙，亦非长策，意欲叫他招赘到府，亲翁未有令郎，半子即如亲子。令坦既失椿萱，则岳父母就如父母，实为两便。不知尊意若何？”员外听了，一发没有主意，回答不出。停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小女年纪尚幼，迟几年再商何如？”学师道：“男女俱已二八，如何还说年幼？昔年令亲家，也是十六岁做亲，十七岁就生了令坦。今令坦又是单传，亦须早些做亲，生子为妙。何须推托？小弟暂且告别，待择日再来奉闻罢。”员外道：“请少坐奉茶。亲事且待商酌奉复，择日未迟。”

坐了一会儿，家人方在外边，拿进茶来吃了。别去，员外送出院门。刚刚走进厅门，只见厅上已大哭大骂，闹得不好开交。原来员外叫看茶，家人不知就里，来到里边，对院君说：“府学金老爷在外，员外吩咐要茶。”院君一闻学师来，晓得为金家亲事，便道：“什么金老爷、银老爷，都是他做得好媒，害了我家大小姐，还有茶与他吃，尿也没得与他吃哩！”家人见院君如此说，只得到茶店上买一壶茶来，吃了起身。院君茶便没有，却走到厅后，听学师说话。听见说要将癩子招赘到来，心中一发大怒，竟要发作。奈他是个官长

只得忍住。候他前脚出门，院君便到厅上，候丈夫进来，与他吵闹。一见员外走进，便赶上一把胡须扯住，骂道：“你这老王八，许得好女婿！我女儿又不丑臭，忙忙地十岁就要许人。我那时原说，金家虽做官，家中甚穷，儿子虽好，年纪尚小，知道大来如何？你那时曾说，‘金家千好万好’，又说‘这样女婿不做官，也没有做官的了’。如今做什么官？做水判官、癞皮官、叫化官。索性那癞虾蟆，也死了，出脱了。我女儿也罢了。亏他还说要来招赘我家，怕少了一个小鬼，要他来镇风水么？如今死不死，活不活，女孩儿年纪渐渐大了，嫁又嫁不得，赖又赖不得。终不然，叫我那花枝一般的女儿，真个伴那活魍魉不成？老贼，快快还我女儿一个了当来！”员外道：“院君不要如此，有话好好商量。”院君道：“有什商量！我女儿是断不嫁他的。”员外道：“当初结亲时节，他家好不兴头。女婿真好才貌，哪里晓得一坏至此。我如今也甚懊悔，在女婿这般光景，就赖了他的，也不怕他去申冤理枉。奈金学师做了媒，此老是个性躁负气的人，倘若赖了，必然叫女婿告状，他做干证。府尊与他相好，刑厅是他同年，女儿必然断去，徒自出丑。千算万算，总无良法。我想那年相面的说，大女儿许多不好相，我还不信。如今看起来，只怕倒有些准。”张氏道：“放你的屁！这是那时改扮了，那瞎相士相不出，难道我女儿，果然去嫁那癞化子么？若说是准，那无瑕小妖精，真个做夫人皇后不成？”

原来爱珠见母亲到厅上去，她也到厅后细听。听见父亲说相面的准，便赶出厅来大闹道：“爹爹说相面的准，明明说女儿是贱相了。金家这癞化子，又不是女儿私自结认的，爹爹人也不识，将孩儿许与他。如今不替孩儿算一个长策，倒说孩儿的相不好，不是我做女儿的敢于违逆，你若要我嫁这化子，就千刀万剐也不去的。省得我这贱相的女儿辱没了你，不如寻个自尽，等你将无瑕这小贱人认做女儿，将来做了夫人皇后，好封赠你做个皇亲国戚。”一头说，就望墙上乱撞。吓得院君急急扯住，道：“女儿休得如此！有我做娘的作主，不怕哪个来抢了你去。包管退却那化子，许一个大富大贵的丈夫。做了大大夫人，那时去寻见那相士，挖去他眼珠方罢。”爱珠见说方住。

员外仔细一想，道：“看女儿院君这般光景，是决不肯嫁他的了。方才看金学师口气，又急于要做亲。叫我哪里另有一个女儿嫁他？一定要弄到成讼的地位，算来又敌他不过，倒不如我寻一自尽，听凭他们罢！”算计无策，走到书房，看了台子几转，忽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罢了！是前世冤仇。”随将门闭上，取下一条丝绦，竟向梁上缢死。幸亏一个小厮，送茶进来，见门闭上，在窗眼一张，吓得三魂失去，六魄全无。急急赶到里边喊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员外缢死了。”院君听得，犹如冷雨淋身，急跑到书房。幸喜有几个家人，听得小厮

叫喊，先已跑到书房，将门打开，把员外放下，抱在身上，将膝盖紧紧地抵住粪门，缓缓地解开颈上死结，用手轻摩。一头叫唤约莫半个时辰，渐渐魄返魂回，微微转气。院君急取热汤来灌下，方才苏醒。张氏那时已吓坏，想：“女儿原是丈夫亲生的，向来又最所钟爱，岂不要她好？一时许错，亦出无奈。我看女儿，还是假死。员外情急，倒是真死。倘果死了，叫我一发没有主了。”

自此以后，便不敢吵闹。只夫妻女儿三口，日夜算计退婚。奈怕学师，又不敢说退。院君忽想道：“除非寻一个女子，替代了女儿嫁去。他又不认得我女儿，岂不两全？”员外道：“此计虽好，只是这样穷癞子，女儿不肯嫁他，别人哪个肯来抵这死杠？就是一时替了去，见了他奇形怪状，身上又丑臭，家内又赤贫，不肯成亲。说明代替的，可不赔了夫人又折兵了。”张氏道：“外边寻来的，恐她不肯，要说破。不如把家中这些丫头，选一个去，吩咐了她，倘若说破，断要处死。若能安分成亲，我们便权认她做女儿，岂不抬贵了她！怕还不肯么？”员外道：“也不妥。大女儿才貌合县闻名的。家中这些丫头，哪个假得来。”爱珠听说丫头代替，十分欢喜。见父亲说她才貌无人能假，忽想：“无瑕相貌，也还好妆。扮起来也像个大家女子，只才学平常，也还识得几个字。想这穷癞鬼娶了这样一个妻子，也够了。难道怕他考文不成？况相面的说她大富大贵，如今将她嫁与癞化子，料想永无出息，富贵何来？岂不先灭了那相面人的嘴。”算计已定，便对父亲说知。员外道：“好便甚好！只是她却外边讨来的，还有父母在彼，不比家生女，她也决不肯。就是肯了，她父亲知道，必然先向那边说破，也是画虎不成先类狗了。”张氏道：“你也不要这般说煞，且先叫无瑕来一问，拼得再与她些东西赠嫁，她自然肯了。至于她的父母，家中甚穷，许他事妥之后，再与他几两银子，他自然也乐意的。”员外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先叫她出来问一问看。”

爱珠随即将无瑕唤出。院君道：“无瑕，我有一件事，要与你商议，你却不要违拗我。我定当十分照看你。”无瑕道：“院君说哪里话。无瑕既卖与院君家，此身就是院君的了。院君要我生就生，要我死就死，除非无瑕做不来的，便不敢应允。若做得来的，岂敢违拗。”院君道：“疑难之事，我也不好强你。只为大小姐许与金老爷家，是你知道的。不想老爷夫人，遇盗身亡，公子一病三年。目下病好了，昨日学中金老爷来，说要招赘到来。我想招赘，是好回他的。他若要娶，却回他不得。闻得公子病虽好了，身上生了些疥癞。你晓得大小姐是最爱洁净的，生了一个水也怕的。闻得公子生了疥癞，断不肯嫁他。我与员外商议，赖又赖不得，嫁又大小姐必不肯。只有寻一个人代替嫁去。他原不认得，定然和好。奈家中这些丫头，不是一双大脚，就是一头黄发，哪个假得来大小姐？算来只有你。原是旧家之女，妆扮起来，也冲得过小姐。你

若肯去，我就当你女儿一般看待。你意下何如？”无瑕道：“别事可以代得，这是小姐的婚姻，做奴婢的，怎敢僭越？”

院君道：“这是小姐不愿嫁他，要你代替。又不是你抢夺小姐的婚姻，何为僭越？想是你见金家贫穷，公子生了疥癩，也不愿嫁他么？”无瑕道：“院君说哪里话！他家虽穷，是个乡宦人家。公子虽癩，也是两榜公子。我做丫环的，嫁了这样人也罢了，有什不愿？只是那疥癩或有好的日子，读书人鱼龙变化，倘或一朝富贵，那时可不说我夺了小姐的姻缘，使我置身无地矣。”小姐道：“你如今若肯代我去，后日就中到状元，情愿让你做状元夫人。就做到皇帝，也情愿让你做皇后娘娘。决无翻悔！只还有一说，我也要讲过了。倘你嫁去，见他穷到极处，癩到不堪，也不可翻悔。说破代替，又波累到我。”无瑕道：“小姐又过虑了。我方才说，要我死，也情愿代死。难道贫穷疥癩，不还胜于死么？”

院君道：“据你这样说来，竟是个义婢了。我就当你做女儿，定然照看你。只还有一说，你便肯了，不知你爹娘心上如何？”无瑕道：“爹娘已卖我在此，就是员外院君的人了。他哪里还作得主？”院君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不是怕他不肯，只恐他心上不愿，到那边去破了纲，就不妥了。”无瑕道：“既员外、院君不放心，就着人去唤我爹娘来，待我对他说便了。”院君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就着人到胥门，唤了道全夫妇到来，就问：“员外院君，呼唤愚夫妇来，有何吩咐？”员外道：“我的事，已与你女儿说了，你去问你女儿便知。”道全夫妇果来问无瑕。无瑕就将金公子贫穷生癩，小姐不肯嫁他，员外院君要我代替嫁去，一一对父母说了。

道全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婚姻大事，名份所关。岂可代替？况我闻得金公子，一贫如洗，家都没有，还亏得学官收留在彼。倘然升任去了，便无家可归。又闻得满身癩得难堪，连头面都没有空的，身上还有气息，甚是难当。断断使不得！”周氏听了，也道：“这却果然使不得。”无瑕道：“爹爹母亲差矣！孩儿既卖在此，此身就是他家的了。要孩儿生就生，死就死。况当了女儿出嫁，如何不从？至金家虽穷，也是个公子；癩虽臭恶，或者还有好日。且爹爹外科甚精，只要竭力医治，安知不好？莫若如今做个好人，应承了他，看孩儿命运罢了。只方才我曾说过：将来倘有好日，却不要说我夺了小姐的好姻缘便好。”周氏道：“这倒虑得不差。女儿既情愿，我们就去回复员外院君，把女儿所料的话，也再说一明白便了。”随即来对员外院君道：“员外院君之命，小女不敢违拗。我夫妇亦无他说，就死也决不翻悔。只女儿说：这是小姐已成的婚姻，将来公子倘有好日，小姐却不要懊悔，说我女儿占了她丈夫，弄得我女儿不上不下。”员外道：“小姐方才已说过，他就中了状元，做了皇帝

，也情愿让你女儿做夫人、皇后，决无他说。只你如今也断不可破纲。”道全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那时员外一家欢喜，留道全夫妇吃了饭，打发去了。

员外就去回看学师，回说招赘，两下不便。若要嫁娶，听凭择日便了。学师道：“有什不便？”员外道：“亲翁虽不在，彼系独子，岂有娶媳，不在家中拜祖，反使赘入他人之室？故仔细想来，断无入赘之理。况舍下尚有次女在家，早晚出入不便。且寒族舍侄辈，见弟无子，都虎视眈眈。若见女婿赘入，必多物议。因此不能从命。”学师见说，也勉强他。

员外别去，再三算计，只有他家屋价尚亏数百余金，与公子商议，到汪家去再三说找。起初不肯，还说许多可笑话。后闻学师作主，怕他与府厅相好，恐要成讼，勉强找出三百金，定要写了听赎不找。公子只得允从，将五十多典了一所小屋，又将二三十金，置了家伙什物。就择了十月初三，不将吉日迎娶。员外又假意推托一会儿，说妆奁一些未备，借此就好草草打发无瑕代嫁运去。正是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不是姻缘定不成。要知无瑕嫁到金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助贤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浪子宣淫

词曰：羨尔执妇道，惟愿永为好。既以我御穷，何愁鲜有终。堪笑淫奔女，私自将身许。但顾眼前花，谁知日后差。右调《醉公子》

话说无瑕嫁到金家，拜堂送房已毕，私将公子偷眼一窥，见果然癞得难看。幸而心上原是晓得的，倒也不惊。倒是公子见岳父母肯将小姐嫁来，喜出望外。妆奁虽薄，也不在他心上。只愁小姐是个美貌才女，见了我这副鬼形，莫说做亲，惊也要惊死了她。欲待吹灭灯烛，使她不见，暗中摸索，成了亲再处。又想：“三朝少不得要看见。倘闹将起来，虽得片刻欢娱，反要受万千气恼。不如明公正气说过，虽不能使彼心悦诚服，亦省得阵后兴兵。”故此全然不避，欲使新人瞧见，作何动静。谁想鼓已三更，新人静坐不动。欲上

前相近，又恐怕她性发；欲再不动，各各坐到天明，如何坐得过？只得走到新人身边，道：“娘子，卑人不幸，父母俱遭大难，自己一病几死。今虽病愈，生得一身疯癞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本不敢妄想天鹅，蒙年伯念我父母单传，诚恐绝嗣，故敢到府相求。多蒙岳父母慨允，又蒙娘子不弃，惠然肯来。诚卑人万千之喜。但仔细思量，娘子系富室娇儿，千金贵体，卑人如此鬼魅，岂敢亲近，有污玉体。夜已三鼓，娘子且请安寝，卑人决不敢来相犯。”

无瑕见说，忙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官人说哪里话来。妾身既许君家，就是君家的人了。君之不幸，即妾之不幸。今既百辆迎归，彼此便同一体。何云美丑，君请放心静养，妾当尽心服侍。延医调治，天相吉人，不久自能愈好。即使终身如此，妾亦安心相守。夫妇间决无厌憎之理。”公子听说，反大惊道

：“人心难测，真不可料。我料娘子，是个富室娇娥，嫁到寒家，必然不悦，况又遇此恶疾，不知怎样憎嫌厌恶。谁知娘子如此贤慧，使卑人更觉不安。今且各被而睡，倘皇天有眼，恶疾消痊，方可同衾共枕。”无瑕道：“官人恁般病体，血气必枯，固不可以女色相侵。但既为夫妇，同被何妨。”二人随各宽衣同睡。

未几三朝已过，满月又来。林家送盘送盒，亦假亲热。过了满月，无瑕就对公子道：“我有个乳娘，住在胥门。奶公名唤石道全，医道甚好，外科更精。只因昔年行医淘了气，所以立誓不医。莫若请他来一看，或者医好，亦未可知。”公子道：“既有如此名医，又是娘子的奶公，自然尽心医的，何不请来一看。”就叫俞德到胥门请了石道全来。

俞德领命，来到胥门，访到石道全家。道全正在店中闲坐，俞德上前问道：“石道全先生，可就是尊驾么？”道全道：“在下正是，老翁有何见教？”俞德道：“老汉是府学前金家。因公子生了疥癩，林小姐说了，特来请先生去一看。”道全听说，知是女儿那里来的。正要去看看女婿，会会女儿。随叫丑儿看了店，同了俞德就走。不半刻，来到金家。公子接进，俞德取茶来吃了。然后将公子满身一看，又诊了脉，道：“纯是一片风湿，更兼心上抑郁不舒，所以不能就好，医是好医的。只是日子久了，恐怕一时不得就效，必须一个人贴心服侍，早晚抚摩，衣被血腥，不时要煎洗。第一还当戒气恼，免愁烦，自然吃药便效。”公子道：“全仗先生用心医治。倘有好日，定当图报。”道全道：“公子说哪里话！林小姐是我老妻乳大的，总与自己一般。岂敢不尽心力？”随开了一个煎方，又开了几味洗的药，付与公子，叫快去买了来。自己便要进去看看小姐。公子就叫俞德去买药，自己正要同道全进去，只见俞德来说：“学中金老爷，来看公子。”公子急急出去接见，就叫俞德送道全进去。道全一到里边，就对俞德道：“你快去买药，我在此等合了去。”俞德答应去了。

道全遣去了俞德，独自走进。无瑕一见父亲，独自一个进来，急急上前，叫道：“爹爹来了么？公子在哪里？”道全道：“方才我已看过，正要同我进来，适金学师到来，出去接见了。”无瑕道：“原来如此。爹爹、母亲、兄弟，一向都好么？”道全道：“都好的。只是从你嫁来之后，我与你母亲，日夜挂念着你，不知在此可好？故方才一来请，急急就来的。”无瑕道：“爹爹与母亲说，不要挂念孩儿，孩儿在此甚好。公子虽穷，骨格不凡；身上虽癩，情义最重。依孩儿看来，将来必有好日。不知爹爹看他疥癩如何？”道全道：“只因受了风湿，心上不宽，所以生此，有何难医？只恐日子久了，不能就好。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保他痊愈。”无瑕道：“只要痊愈，一年半载，也

不为久。望爹爹常来看看便好。”道全道：“我到此又不多路，何须说得？只有一件，公子只知我是你的奶公，在公子面前须要留心，不好叫我爹爹。”无瑕道：“这个我晓得，只称乳伯便了。”

言之未已，只见公子走进，无瑕道：“学师去了么？”公子道：“去了。先生在此，失陪有罪。”道全道：“公子说哪里话。总与自己家里一般，何用客套？”无瑕道：“方才我细问乳伯，说你的疮，医治保好的。只日子久了，不能速效。须得一年半载，方能痊愈。但要息心静养，不要心烦气恼便好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倒容易，只方才先生说，须得一个人贴心服侍，时时抚摩，衣裤被褥，须当洁净，一染脓血，便要湔洗。这个人倒甚难。”无瑕道：“这便过虑了。现有奴家在此，还要何人？”公子道：“娘子到我家来，不曾有半点好处到你，况你是个富室之女，腌腌脏脏，齷齪齷齪，怎好累着娘子？”无瑕道：“一发讲差了。从来做妇人的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何分贫富？何云带累？”公子听了大喜，连声称赞，道：“得难娘子如此贤德。不知可有好日图报万一否？”道全道：“公子不须忧虑，包在老汉身上，替你医好便了。”正说间，俞德药已买回，又买了些点心，请道全吃了，将药配准辞去。自后道全常常来看，无瑕尽心服侍。幸而员外恐人疑心，也常来看看，或三钱五钱，不时送些买药之资。

谁知恶运未脱，刚刚医未两月，略有些好。忽报金学师丁忧，立刻起身回去。公子闻知大惊，急急赶到学中一看，见学师已将行李搬下船。一见公子，便大哭道：“我指望再与贤侄相与数年，看你病愈成名，我心始安。不料忽遭母丧，寸心已乱，正要来请你一别。你岳丈是个势利中人，幸你妻子贤慧，我心稍宽。奈我俸薄，不能厚赠，只有白银十两，你可收下，权为医药之费。倘得痊愈，务必苦志攻书，以图上进，莫负令先尊训子一片苦心。”公子哭拜在地，道：“蒙伯伯终始周旋，深恩难报。不料婆婆仙游，伯伯还乡。不知可还有相会之日？又承恩赐，何以克当。”学师道：“些需何足挂齿！至于相会日期，将来贤侄痊愈成名，仕途正可往来，亦不须介意。”公子见他行色匆匆，只得大哭拜别，学师下船回去不题。

且说公子别了学师回家，心中忧闷，癞疮刚刚有些好意，忽又重发出一身，更觉难看。员外闻知学师已去，公子癞疮更甚，不但绝不往来，还懊悔白送去一个无瑕，又倒贴了几两银子。若学师早去三个月，谅这癞子，做得出什么事来？就倒立在我家门上，也不将无瑕嫁他。如今生米已煮成熟饭，也是癞子的造化，无瑕的晦气。

且不说员外懊悔。且说爱珠小姐，自无瑕代嫁后，心中还虑那边看破，学师不能无说，终于怀着鬼胎，日日坐在绣房，不敢见人。今闻学师已去，心中

大喜，道：“金学师已去，这癞化子就知道是假的，他得了无瑕这样妻子，已是天大的造化了，还敢来想天鹅肉么？只无瑕去了，许多不便，就是那癞化子，将一个无瑕，白白送与他，还把我的名头，都说嫁了癞化子。心上终不甘服，莫若与母亲商议，只说单接她回门，扣住了不容再去。他今无人相帮，怕他跳破了天么？随即与张氏一说，张氏也没了主意，便与员外商量。员外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无瑕已安心随他了。他父亲又日日替他医治，骗了回来，不容她去，知道他们心上如何？况学师虽去，闻得他起身时，府尊刑厅去送他，都谈了半日而别，焉知不将此癞化子托他么？不要弄出事来，假的赖不成，连真的还要断了去哩！”爱珠听说，此念方息。但自己便无顾忌，见园中百花开放，日日到园中玩耍。父母爱她，也不管她。不觉春去夏来，爱珠因天气炎热，对父母说了，在园中荷池亭上，收拾一间书房，做了卧室，早晚在内焚香做诗，看书写字，总不到里边去。家中这些大丫头，都是粗蠢的，不要她近身，只拣一个小丫头小燕，稍有姿色，在房服侍。员外、院君，因小姐住在园中，便吩咐家人小厮，不许进园。就是丫头仆妇，知小姐不喜她，也吩咐除送供给之外，也不许擅入。就是员外夫妇，虽爱她，晓得她好静，也不大进去。爱珠在内，安闲快乐，做诗写字之外，将些淫词艳曲，私藏观看。

一日，天气甚热，荷花开放。见荷池中一对鸳鸯戏水，看动了心，将一本浓情快史一看，不觉两朵桃花上脸，满身欲火如焚，口中枯渴难当，想青果泡汤解渴。随将几个钱，叫小燕去买顶大的青果，立刻要泡汤吃。小燕应了一声，就开了园门出去，见没有青果，望前直走了去。走到半塘桥，只见河下一只大酒船内做戏，小燕一看，竟看痴了。爱珠等了一会儿，不见小燕来，就拿了快史一本，睡在床上看，看一回难过一会儿，不觉沉沉睡去。

且说六年前杭州府同知利图，到任一味贪赃，结交上司。遇着上司，又同病相怜，非但不坏他，反将他举了卓异。奉旨升了江南扬州府知府，满心欢喜。此时儿子已十七岁，刁氏公然做了正夫人，带了一同上任。来到苏州闾门住船，一来参见抚院，二来到布政司领凭。谁知凭尚未到抚房，司房晓得他是个贪官，都要想他，故意迟延，说尚要耽搁一月。利图无可奈何，明知房中要想他，只得设席在半塘桥，酒船上做戏。请抚院上房并司房，与他讲盘。一面就去拜苏州府县官，并有相与的乡绅。那些官府、乡绅，免不得来回拜，也有请酒的，十分热闹。惟有公子在船无事，在苏州四处游玩。奈他在杭州五六年，名山胜景，也不知看过多少。苏州虽有好处，怎及得杭州十分之一！游了三、四日，不见什么好，也不去游名山胜景了。只带一个十来岁的小厮，向僻静巷内闲闯，希图闯着私窠小娘家耍耍。那日见父亲在半塘酒船上，做戏请人。他便带了小厮，上岸闲走。忽走到一座花园门首，见园门半开。走进一看，远

远望见一池荷花，他便叫小厮在外等候，自己独走进去。来到池边，看了一会儿荷花，正要走出，只见一座荷亭，甚是精致，走上一看，只见左边一间书房。图书满室，文琴高挂。台上一座金炉，香烟未断。心中一想，道：“此必主人书室，无人在内，不便进去。”又一想，道：“书室如此精致，主人必是妙人。我就进去一看，何妨？即使主人撞见，见我如此打扮，再拼得与他说明履历，怕他还敢把我当贼么？”定了主意，又复转身走进，先四边一看，果然精致异常。见书案上几本浓情快史，想道：“主人看这样书，自然是个风流人了。”回头一看，见上边还有小小圈门两扇，莫非主人在内？索性进去一看，遇见主人也好。你道此处是哪里，原来就是爱珠的卧室。门内就是床，小姐正睡着在床上。园门是小燕出去未关，小姐哪里知道？被利公子闯了进来，也是邪缘凑合。公子不知，跨进房门，见床上有人睡着，还道是主人，走到床前一看，见是个绝色女子，吓得望外就走。走到园门一想，道：“天下哪有这样绝色女子？我也算一个好色的都头！女人见过千千万万，美貌的也多，何曾见这般绝色。今日无意中撞见，莫非有缘？园内又不见有人，不可当面错过。想女子睡的所在，料无男人进来，即使叫喊起来，跑了出来就是。”随走出园门，叫小厮先下船：“我还要看看荷花下来。”那小厮正想要去看戏，听说一声飞跑去了。公子重进园中，把园门关上，来到荷亭，见一路门虽多，总不通外边的。又走到后边一看，只有一门通着内里，便也轻轻关上关了。想内外门断，人是不能进来的了。饶她叫喊，也无人听见，不怕她了。算计已定，一直竟进房中。正是白酒红人面，美色动人心。不知公子进去，爱珠如何相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风流姐野战情郎 势利婆喜攀贵婿

词曰：

喜杀当初立志坚，一时悔却恶姻缘，而今方得伴郎眠。此日兴随莲并长，他年人共月同圆，千金一刻莫迁延。右调《浣溪沙》

话说利公子，将内外园门门断，四边门户看明，放心大胆，一直竟进卧房。走到床前一看，见小姐手托香腮，尚是沉沉熟睡。身上穿一领白纱衫，酥胸微露，下边鱼白纱裙，露出大红纱裤，娇艳非常。更有一双尖尖小脚，大红绣鞋，将手一跨，刚刚二寸有零，十分可爱。又见枕边一本快史，反折绣像在外，像上全是春宫。公子一想，道：“原来在此看这样书，定是看动了欲念，昏昏睡去，此女必是风流人物，不要怕她。”随将双手轻捧了小姐的脸，嘴对嘴一亲。只见小姐在睡梦中，反把手来一抱，口中叫道：“我的亲哥，爱煞我也。”开眼一看，大吃一惊！原来小姐看书，动了兴睡去，就梦见一个人来扯着他云雨。公子亲她嘴时，正梦中高兴之时，故不觉双手一抱，口中叫起亲哥来

。及至开眼一看，方知是梦。见果有一个美少年在身边，吓得缩手不迭，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如何直闯到内房，调戏良家闺女，还不快快出去。我若叫喊起来，叫你了不得。”公子见她梦中如此光景，今又不就叫喊，更觉胆大，便道：“小生姓利，家父新升扬州知府，小生相随上任。偶尔闲步到此，忽见小姐尊容，不是嫦娥再世，定然仙子下凡。若竟弃之而去，天下哪有这般不情的蠢物。”小姐道：“你既是个黄堂公子，也该稍知礼法，我叫人来拿住，不怕不当贼论。”公子道：“小生得近小姐尊躯，即使立刻置之死地，亦所甘心。况以贼论何妨，也不过是一个偷花贼罢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要来抱。小姐道：“天下哪有这样歹人，青天白日，闯入内房行奸，应得何罪！小燕快来！”公子道：“不瞒小姐说，尊婢并没有在此。内外园门，俱被我闩上了。这园中只有小生与小姐两个。倘蒙小姐怜念，得赐片刻之欢，小生决不有负。若心推阻，小生出去，少不得相思病也要害死。不如死在小姐跟前，阴司去好与你做对死夫妻哩！”小姐道：“厌物，说得这般容易！奴家千金之躯，岂肯失身于你，叫我将来如何为人？”公子道：“小生尚未有妻，倘蒙不弃，我即刻就对家父说了，遣媒说合，嫁了小生何如？”小姐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快快去遣媒来说，奴家原未受聘，定然成就。那时明婚正娶，岂不两全！”公子道：“小生满身欲火如焚，岂能等得婚娶。望小姐可怜，稍效鱼水之欢，以救目前之急，断不敢有负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个断断使不得，今日草草苟合，必然难免白头之叹。”公子连忙跪下，道：“老天在上，我利探今蒙小姐先赐成婚，若不娶为妻室，死于刀刃之下。”小姐道：“快些起来，成什模样。”公子道：“小生跪了下去爬不起，望小姐扶一扶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不会扶。”公子道：“我也不会起来。”小姐笑一笑，只得将尖尖玉手来扶他，道：“厌物，还不起来，快快出去。”公子趁势一把抱住，道：“小姐，叫我出去，我如今倒要进去哩。”就将小姐抱到床上，解衣扯裤。小姐看书已动春心，睡去又做春梦，正当欲火难焚之候，况兼公子少年美貌，极意温存，亲嘴搂抱，脱裙扯裤，已先弄得遍体酥麻，神魂飘荡。口中虽则推托，心上早已允从。故趁他来扯。假意手脱，被他脱得精赤条条，紧紧搂抱，任情取乐。一个是贪花浪子，最会调情；一个是风流闺女，初得甜头。一个说前生有分，今朝喜遇娇娘；一个道异日休忘，莫作负心男子。说尽了山盟海誓，道多少浪语淫声。足足两个时辰，方才云收雨散。只见鲛帕上猩红点点，酥胸前香汗淋淋。云雨已罢，各自穿衣，恩恩爱爱，依依不舍。小姐道：“奴家千金之躯，一旦失之君家，奴之身即君之身矣。可即央媒说合要紧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不知尊翁是何名号？”小姐道：“我父亲名唤林旺，字攀贵。奴家小字爱珠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也奇，小姐名爱珠，小生乳名爱郎，足见取名之时，就该做你的郎君

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恐丫头们来，快出去罢。”公子道：“后会有期，还求小姐再赐一乐。”小姐道：“你急急央媒说合，后会不远，何云无期？”公子道：“急急说合，也要十日半月耽搁，叫我如何撇得下。”小姐道：“你晚间可能出来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另是一船，只要小厮们睡熟，就好出来，不知小姐可有良法，再赐一会否？”小姐道：“奴家独住在此房中，只一小丫头，睡着人事不知的。在外还有两个大丫头来相伴我，她却住在那边房。只要等她来睡了，我便开你进来，五更出去。人不知，鬼不觉。可不好么！只是说亲要紧，我身已被你点污，再不嫁别人的了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何消嘱咐。”两人随各穿好衣服，手对手送至园门，相别而去。是夜小姐打发丫头们睡熟，独自一个到园门守候。公子到船，也急急吃了夜饭，直等船上人都睡静，方轻轻开出。幸有月色，不数步来到园门。见门闭着，又不好敲，只得轻轻咳嗽一声。小姐早已听见，知是情郎来了，便开门接进，仍复问好。公子便将小姐搂搂抱抱，同到房中。小姐已点起两枝红烛，如同白日，急急解带宽衣，先在旁边凉床上恣意取乐了一会儿，方同上牙床共枕而眠，相抱而睡。至五更两人再整鸳鸯，番翻红浪，直至天色微明方去。至晚又来，如此早去晚来，不觉已经十日。那十夜之中，千般做弄，万种恩情，只不见媒人来说，爱珠忽起疑心。那夜公子进来，搂搂抱抱看着爱珠，却是怏怏不乐，眼中泪下。公子大惊道：“我与你如此欢娱，每常见你十分欣喜，今日为何忽然不快，请道其故。”爱珠道：“奴家一时错了主意，随顺了你。如今身已被污，悔之无及，想来惟有一死。”公子一发大惊，道：“小姐，何出此言，小生与你正要做长久夫妻，何得忽发此不利之语。”小姐道：“你不要再骗死了人，你是个贵介公子，自然想娶一个千金小姐，奴家丑陋村姑，怎做得你贵人的妻子？”公子道：“说哪里话！我与你山盟海誓，言犹在耳，小姐何忽起疑？”小姐道：“你的盟誓，全是骗局。谁来信你？你又不是久居此地的，你父亲一领了凭，就要起身了。若果真心，今已十余日，还不见媒人来说。分明一时局骗，起身后便把奴撇在脑后了，还说什长久夫妻。我仔细思想，只怕连公子都是假的。不知哪里来一个游方光棍，冒称公子，将奴奸骗上手。只图眼下欢娱，哪管他人死活。”公子道：“小姐多疑了。不是我不央媒来说，只因这几日父亲有事，所以还未道及。”小姐道：“足见你的真心了。婚姻也是大事，怎么有事未曾道及？等你家事完，可不要起身去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小姐说得不差。小生一心对着小姐，竟忽略忘怀了。明日包管就有人来说，断要娶了一同起身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便才是。只怕还是鬼话。”公子道：“小生若有半句虚言，欺了小姐，天诛地灭。”小姐道：“若果如此便罢。不然，我死也决不与你甘休的。”公子道：“小姐请放心，小生若要负心，决不肯立此恶誓的。今已夜深，请睡罢。”小姐那

时也欢喜了，两人搂抱上床，你替我解衣，我替你脱裤，情意更浓，不可言述，直待五更别去。你道因何久不遣媒来说，原来公子一会爱珠之后，回家就在父母面前再三说过。怎奈他父亲利图，也专在势利上做工夫的。见儿子说，便细细访问。知林员外是个臭财主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女才貌双全，是他最所钟爱，已嫁与金家，闻说妆奁还一些没有。况次女貌甚平常，又非所爱，一无可取，所以丢开。今日公子受了小姐许多言语，一到船上，睡了一睡，起来就到母亲处，又苦苦相求，断要央媒到林家说合，趁便要娶了同去。刁氏是最爱公子的，即刻又对丈夫说知。利图道：“非是我不央人去说，但闻林家虽则财主，是个臭吝不堪的。又是个白衣人，他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好些，又嫁了。小的相貌又平常，我家堂堂知府，怕没有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来做媳妇？痴儿贪她哪一件？”刁氏道：“媳妇只是贤慧，哪在才貌。况儿子中意，我们何必拗他。至于白衣，他既财主，要做官何难？从来说会娶娶对头，不会娶娶门楼。还是央媒说合为是。”利图道：“你唤爱郎来，我问他，贪她哪一件？定要他莫要娶过门来，悔之无及。”刁氏果叫人请了公子来，利图道：“痴儿子，你苦苦要我央人到林家说亲，你究竟贪她哪一件？”公子道：“夫妇为人伦之首，要一生相处。娶得不好的，虽是千金小姐，必为终身之累。孩儿闻得林小姐才貌双全，德性又好。若一错过，哪里还有好是她的？”利图道：“你莫非听错了？我也闻得，他大女儿才貌果好，久已嫁与金家。他第二个女儿，并无才貌，不要听了虚言，娶到家时，悔之晚矣。至说她德性好，你何从知道？”公子道：“孩儿也不晓得他大女儿、小女儿，只知她名唤爱珠，尚未受聘，才貌是孩儿亲眼见的，并无差错。”利图道：“胡说！她是个深闺处子，何从见来？况才在她肚里边，一发无从看见。你莫非做梦么？”公子自知失言，只得设言强对，道：“孩儿前日偶然闲步，见林家园内荷花大开，进去一看，那荷池上面有书室一间。四壁贴满诗词，都是爱珠名字，台上图书满架，还有荷诗一首，墨迹未干。正在观玩，忽见里边有个绝色女子，同了一个丫环走进，见了孩儿，那女子便避了进去。那丫环就对着孩儿说：‘这是我家爱珠小姐的书室。你是何人？乱闯进来！’那时孩儿对说：‘偶尔看荷，无心到此。不知是你家小姐书室，但你家小姐是个女人，难道晓得读书，要这书室么？’那丫头就说：‘难道独有男子会看书？若说我家爱珠小姐的才，合郡驰名，哪个不知？哪个不晓？只怕苏州城内，没有这样才子，得配我家小姐哩！’孩儿又问：‘难道这样才女，还没有许过人家么？’她说：‘我家员外，慎于择婿。岂肯容易许人？’因此孩儿说是亲眼见的。望爹爹央人去，只求爱珠小姐便了。”那利图终是个禽犊之爱，听了公子一片假话，信以为真。就叫一个门客冯成写一名帖，去拜林旺，求他爱珠小姐，与公子为室。

冯成领命，来到林家。家人接帖投进，员外不知何人？只得出厅接见，分宾主坐下。茶罢，员外道：“不知尊客到来，有何赐教？”冯成道：“小子冯成，蒙扬州府知府利公收在门下效劳，无事也不敢惊动。只因利公单生一位公子，有才有貌，心上必要择一个才貌双全的小姐为配。怎奈总未有中意的，所以担迟至今，年已十七，尚未受室。目下利公到此领凭，闻得令爱爱珠小姐，才貌俱全，可称匹配，特命小子作伐奉求，不识尊意若何？”员外听说现任知府的公子求他女儿，好不欢喜，道：“利公目下来领凭，不知是何处升转的，公子可同在此？”冯成道：“是杭州府同知，新升的。”员外一想，道：“莫不六年前在此请石道全医夫人病的么？”冯成道：“正是。”员外道：“如此说，公子没有尊堂了。”冯成道：“公子原是二夫人所生。如今二夫人已为正室，一家全是她作主哩！”员外闻知大喜，道：“冯兄请少坐，小弟进去与房下商酌奉复。”随即别了员外，笑嘻嘻走到里边，将冯成来意，细细与院君一说。院君听说现任知府的公子求她女儿，更觉欢喜。还恐女儿心上不愿，又到园中私问女儿。哪知原是女儿勾引来的，有什不从。员外随将个大红全帖，写了爱珠年庚，付冯成取去。利家也不占卜，单到课命处，选了一个毕姻吉日，只隔十日，便连夜买了绸缎花柏，换了金珠首饰，又封金百两。先命冯成去说知，随即送去。又当下聘，又当通信。员上见日子甚近，幸喜妆奁久备。只衣裳还要添些，即刻叫了数十裁缝做起衣服。等花轿到门，就打发女儿上轿。先于隔夜，将妆奁送下船去。利公、刁氏见妆奁十分齐整，先已欢喜，厚赏来人。次日，花灯鼓乐，执事旗伞，相迎下船，就在船中拜了天地父母，送入房舱，饮过合巹杯，丫鬟送出，闭上舱门，尽道一对新人欢喜，谁知两般旧物成交。正是解带宽衣，不用新郎代替，淫声浪语，哪怕船户闻知。要知两人成亲之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去沉痾一朝发达 闻捷报顿悔初心

诗曰：

人世穷通迭变更，霎时夺锦便成名。
果能动举宁终困，只要坚心获大亨。
秋榜方开声誉遍，锦袍才着俗人惊。
试看季子多金日，父母争先遮道迎。

话说林爱珠小姐嫁了利公子，原是先奸后娶，夫妻恩爱是不待言。就是利图、刁氏见妆奁甚厚，媳妇美貌，也甚欢喜。不觉过了三朝，利图文凭已到，随即拜别亲家，开船起身到任不题。

且说金玉送学师后，心中忧闷，癩疮更坏，林家从此绝不往来。幸亏石道全早晚来看，尽心用药医治。又亏无瑕不辞劳苦，不怕腌，痛痒则代他抚摩

，脓腥则时常湔洗。知他愁闷，百般宽解，见他要吃，极意调和。日无一刻之停，夜无半时着枕。稍有余闲，做些针指，换些柴米，以供食用。倒是公子见了心甚不安，道：“娘子，我身上这般光景，哪能得好就好些也，料无出息，今朝就死也不足惜。你这娇怯身躯，岂堪受此脓腥血臭？早晚勤劳，倘然弄出病来，叫我如何安稳？”无瑕道：“官人不须多虑，从来做妇人的，随夫贵，随夫贱。你果身子不好，我亦何惜此身。”于是愈加殷勤服侍，绝无半点烦苦。还有时公子心上烦躁，伤触了她，也只是含忍，反多方承顺。不上一年，癩疮渐渐平复。一年之后，满身疮痂尽脱。依旧头光面滑，肌细肤荣，仍然是一个美少年。分明脱皮换骨，再投个人身一般。无瑕喜欢不必说，就是俞德与石道全一家，好不欢喜。道全就买了几味鱼肉之类，沽了一大壶酒送来，与公子起病。公子道：“这也反事了。蒙他替我医好了，不要说没有谢他，连酒也没有请他吃杯，怎么反要他破费。”就与无瑕商议，叫俞德添了几味菜，请道全来致谢。大家欢喜，直吃到一鼓方散。公子也有些醉了，送了石道全起身，关上房门，就一手搭在无瑕肩上，道：“娘子，我这样十死九生的身子，奇形鬼怪的病状，人人见了畏避。若非娘子不怕腌，辛勤调理，哪能得有今日？虽蒙娘子不弃，成亲数月，略尽夫妇之情。然后时齷齪病躯，终不敢恣意相近。今日须要极尽欢娱为妙。”无瑕就将公子手推去，道：“官人说哪里话！你疮虽痊愈，身子尚未强健，保养要紧。若女色相侵，旧病复发，就难好了。从今须要各被而睡，且过一年半载，再讲夫妇之情。”公子道：“娘子差了！我做亲时，这样身子，诚恐有污尊体，不敢相近。尚蒙娘子不弃，稍效鱼水之欢，同衾共枕。今日好了，反要各被而睡，岂不大奇？”无瑕道：“没有什么奇处。官人是读书之人，难道不明这种道理？奴既嫁到你家，生是你家人，死是你家鬼，须要替你算一个长久之策。公公婆婆只生你一个，彼时死多生少，金学师恐你绝嗣，所以急急要来娶我。我若嫌你腌，不与你近身，要娶我何用？故成婚相近，意欲替你度一种子，以延金氏一脉，并非他意。今幸身子已好，我二人年纪尚少，后日夫妻正长，如今极该保养强健，苦志攻书，以图上进。岂可孩子气，不惜身命么？”公子听说，哑口无言，只得听其各睡。又过数月，十分强健。无瑕就劝他读书，自己做些针指相陪，有时直至三更方睡。公子每求欢合，无瑕只是不允，直至两次三番，不得已略略见情而已。若再相强，便正言劝谏，道：“官人读书上进要紧，如何只想这事？你若要想此事快乐，只要功名成就，多娶几个美妾，凭你快活便了。奴家生性粗蠢，只好做你的中馈之妇，风流之事，莫要缠我。”公子道：“娘子何出此言？卑人岂是好色之徒！只因娘子恩深义重，情爱顿生，所以如此。若说富贵娶妾，莫说富贵难期，美色难得，即使贵比王侯，色如西子，卑人若一动情，有忌娘子恩义

，真禽兽不如矣。”无瑕道：“倒不必如此。只要你努力功名，替祖父接续了书香一脉，奴家亦与有荣。至于娶亲，你见富贵的人，哪个不娶几个？难道都是忘恩负义的么？”公子道：“娶妾休题。今蒙娘子吩咐，自后定当苦志攻书，必不敢再生邪念，直待请得夫人封诰，方报答娘子恩情。”无瑕道：“多谢官人，但愿如此才是。”

此后公子果然勤苦读书。他自幼本是神童，今又苦读，不上一年，学业更进。适遇文宗行文考试，公子报名在县，县取送府，府取送院。不两月，文宗发案，取入苏州府学第一名，作儒士科举。场期已近，要往江宁乡试。奈无盘费，夫妻正在苦难，林员外忽然来到。你道员外为何久不来往，今日忽来？原来向日因公子癩到不堪，只说不久必死。无瑕不过是个丫鬟，一时掩人耳目，权认女儿代嫁。见学师去后，原就懊悔无瑕都白送去了，哪里还来管他。所以，不但不与往来，还恐这边缠扰。今闻公子癩已痊愈，又新进了学，不觉大惊，道：“人不可以貌相。我只说这癩子是最无出息的了，不想好了又能进学，当初相面的相无瑕曾说她有夫人之份，如今现做了秀才娘子，将来竟不可料了。幸喜我的女儿原嫁一个贵公子，目下还强似她，只是无瑕那边也不好断绝往来。倘日后他富贵，不怕不是我的女婿。”随走进与院君说知，院君的势利心肠更不比员外。一闻此言，即欲掇转面皮，去认女儿女婿。怎奈苏州人嘴口不好，见金公子癩病方痊，读书未久，必然文理欠通，又因文宗是他父亲的同年，都说他进学是情面上来的，要中举就不能够了。此风吹入院君耳内，信以为真，便道：“如此说，虽侥幸进学，来年换了文宗岁考，连秀才还恐难保。幸喜不曾去认他，休得引狗上门。”便拿定主意，原不与他往来。员外都知道他自幼就是神童，今日进学未必全是情面，须要结交在未遇之前，一误不可再误。随瞒了院君，袖了六两银子，来到金家，公子与无瑕接见。员外便满面笑容，道：“我儿贤婿，恭喜！我因家中有事，许久不曾来看你。昨闻你进学，就要到南京去乡试，特备赈仪六金，为贤婿一程之费，望即收纳。”公子道：“小婿病体初安，侥幸进学，尚未登堂拜见，反蒙岳父厚赐，何以克当？”无瑕道：“长者赐，不敢辞。官人不须推却，父亲母亲处，自然要去拜见的。”员外因院君晓了讹言，诚恐去说些什么，反为不美，便道：“贤婿行色匆匆，到舍不能久停，不如待乡试回来，同你一齐回门罢。”说完，随即别去。

公子见有了盘费，就要带了俞德往省中乡试。因念无瑕独自一个在家，无人陪伴，如何是好？无瑕道：“这个不难，着人去接我乳娘到来，相伴同住便了。”公子甚称有理，立刻着俞德去接周氏。周氏正忆念女儿，见俞德来接，立刻叫了一乘小轿，别了丈夫，吩咐了儿子几句，上轿而去。不片刻到了金

家，公子见接到了乳娘，放心起身而去。

在路四五日，方到南京。只见纷纷士子齐到，各各寻寓安歇。公子就寻在贡院对河桃叶渡口关帝庙中居住，以候场期。未几，三场已毕，自觉得意，功名可望，便在寓中候榜。至九月初一日早晨，只听得和尚开门出去，未几笑欣欣走进，连声高叫道：“金相公，恭喜！恭喜！已经挂榜，相公中第一名解元，报录的即刻就到，快快打点赴鹿鸣宴去。”公子与俞德听了，皆大惊大喜，道：“果是真么？”和尚道：“是小僧特特去查看，第一行就是相公的。大名下注苏州府学，附学生民籍，习诗经，一些不差。若看得不清，也不敢来妄报。”公子道：“既得侥幸，只是盘费已完，去吃鹿鸣宴，闻说要多少费用，报录的来，报钱还没有在此打发，这便怎么处？”和尚道：“相公不须过虑，既在小房作寓，就是本庙的施主，赏封报钱，还要见老师、会同年，许多费用，都在贫僧身上，替相公措办料理。待相公回府，带来付还就是。”公子道：“在此吵扰，已感谢不尽，怎还好劳重师父料理，又累师父应用，更觉不当。但一时实无处措办，只得遵命，奉借应用，到家定当即刻加利奉上。”和尚道：“好说。相公且早些请用饭，报录的一来，就要吃鹿鸣宴去的。”俞德随即取饭来，与公子吃完。报录的早已乱打进来，请解元老爷写赏单，要花红，立刻请去赴鹿鸣宴。吓得俞德与公子手忙脚乱。幸亏和尚是在行的，代为料理，先打发了报录的去，替他封了些赏封，又代他借了一套衣冠靴带，穿了方去吃鹿鸣筵宴。然后又参主考，拜房师，会同年，请酒，足足忙了半个多月。送座师、房师起了身，直至九月二十外，方才别了和尚，起身回家。

到得自家门首，只见门儿封锁，绝无一人，又吃了一惊，对俞德道：“怎么门儿锁在此，娘子哪里去了？”俞德道：“莫非林员外接回去了。”解元道：“你且去问一声邻舒看。”俞德果去问隔壁做豆腐的王公，王公一见俞德，先叫道：“俞叔回来了，恭喜！你家相公又中了，父子解元，真是难得。”俞德道：“便是，请问老哥，我家大门为何锁了？可知我主母何往？”王公道：“俞叔，你难道还不知？前初二日，你家报录的报过之后，林员外一家到此，热闹了两天，第三日晚上，就同了你主母一齐搬到你家当初的大房子里去了。”俞德道：“此屋久已卖与汪朝奉家，开当在内，如何搬进去？”王公道：“这个我倒不知，你到那里，自然晓得。”俞德别了王公，将他所说回复解元，解元亦深以为奇。

主仆二人随即急急到旧宅一看，忽见门首两枝旗杆，高接青云，红旗绣带，金字分明。走进墙门，见解元匾额，金光灿烂，大门阔阔，油漆如新。更见屏门上报单贴满，墙壁上黑白分清。二人心中更加骇异。你道怎么缘故？原来林院君听了讹言，心上还道金玉虽侥幸进学，中固不能，还恐换了文宗，连秀

才都不能保，所以原不曾去理他。至九月初二，听得外边纷纷报录，她又无亲戚与考，也不在心上。忽见员外在外笑欣欣乱喊，进来道：“院君在哪里？女婿中了解元了。”院君听说，只道利公子中了解元，心中大喜，直赶出来道：“哪个来说的，利家有人在外么？”员外道：“哪里是利家女婿，是金家女婿。”院君听了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这个癞子，前日入学，还说是情面来的，怎么竟会中起解元来？”员外道：“还要说他怎么。我当初原估他决好的，所以把大女儿强许与他。哪知女儿命运不济，他家忽然遭这几年厄运，女儿不肯嫁他，倒作成了一个无瑕，如今是稳稳一个夫人了。”院君道：“前日进学的时节，我原要去将她当做亲女一般亲热起来，不怕他们不欢喜认我，谁知又被外边讹言中止。如今他是一个香喷喷的解元了，解元或者不知委曲，还肯相认。无瑕是晓得的，见我一向冷淡了，她未必肯认，奈何？”员外道：“还好，你前日不去理他，我却晓得他自幼就是神童，他的入学未必全是情面，故私自去送他六两贽仪。他当时就要来拜见我们，我恐你听了讹言，怠慢了他，回他乡试后一同女儿回门，有什不认？”院君大喜，道：“这等还好。只你既知这个缘故，为何不对我说知？多送些与他便好，怎么只送六两，亏你拿得出手。既有这个机会，如今事不宜迟。他家甚穷，报录的报去，莫说报钱没有，就要吃也难。况既中了解元，自然要竖旗杆、钉牌匾、官府往来，这几间小屋也不成局。闻得他家大房子卖在汪家，我们又无儿子，这些家当，少不得是别人的。何不拿数百金，替他赎了屋，再替他竖两枝旗杆。我如今就带了些鱼肉柴米，先到他家，将无瑕竟认了嫡嫡亲亲的女儿。女婿回来，怕他不欢喜？”员外道：“院君主意不差。我今就带了些银子，到汪家去赎屋，你就叫轿子来就去，我停妥了屋也就来的。还有无瑕身上，衣服也没有，须带两套去更换便好。”院君道：“这个我晓得。你到汪家去了，就到那边，回头我便了。”员外取了数百金，着两个家人随了先去。院君也就收拾了一皮箱衣裳裙袄、金珠首饰、风鱼火肉、柴米银两，带了三四个丫鬟仆妇，上轿而去。正是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贵深山有远亲。不知院君过去，见了无瑕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传胪日欣逢圣主 谒相时触怒权奸

诗曰：

头插宫花接御筵，鳌头独占冠群仙。

幸邀圣眷声名重，能触权威意念坚。

鼎镬口投难夺志，显荣甘让不垂涎。

他年试看水山倒，始信清高胜附膻。

话说无瑕自丈夫去后，与母亲同住，做些针指度日。至九月初一晚，灯花

连爆，初二早，喜鹊齐鸣。无瑕便对周氏道：“喜鹊连日在此叫，莫非官人中了，今日报来？”言犹未毕，只听得外边许多人直打进来，周氏急急赶出一问，见果是报录的，说报公子高中第一名解元，母女二人大喜。只苦家中一无所有，不知如何打发？喜得报录的见此光景，心上已冷了一半，便道：“我们还要别家去报，迟日来领赏罢。”忙忙地贴上报单，飞也似去了。报录的才出门，只见几个丫鬟妇女，走进说：“小姐，恭喜！院君来了。”无瑕一看，认得都是林家的丫鬟仆妇，便道：“原是婶婶姐姐们，院君在哪里？”一个仆妇道：“轿已到门进来了。”无瑕同了母亲，急急接出。果见院君已进来，一见无瑕，便笑嘻嘻地，道：“我儿恭喜！我一向要来看你，因家中有事，不曾来得。今早闻得你丈夫高中解元，特来道喜。”无瑕道：“多谢院君。不知院君到来，有失远接。”院君道：“我儿差了。我和你认作母女，何得不以母女相称，还叫起院君来。”无瑕道：“在官人面前，只得权称父母。今官人不在家，岂敢僭妄。”院君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也太谦了。自后断不可如此。”无瑕道：“既蒙母亲抬举，请母亲上坐，待孩儿拜见。”院君道：“不消拜得，就是常礼罢。”无瑕早已把毡单铺下，拜了四拜起来。周氏亦来拜谢。院君与她平见了礼，就要坐下，无瑕道：“母亲在上，无瑕不也陪坐。”院君便来扯着无瑕坐下，道：“又来过谦了。我和你母女之间，哪有不坐的理？”周氏便要去烧茶，院君知道，止住道：“不烦费心。我各色带来的。”就叫仆妇丫鬟，把带来的柴米菜蔬拿去收拾，煮饭来吃。又对无瑕道：“我儿今是个解元夫人了，恐有人来看你，我带一皮箱衣裳首饰在此，你可只拣心爱的去穿戴起来。”无瑕道：“孩儿裙布荆钗惯了，诚恐穿了绸缎带了珍珠，反觉不称。”院君道：“将来凤冠已到头上了，这几件粗衣首饰有什不称？”就叫丫鬟快拿皮箱过来开了，与小姐更换。无瑕灭不得院君的情，只得拣几件素淡些的穿戴了。仆妇们便拿上饭来，三人用过，只见员外兴匆匆也来了。无瑕急急接见，员外道：“我儿，恭喜！”院君就问：“屋停妥了么？”员外道：“停妥了。”又对着无瑕道：“我与你母亲商议，女婿中了，门前要竖旗杆，钉牌匾，官府往来，这边屋小不便。我方才将七百金到汪朝奉处，替你家赎了旧宅子。汪朝奉说你家官人问他找价，他曾语言冒犯，今见中了解元，正要设法请罪，见我说你要赎房子，便欢天喜地收了银子，即刻将契付还，连银色戥头都不曾要补，还说明日就搬出屋。我又到星士家，看了迁移吉日，他说后日戌时大吉，有天富天贵、玉堂金马、许多吉星在内。我待他搬去，就要叫人去打扫收拾，旗杆木也买了，家伙、床帐、什物，我家都有。这边东西且封锁在此，等解元回来再处。”又将屋契二纸，付与无瑕，道：“这是汪家赎回的屋契找契，你可收了，等官人回来付还。”无瑕道：“怎好要父亲、母亲破费这许多银

子，又费心费力，叫孩儿怎生承受？”院君道：“又来了。自家儿女怎说这样客话？”又问员外道：“你可曾吃饭么？”员外道：“我方才在汪家扰了他点心，又到木行里扰了他饭了。我如今要去叫各匠，还要买些作料，今日不来了。你住在此，到后日送女儿进了宅回去罢。”说完去了。院君就叫人回去，取了被铺来，住在金家两日。只听得女儿长女儿短，小姐前小姐后，叫得十分热闹，又十分亲热，弄得无瑕倒通身不安。

到后日晚上，员外备了三乘大轿，四乘小轿，与众人坐了。又备了灯笼、火把、火盆、安息香，候到戌时进宅。道全知道，也来送一路。高声大炮，十分热闹。来到大宅，抬进内厅出轿。无瑕看见房屋甚是高大，又收拾得十分洁净，台椅、屏风摆列厅上。未进房中，床帐被褥、厨箱器皿，件件完备，色色皆精。原来员外替大小姐做妆奁，连二小姐的也做停当的。今要奉承无瑕，便一并移来，摆设在内。酒饭亦唤厨子整備停当。员外与石道全外边一席，院君与周氏、无瑕内里一席，家人使女们俱各用过。那晚便一齐住在金家。

明日报录的闻知，冷心肠重新热起来，急急到新宅来，扯着员外要太爷写赏单。员外亦甚欢喜，连忙叫厨子备酒，戏子做戏，请报人做了一本《满床笏》，又打发了数十两报钱。亲戚邻里都来先贺太翁，员外一发快活，从此做戏请酒，足足也忙了半个月，至十八日方回家去。院君又与她两个丫鬟服侍，一个名秋桂，一个名春杏，也赠她三百两碎银子，十千大钱，五十担白米。无瑕再三致谢，方才别去。到廿五日，正想丈夫该回来了，忽见俞德进来通报，知解元已回。俞德也不及细问缘故，无瑕也不及细说，急急地出厅接见，道：“官人，恭喜！容妾身拜贺。”解元道：“皆出娘子所赐，卑人正要拜谢。”丫鬟铺下红毡，两人对拜已毕，一同进内。见各处焕然一新，什物齐备，而且十分华美，并有丫头两个相随，心中甚是奇异。因细问无瑕，无瑕便一一将林员外与院君代赎屋，代打发报钱，做戏请酒，并赠什物家伙、床帐、衣服、首饰、银米、酒席，直至十八忙完方回家去的话说完，解元方知备细，感谢岳翁岳母。明日，就同无瑕一齐到林家拜谢。员外院君接待，就如接现任上司一般。当日就叫厨子做戏相待，次日就同了到林家房族亲戚处拜望，炫耀乡里，各家又请酒。员外又备酒，代解元还席。足足又热闹了一月有余。

解元缠扰得甚苦，思想：在家终无安静，家中可无内顾之忧，出门可免穷途之苦。随与无瑕商议，拜别亲朋，多带盘费，原着俞德相随，早发进京静养，以候会场。择了十一月十六起身，在路耽耽搁搁，直至十二月二十方到京中。因爱清静，就在城外寻一寺院安寓。直到二月初旬，方迁到城中，另寻小寓。候至初八进场，初九早散，题目到手。原来七个题目都是做过的，便从从容

容写完七真七草。方到起更时候，厅外边已有交卷的，开门放牌，金玉也就交了卷子。出场到寓，主人尚未睡，见金玉出场，便来称贺，道：“老爷，出场甚早，定然得意。”金玉道：“题目都是做过的，草草完场而已，有什得意？”俞德就拿饭来吃了，又烧汤与主人洗了浴，服侍睡了。初十静养一日，十一又进场，二场一发容易，十二下午就出来了。十四又进去，十五晚上出场。房主已备酒相候，金玉见房主美情，又自觉三场得意，洒落快肠，不觉吃得沉沉大醉，睡了一夜。明日，仍迁往城外寺中居住，四处游玩，将京师胜景览遍。倏忽过了半月，至三月初一日放榜，报人报到寓所，金玉高高中了第五名会魁。此番不比乡场，身边盘费尽多，即刻赏了报人，就去赴琼林宴。见座师，拜房师，会同年，忙了半个多月。皇上选了三月十八日，登殿传胪。纷纷举子，齐集午门，待候皇上坐朝。金玉同众随班，朝见毕。皇上见四边盗贼蜂起，就出了《弭盗策》一道。众进士各各对就呈上。读卷官宣读鸿胪寺唱名，点第一甲第一名，就是金玉名字。金玉应名上殿，皇上见状元少年美貌，龙颜大喜，当赐宫花、袍帽和御酒三杯，又赐满朝銮驾，游街三日，雁塔题名。红缨白马，同榜眼、探花，一路笙箫鼓乐，前呼后拥，好不兴头。正是“一色杏花红十里，状元归去马如飞。”未几，状元游街已毕，就有多少长随长班、相随家人投靠。状元见京中有人，便着俞德到家迎接夫人，并请林员外夫妇、石道全一家，一同到京，同享荣华。俞德领命，当即起身回家不题。

且说状元打发俞德起身后，即着长班相随，会同戴榜眼、徐探花，谒见在京各大老，都见状元年少，人人称羨。不觉惊动了当朝阁老。卢丞相号启封，他播弄朝纲，威权倾主，满朝文武，皆出其门，一见状元少年美貌，皇上宠隆，便留意着。他有一女儿未字，意欲招他为婿，见他履历上是已娶林氏，不觉意兴索然，思量招致他来拜在门下，将来也好做一个帮手。谁料金玉虽然年少，持己端严，方欲锄奸除佞，怎肯附势趋炎？久闻得卢丞相立朝不正，虽暂时显赫，譬若冰山当日。没奈何，只得也同众去参谒，不过虚应个故事。哪知卢相有心要他在门下，待得十亲热。但见榜眼、探花，俱逢迎谄媚，还恐不当其意，而状元独默默无言，不去亲近他，有问不过唯唯而已。茶罢，即便起身辞出。丞相留他不住，只得留住榜眼、探花二人。待状元去后，便对他二人道：“我看殿元年少才高，圣上宠眷，只是有些恃才狂妄。老夫待罪宰相，掌握朝纲，百官迁降，尽吾作主。试看朝中显要，各省大臣，哪一个不出吾门下么？殿元我意欲帮助他，做一个将来宰辅，怎么今日见我这般冷淡？他道皇上宠任，就看老夫不在眼里，只怕皇上还要听看我的说话哩！”榜眼、探花连连打恭，道：“谅殿元怎敢冷淡太师？或者他少不谙事，礼节未娴，初登相府之堂，未免惊迟畏避耳。待晚生辈去责备他，唤他来负荆请罪罢。”未几，酒饭摆

下，吃罢起身辞别。随即来到状元公馆中，状元急忙接进坐定，说道：“卢太师留住二位年兄，不知有何话说。”探花接口道：“太师着实属意年兄，我看年兄方才太觉倨傲，难怪太师不悦。据弟愚见，我辈新进，正要依仗着他，况他有心招致，还说要帮助年兄，做个将来宰辅。故此同戴年兄来约年兄，去负荆请罪，一同拜在他门下何如？”状元道：“年兄差矣！我辈既入仕途，当先自立品行为重。岂有初得微名，便图保守富贵，复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？昔王孙贾将，媚奥媚灶讽夫子，子曰：‘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’又弥子瑕把卫卿来款动，子曰：‘有命，进礼退义。’是夫子一生守经大节。我辈读孔圣之书，即当依着孔圣行事。年兄你道卢太师如引此赫，可作终身依靠么？窃恐冰山一倒，反被累及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榜眼接口道：“年兄之论极是，弟辈岂不知道？但圣人守经，还须达权。如今威福全是卢太师主掌，倘拂了他意，奇祸立至，我辈望登金榜，不图富贵何为？年兄还是从权，莫要如此执板。”状元道：“富贵愿让，年兄辈图去。小弟是拘执不通的，不敢从命。”二人见状元说不动，只得起身回归。到明早往卢相府中谢酒，太师一见，便问道：“二位曾会见金状元否？”二人道：“晚生辈别过大师，就到金状元处，道及太师许多美意，奈他执迷不悟，仍然倨傲太师，所言恃才狂妄，一些不差。”卢相闻言，大怒道：“小畜生！我好意照看他，他反这等不中抬举。且看他保守得这状元否？”吓得二人连连打恭，道：“金玉之罪难逃，还望太师宽洪大度，饶恕了他，晚生辈代为荆请。”卢相道：“要我宽恕也不难，他若知悔，愿来拜在我门下，从前狂悖，我一总不究了。二位可再去开导他。”二人连忙打恭道：“是。”拜别相府，又到状元寓所，备述太师言语，道：“年兄到底还该去修好，莫要祸到临头，悔之无及。”状元闻言，大笑道：“二位年兄，你道小弟是个贪生怕死的么？小弟幼随双亲遇难，此身已置度外。后来又染奇疾，自料必无生理。今日死中得活，侥幸成名，实出望外。卢太师倘必欲置我于死地，譬如当日死于江中，亡于痼疾，还是泯没无闻的，所以小弟独不怕死。若要去依附他，这个断断不敢奉命。”二人见他说话斩绝，料难相强，只得辞别，再将状元之言去回复卢相。卢相闻言更怒，即欲算计害他。奈他是皇上新点的状元，未曾出仕，又无过犯，急切难于下手。便耐住性子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且看将来如何？二公请回，不必提起了。”二人拜辞而出，太师终是心中不快，必要设法处他。正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要知卢相如何设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过妖道强徒肆横 得西安官将遭擒

词曰：

草寇欲兴兵，妖道来相引。可惜西安锦绣城，蹂躏真堪悯。 邪术任胡

行，守将皆遭殒。看你横到几时，识者从旁哂。右调《卜算子》

话说卢太师因状元不肯依附，心中大怒，要设法害他，且按下再表。且说金彦庵夫妇，被强盗留住在山，训诲铁纯钢。五六年，纯钢已文武精通。师生、母子常常私自商议，报仇以图出头。不想他们厄运未脱，强盗恶贯未盈，不但兵多将广，难于下手。且生了恶念，天又忽然生出一个邪人来助他。一日，大王与众谋士商议，道：“我如今兵精粮足，此山终非久居之地。我意欲起合山之兵，于就近州县，夺他一两座城池，进可有为，退可有守，渐渐就好共图大事。不知诸将士以为何如？”众将道：“以大王之威，众将之力，似亦可图。但陕西潼关交界之处，朝廷设立兵将把守，亦甚不少。且闻西安一府，良将百余员，战兵十数万，时常操习。我军虽众，尚未精练，还宜稍缓，再图机会为妙。”大王闻言，甚称有理，遂将起兵之念稍缓。不想正在迟疑间，忽见小喽罗来报：“山下有一道者，自称‘铁罐仙师’，别号‘风火道人’，说从终南山来，要求见大王，有大事相商，不知可容相见否？”大王道：“何来道者要见我？有何事相商？且着他进来，看是如何？”

喽罗领命下山，就同了一个道人进来。大王举眼一看，见他头绾双髻，身着衲衣，脚穿大红云履，背负两个葫芦，腰系青锋宝剑，两眼大似铜铃，相貌清奇古怪，飘然若有仙气。大王见了，知他必有来历的，便急急立起，迎下堂来，道：“老师何来？有何赐教？洒家不知鹤驾光临，有失远接，多多有罪。”道人道：“大王说哪里话！贫道是太乙真人位下第十代孙，铁罐道人是也。在终南山修道，已百有余年。欲得真主辅助，未遇其人。近观星象，见帝星照于此地，一路望气寻来，始知大王乃将来之真主。时候已到，惟恐错过，急急赶来叩见，愿相辅佐。”大王闻之惊喜，道：“洒家虽有此心，方才正与众谋士商议，欲暂取一二城池，安顿了兵马，再图大事。据众谋士说，西安有百员上将、十万雄兵时时操习，我兵恐难取胜。故尔正在迟疑，忽蒙老师光降，何愁大事不成。但老师说帝星照临本山，只恐洒家未必有此大福。”道人道：“大王休得自己看轻了。贫道上知天文，下识地理，又善观气色。寻访真主数十余年，岂肯轻易许人？今见大王实是真命帝王，故肯出身辅佐，共成大事。大王何必多疑？明日黄道吉日，就可发兵，包管所向无敌。若云西安兵将，莫说上将百员、雄兵十万，即使千员上将、百万雄兵，只要贫道嘴一开，手一动，管叫都成齏粉。”大王道：“不知老师有何妙法，可好请教，略道一二否？又据老师方才说，在终南山修道已百有余年，我看老师尊容只像二三十岁，未免此言有误。”道人道：“贫道容颜虽少，今年已一百二十四岁矣。不瞒大王说，终南山修道的，四五百岁的都有，容颜总是一般的。若问贫道法术，此系兵机，不可预先泄漏。大王放心起兵，到临阵，贫道自有妙用，决不有

误。众将既虑西安兵马，如今就先取西安，等贫道略施小术，管叫西安指日可得。”大王大喜，道：“若果如老师所言，真天使助我也。洒家今日就筑坛拜为军师，一应兵符令箭交付老师，悉听指挥调度。倘果成功，当与老师平分天下。”道者道：“大王说哪里话。贫道若要想人间富贵，视取天下如反掌耳。不瞒大王说，贫道原系天仙降凡，奉玉帝敕旨，使我下界辅佐真主，成功之日，原归仙班，岂肯恋人间富贵？且大王亦系金身罗汉转世，当为四十年一统太平天子，子孙相传十有余世。他人岂能分受？”大王大喜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洒家是真命天子，老师又是真仙降凡。何虑大事不成？明日既是黄道吉日，就拜军师登坛，发令起兵便了。”一面请道者东厅暂住，一面就吩咐筑台，明日五鼓拜授军师印信，各色停妥，安息一晚。次早五鼓，点齐兵将，喽罗请军师上台。大王拜了八拜，递上印信，军师拜受。然后，兵将喽罗等一一参见。叩首毕，军师就吩咐擂鼓三通，兵将上坛听点。一点大将乌合，带领喽罗一百，往西安东方临潼县界口埋伏，倘有追兵到来，可出迎敌，许败不许胜，我自着人接应也。一点大将巫论，带领喽罗一百，往西安西南县界口埋伏，候有追兵到来，可出迎敌，许败不许胜，我自着人接应也。一点大将何庸，带领喽罗一百，往西安西方三原县界口埋伏，候追兵到来，可出迎敌，许败不许胜，我自着人接应也。一点大将毕书，带领喽罗一百，往西安北方高陵县界口埋伏，候追兵到来，可出迎敌，许败不许胜，我自着人接应也。一点大将卜成功，带领喽罗五百，打西安东门，战至一二十合，即向县界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应也。一点大将芮风刀，带领喽罗五百，打西安西门，战至一二十合，即向县界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应也。一点大将于敌退，带领喽罗五百，打西安南门，战至一二十合，即向三原县界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应也。一点大将闻声怕，带领喽罗五百，打西安北门，战至一二十合，即向高陵县界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应也。又吩咐众将放心迎敌，依吾号令，即遇官兵强勇，不须害怕，我当着神兵相助，捉拿官将，使他一人不返。尔等便重复杀转，俱换官兵旗号盔甲，使守城将士急忙中一时莫辨，长驱直入，我再着神兵从空相助，西安一府，一战可得。再点大将房仁，带领喽罗三百，在西南总路捉拿官兵将佐，一一解到西安发落。再点大将符义，带领喽罗三百，在东北总路，捉拿官兵将佐，一一解到西安发落。其余喽罗、将士，俱随大王同合山人马，随我往西安，正位再发兵前进便了。军师分派十队兵马已毕，便放炮起兵，各各得令而去。

且说西安城中，督抚司道，不计其数。镇守武官有：提督徐俊杰，将军杨光武，总兵王经、陈昭、苏士林、薛世禧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又有都统黄璋、孙龙、赵显、姚景、胡贵、李文焕等六员，亦俱智勇兼全。手下各有名将十数

员，兵士万余众。因近潼关，恐有外邦相犯，时时训练兵马，真是安如磐石，哪知内地有变。

一日，忽有飞骑来报大炉山强徒起兵，来打西安。督抚闻之，皆大惊，复大笑道：“谅此乌合草寇，杀客劫商，久欲剿灭，因彼不过疥癩之病，不在心上。谁知今日竟来犯我城池，这是他恶贯满盈，自来送死了。何须大兵对敌，只要几个小卒相迎，便可一朝灭尽矣。”军校道：“大老爷，不要小看了他，闻得他将兵马分作十队，鸣金擂鼓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前来。口出大言说：‘不出三日，要取西安’。”督抚道：“胡说。他就有数十万兵马杀来，莫说城中粮草充足、兵强将广，就是一个空城，城池如此坚固，一时也难攻打，如何三日取得西安？”言之未已，只见又有一飞骑来报道：“禀大老爷，贼兵势甚浩大，闻他新得一个妖道，拜为军师，法术高强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须要预作整備。”总督道：“休得胡说。那妖道若果有如此本事，何不向大处投奔，却来归附这无名小贼？这不过贼兵虚张声势，惑我军心，不必管他。”抚院道：“谅贼兵妖道，难有小术，我军兵多将广，何足为虑？我军固不可为之惶惑。然兵来将敌，水来土湮。我这里也不可玩敌，须会齐提督、将军、总兵、都统等各领本营兵马，分守各门，并对敌贼兵便了。”当即着小校各衙门报了。未几，各将齐集，分派四员总兵，分守四门。提督将军扎营坚守，都统黄璋、孙龙、赵献、姚景扎营各门，离城十里迎敌，胡贵、李文焕四门巡察救应。一声号炮，各各领兵扎营已毕。只见贼兵果到。孙龙迎住卜成功，黄璋迎住芮风刀，赵献迎住于敌退，姚景迎住闻声怕，各门厮杀。原来贼营难称大将，不过乌合之众，怎敌得都统之勇。莫说军师叫他十数合即退，即使不许他退，他也抵敌不来也。有四五合即退的也有战至七八合退的。都统见是无能贼将，领兵追赶。吓得贼将亡命飞逃，带去喽罗，被官兵杀死者不计其数，贼将卜成功等俱各危急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各路埋伏兵将杀出。乌合迎住孙龙厮杀，巫论迎住黄璋厮杀，何庸迎住赵献厮杀，毕书迎住姚景厮杀。卜成功等方幸脱身未死，怎奈乌合等更是没用，刚刚三四合，望后便退。幸亏房仁、符义上前迎敌接应。谁知官兵里边又来了胡贵、李文焕接住厮杀。十分危急之际，忽听得霹雳一声，现出数万奇形怪状神兵神将。也有三头六臂的，也有青脸獠牙的，也有兽头人身的，也有人头兽体的。从天而下，将官兵团团围住，刀枪齐上，吓得官兵尽皆倒地，自相践踏，尽被贼兵杀害。六员都统俱被神兵捆翻，可怜六员上将，五六万雄兵，不曾走脱一人。贼兵将佐未伤一个。此皆道人法术。那时贼将尽皆欢喜，共称军师神术，助我成功，尽依号令，将官兵身上盔甲自己换了，并将官兵旗号扛起，飘飘荡荡，打着得胜鼓，假装官兵得胜回城一般。城中总兵，各门把守，见贼兵几合即退，官兵大胜追去，又有

两支接应兵相随追赶，再不想片刻之时，各路兵将俱全军覆没，所以都不放在心上。未几，听得金鼓声响，各往城楼远远一望，见旗号兵将尽是官军，知是得胜回营，吩咐开城放进。直至城下，方知是假，急令闭门，下城厮杀。奈兵将尽未整备，贼兵已陆续进了一半，四处相杀。总兵急欲提兵下城，只见眼中一暗，昏天黑地，鬼哭神嚎，情知事败。王经拔刀自刎而亡。陈照见势急迫，堕城身死。苏士林刚刚下城，不见天东地西，被贼兵杀死。薛贡禧急逃出城，被贼兵一箭射伤右臂，已作废人。提督徐俊杰、将军杨光武匆忙无备，俱被活捉去了。那时贼兵一齐进城，杀进督抚司道各衙门，各家老小尽皆杀死。大王就将总督衙门做了公署，抚院衙门做了军帅府，其余司道府州县衙门，分派众将居住。只见房仁、符义将六员都统解进军师，吩咐羁紧，劝其归降。一面就请大王在总督大堂，权为宫殿，立号称尊，众将群呼万岁。大王就封道人为正一天仙，护国军师，掌一应兵符令箭。封解氏为皇后，铁纯钢为东宫太子。封金彦庵为翰林院东宫日讲官兼内阁大学士。封乌合、卜成功等俱为护国大将军。吩咐摆酒，大宴功成，人人大喜。只有解氏与纯钢外边假作欢容，暗暗十分愁苦。想强盗如此横行，又有妖道相助，眼见报仇甚难。还虑他渐渐势大，自己的约法不行，便死无葬身之地，名实皆空。悔不当初，随夫死节。现有金彦庵夫妇，日想与纯钢报仇，还有出头之日。今见他如此势大横行，料无报仇之日，欲寻自尽，不肯授职朝见。幸亏纯钢母子内边劝解周全，说他不是不肯授职，只因京中亲族甚多，仍恐朝廷知道，遗害亲族，将来大事成后，方敢授职。大王原是爱惧解氏的，听得母子之言，也不去责备彦庵了。纯钢又到彦庵处再三相劝，说：“强盗虽横，终是乌合之人，妖道虽有法，亦不过是邪术，决不长久。先生且耐心再看机会，学生此仇必要报的，还仗先生帮扶。”彦庵见劝，也只得忍耐住了不题。

且说大王僭号称帝之后，就与军师商议，颁发伪诏一道，到各府州县。限一月内，各官俱要到西安朝贺，各加三级，仍还原职，量才开用。如限满不来朝贺者，即刻起兵征剿，合县尽皆屠戮。诏一下，各府州县闻知，俱各大惊，想西安省城之地，城池如此坚固，兵将如此强盛，被他起兵杀去，不三日而官军全军覆没，城池轻轻得去，督抚大臣尽为杀害。何况区区小府州县，怎能抵敌？于是投降朝贺者十有六七，挂冠逃避者十有二三。陕西一省，不动刀兵尽为贼有。渐渐传到别省各处，督抚提镇纷纷告急，疏章雪片到京。正是恶贯未盈君莫羨，来迟来早不差分。要知各省奏章上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兴兵 获先锋西宾合计

词曰：

权奸报怨机缘凑，文臣奉旨征强寇。堪叹一书生，如何会用兵。 更兼

遇邪术，安望成功日。亏得着仙衣，妖邪不得施。右调《菩萨蛮》

话说各省告急，疏章来到兵部。兵部奏闻圣上，圣上大惊，急发各大臣议奏。旨意传到卢太师处，太师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道：“可奈金状元这小畜生，恃才倨傲，招致他不来，久欲设法处他。我如今乘此机会，在圣上面前只说他有文武全才，着他领兵征剿大炉山萧化龙，我想西安多少上将雄兵，尚且敌他不过，被他一阵杀尽，金玉一白面书生，岂能对敌？只消圣上一准，不怕他不死于贼人之手。”算计已定，随连夜写成奏章，特荐状元为征西大元帅，领兵征剿叛寇，断能奏功。皇上批准，立刻发出旨意。卢相又想：“萧化龙势甚猖獗，又兼军师法术高强，今命状元征剿，虽报了一己私仇，但他的声势，必然更盛，恐成大事，不可不预先交结他。”遂差一细作写书一封，说：“征西大元帅是新科文状元，不过一白面书生，一些武艺不知，是我有意骗皇上，所差不难扑灭。倘得杀到京城，愿为内应，伏望收用。”等语。写完封好，先打发细作先行不题。且说状元着俞德到家，迎接夫人等进京。家中又已报过。先报会魁时，林员外夫妇闻知，立刻赶来道喜，奉承无瑕，比报解元时更甚。报钱待报，不但不要无瑕费心，并不要报人开口，都是他料理。见报人声声“太爷”不绝口，他听得满身酥麻，打发更加从厚。还有亲戚人家的仆妇、领舍人家的妇女，更有三姑六婆，都到夫人处磕头道喜。见了院君，也都称“太太恭喜”，跪下磕头。弄得院君骨头没有四两重，一色赏封。包头、鞋面、手巾都是她带来替夫人打发。外边人来庆贺，也都是员外周知。正忙乱未完，忽又鼓乐放炮，鸣金掌号，来报状元。报单是黄缎泥金的，报人也不比报举人、进士，一连就是十报，门前贴了十报已捷。员外家中虽未报过举人、进士，还看见人家报过。至于报状元，却从不曾见过。见报人又多问太爷要押录、要花红，员外竟没了主意，口中连连答应，总只银子晦气，足足费去数百金，方才妥当。心上十分快活，又十分懊悔。私对院君说：“可惜一个状元夫人明明是大女儿的，如今竟让与无瑕了。”院君道：“她原不好，当初就说‘将来中了状元，也情愿让你做状元夫人。’哪知这句话，倒做了无瑕的讪语，如今果然把一个状元夫人让她了。”二人正在私议，只听得外边送进两个揭谷，说是府县官请夫人撒谷，明早备鼓乐执事来奉迎，今日先来说知员外。又对院君道：“夫人撒谷，必在我家门首过，得备些酒饭，执事人与他些赏封，迎到家中稍歇，岂不更觉光彩？”院君也道：“甚好！”随与夫人说知，先回家候迎。次早，果有多少状元的职事、鼓乐炮手、轿马后拥到门伺候。又有许多媒婆捧了凤冠霞帔到来，说是府县官送来的，先磕了头，然后替夫人穿戴请出上轿。媒婆等也上小轿跟随。放了三个大炮，鼓乐齐鸣，前呼后拥去了。

道全夫妇送出墙门走进。道全道：“看这女儿不出，果有这般大福，相面

之言竟应了。”周氏道：“她自幼就另是一个性子，见你在监，定要卖身救你，见我不肯，就要寻死。我说：‘丫鬟贱役’，她偏说：‘只要命好，丫鬟原有做夫人的。’后来，林家要她代嫁，你说金公子许多不好，我也不肯。偏是她又说：‘病有好的日子，读书人鱼龙变化，只要看我的命。’还要与小姐断定说：‘富贵了，不要说夺她的婚姻。’我彼时还道，这话是多虑的。哪知竟像先知的一般。还有大小姐又说得好：‘就中了状元，也情愿让你做状元夫人。’哪知这话都说着了，可不奇么？”

不说二人欢喜私议，且说夫人撒谷，林家留酒，至晚方回。过了一会儿，俞德到家迎接，心中大喜，就着俞德到林家说知，请他一同上京。员外因家中有事，未能同行。石道全一家，原住在金家，便带了儿子，一同夫人进京。状元接着，好不欢喜！见道全一家送来，亦感谢一番。知员外未到，说：“迟日再着人相接。”

时光易过，不觉过了一年。一日，正夫妇闲谈，忽见朝报送来，见内阁卢一本特荐将才事云：“文状元金玉，有文武全才。陕西萧化龙造反，若差金玉征剿，必能剿灭。圣旨准奏。封金玉为征西大元帅，即日起兵。”状元一看，大惊道：“祸事到了！”无瑕道：“何事？”状元道：“我初中时，卢丞相要我拜他门下。我因他是弄权奸相，决意不从，反在榜眼探花面前，伤触了他几句，他怀恨在心。今见萧贼肆横，各省告急，他不为朝廷选将兴师，单要报一己之怨，竟诬奏皇上，说我有文武全才，命我出征剿贼。我想别个贼犹可，闻得萧贼兵精粮足，还有军师妖法厉害，陕西多少大将，尽为所杀，城池坚固，唾手而得。况我一白面书生，怎能对敌？”夫人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只消上一本说：‘未谙武事，请别选良将，不敢有误朝廷。’你是个文官，朝廷决不好怪你。”状元道：“夫人不知，我既立身于朝，此身便是朝廷之身。圣上有命。岂敢推辞！况卢贼奸计百出，圣上又十分信任。见我辞脱，必然另生他计害我，一发速取其祸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那时来招致你做门生，也是一片好意，就该顺从，怎反去伤触他？”状元道：“夫人差矣！士人立身，礼义为重。我若阿附权奸，便是进不以礼了。况将来权奸败露，阿附者必然波及，还要得一个千古臭名，怎好去阿附他？如今虽为所害，死也死得无愧。事已如此，不必再言，可为我急急收拾行李，待圣旨一到，即刻就要起身。从来说：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你如今现有身孕，将要达月，可保养身子。你速回家，倘幸生男，可雇一乳母领好，接续金氏一脉。我此去大约凶多吉少，倘邀天之幸，使贼人自败，得以生还，也不可。总之，你不须忆念着我。”夫人闻言，不觉泪下。见是出兵吉日，不敢放声痛哭，惟有将言宽慰而已。

正说间，只见俞德进来，道：“老奴几乎忘了，昔年在沙滩，仙师赠老爷黄布衣一件，救活老爷，曾对老奴说：此衣有万法教主玉印在上，受热的穿上便冷，受寒的穿上便热。倘遇急难时穿上，刀箭不能伤，邪魅不能犯，将来正有用处，不要轻弃。老奴所以紧紧藏着。今老爷出征，且闻贼道妖术厉害，正用着此衣之时了。老爷带去，临时穿在身上，或者可以破他妖术，也不可不知。”

状元道：“如此甚妙。可为我收拾在随身行囊里边。”

又见丑儿进来，道：“老爷为义忘身，为国忘家，自古忠臣义士，无有过于老爷的了。小子颇有臂力，愿随老爷出征剿贼，不知老爷可肯信用否？”

状元道：“行军正在用人之际，有甚不好？只你不知可曾习过武艺否？”

丑儿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十八般武艺，样样习过，般般练熟，听老爷拨用便了。”

状元大喜，道：“既如此，甚妙。我今日就下教场考选兵将，看你武艺果好，就点作先锋便了。只不知你父母心上如何？”

道全闻之，尚在迟疑未答。只见周氏欣喜对答道：“孩儿蒙状元收用，极好的了，有什不肯。我想孩儿此去，倒定然成功的。”

道全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周氏道：“你难道忘了？那年李铁嘴，曾相孩儿有一二品前程，当在枪头上得来，十年后便见。如今齐头十年了，今随状元出征，岂不应在此举么？”

道全道：“果然，果然，我倒忘了。如此，状元放心前去，一定成功的。李铁嘴的说话果是灵验。他说我孩儿有一二品功名，虽未应验，他原说十年后方见。说我女儿当为极品夫人，如今已半应了，此去定然全应哩！”

状元闻言，大惊道：“我一向不知你有女儿，今嫁在何处？”

道全说得高兴，一时竟忘怀了。见状元问起，只得勉强支吾，道：“状元行色匆匆，慢慢地说知。”

状元因出军紧急，却也无瑕细问。且遇圣旨已到，兵将伺候。状元随即带了丑儿，到教场祭旗点将，考选武艺，果算丑儿第一。就点作先锋，连夜起兵前去，所过地方，秋毫无犯。不觉已到潼关界口，吩咐扎营，摆开阵势，着小校打探贼情，然后出战。

且说大王与军师商议，正要杀入潼关，直取河南府。忽见喽罗来报，道：“朝廷差征西大元帅，统领十万兵马杀来，扎营潼关，特来报知。”

大王道：“你可曾探得元帅何名？有什本事？先锋何人？”

喽罗道：“细情尚未探实。”

大王道：“既如此，再去打探。”

喽罗领命方去，又见两个喽罗绑进一人，上前禀道：“小的是夜巡兵，昨晚拿得一个奸细，口称是北京卢丞相差来，要求见大王的。小的不敢自专，解来请大王与军师发落。”

大王将那人一看，问道：“你这狗头，明明是个奸细，如何口称卢丞相所差，要见孤家？我且问你，卢丞相是谁？要见孤家何事？快快说来！倘有一字支吾，着刀斧手伺候。”

那人吓得半晌不敢开口，慢慢定了性，方说道：“小的实是卢丞相所差。”

我丞相是当朝首辅，久仰大王威名，如雷贯耳，欲思拜谒，奈机会未便，又恐大王不肯信用。前见各省奏章，请旨发兵，丞相便乘机保举了一个文状元，假说他有文武全才，着他领兵前来。实是一个白面书生，一无所能。但做人狡猾，仍恐投降大王，听信将来必生异心，特修书道达。倘大王起兵到京，丞相愿为内应，”一面将书呈上，大王与军师一看，大喜道：“此诚天助我也。”将来人打发酒饭，一面就传太子出来，吩咐他：“劝降向日西安所获诸将，并领兵保守城中。孤与军师，即刻起兵，打破潼关，杀了那书呆，再起大兵便了。”纯钢道：“闻朝中差来征西大元帅，想亦是个武官，如何是个书呆？”大王道：“我儿不知其中缘故，有书一封在此，你去一看便知。”将书付与纯钢，即同军师领兵去了。

不两日，来到潼关。果见官军已摆成阵势相候，两边射住阵脚。只见官兵中丑儿杀出，贼兵中乌合敌住。战不数合，乌合抵挡不住。巫庸上前接住，又数合，败下。卜成功出马，更是无用，被丑儿一枪搠死。吓得芮风刀赶上迎敌，又被搠死。于敌退、闻声怕两将齐上，奈丑儿武艺高强，两个也不是他对手，被他左一枪，右一枪，两上齐齐落马，被官兵活捉去了。军师见势不好，急差何庸、毕书、房仁、符义一齐杀出。状元见贼将齐出，恐丑儿一人难于招架，又着三员副将出关接应。两边斗至十数合，贼将又将要败。只见军师口中念念有词，忽天上降下多少天兵天将，官军尽皆捆倒，被贼将活捉过来。军师急令斩首，大王道：“我看他先锋武艺甚好，且羁紧，要他归降，我军益强矣。况我家有两员大将被他捉去，我若杀他先锋，彼必杀我大将。且待捉了那书呆，一同杀也不迟。”军师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将囚车囚了，解到西安与太子收管，待贫道再施小术，拿那书呆便了。”一面将丑儿解回西安，一面又着兵将攻打潼关。

且说状元见丑儿被获，一发惊慌，不敢再与抵敌。军师见他不出，知他是个没用的官儿，便又念念有词，忽天上降下无数天兵天将，杀上关去，料来决胜。谁知状元身上穿了仙衣，见鬼兵杀进，正在危急，忽见一尊小小圣像，从状元顶上现出。鬼兵见了，纷纷跌下，尽成纸豆。军师见此法不灵，背上取下两个葫芦，口中一念，只听得呼呼大风，飞砂走石，又见火龙火马，火将火箭，都向关上烧去，满想此法万无不灵，不怕那书呆不死于风火。哪知看看近关风火，忽然反望本阵吹来，贼兵烧死无数。吓得军师急急收法，大王已经跌倒在地，连忙扶起，面上已烧得漆黑，胡须烧去一半，对军师道：“方才军师法术亦甚厉害，如何一近到关，神兵忽然不见，风火反向我军吹来，莫非他也有神术么？”军师心上也慌张，只得勉强支吾，道：“他就有术，怎敌得我的正法，想他命还未该就绝，大王但请放心，总在贫道身上，数日内包管成功便了

。”大王道：“全仗军师神力，只是方才孤家受此一惊，心上十分慌忽。”奈何军师见法不灵，巴不得大王去了，可以掩饰，便道：“大王既心上不快，且先请回宫静养。这边之事，全在贫道便了。”大王大喜，就将一应兵将，尽留军师调度，自己乘了暖轿，先回西安去了。正是青龙与白虎同居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要知回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锦帐中强徒授首 华筵上妖道分尸

诗曰：

翰院权为帅，功成瞬息间。

兴师不血刃，已唱凯歌还。

又曰：

妖道居然称是仙，霎时身死在筵前。

笑伊不获封侯伯，何若山中自在眠。

话说铁纯钢送大王军师起身后，然后将大王所付的书一看，见是朝中卢丞相私通卖国的书，方知领兵大将是一个书生，新中文科状元，就是卢丞相保举来要害他的性命的。先嗟叹了一回，来到书房一一告知先生。彦庵亦甚伤感，说：“朝中有如此奸贼，大将焉得成功。可惜那状元方能得中，不知怎么得罪了他，必欲置于死地。”闻说强盗、妖道，已经领兵去了，更是惊慌，道：“潼关一失，大事去矣。我辈还有何望？”纯钢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且再看机会。”一面着人往来打探消息。五日后，只见探子来报：“官兵先锋，十分强勇。我家兵将尽被杀败。卜、芮二将军，被他搠死，于、闻二将军被他挑下马，活捉去了。幸亏军师妙术，方拿得他住。大王见他武艺高强，解来千岁收管，要劝他归降。”纯钢闻之，又不觉感叹了一会儿。未几，果见喽罗将囚车解进，纯钢吩咐：“囚在后营，待孤家慢慢劝他归降便了。”自便随即来与先生商议，说他家先锋既有如此本事，倘然投降，大事一发完了。趁他们不在家，今晚且唤他来一试，看是如何？彦庵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我正要问他领兵状元是何人？如何触怒奸相的缘故。”不一会，天色已晚，就着书房紧身服侍的一个心腹小校，到后管将先锋唤到书房。小校对他道：“这是东宫千岁，快跪下。”只见那先锋年纪，只好十七八岁。见了纯钢，非惟不跪，反仰天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东宫千岁，在北京宫中。此地何来东宫，擅称千岁么？”小校再要呼喊，纯钢止住，叫他回避，将书房门紧紧关好，方问有光道：“方才小校来说，将军十分英雄，大王甚是爱慕，命我相劝，倘肯顺从，当封大将，食禄万钟。不知将军尊意若何？”有光大怒道：“我乃朝廷良将，金元帅亲选先锋，量你这无名小贼，岂在区区话下！不过伏此妖道邪术，被你所获，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”纯钢道：“将军不要错了念头，倘果不从，性命必然难保。

有光道：“既到此地，性命已置度外，说他怎么，快快请杀。”纯钢道：“此言果真么？不要刀至头上，方才顺从，就迟了！”有光道：“休得胡说！小看了我天朝人物，我元帅是个少年状元。卢丞相要招致他拜在门下，因守着礼义，不肯屈事权奸，情愿身入危地。性命尚然不顾，何况区区小将。蒙他提拔之恩，今朝就死，已经有负。若再顺你，何颜再见金元帅之面！不要说一刀两段，即使刀山在前，油锅在后，若要我顺从，宁可万死，断难从命。”纯钢道：“难得，难得。据将军如此说来，竟是一心为国的忠臣了。再要请问那状元，是何处人？因何丞相必要招致他在门下？”有光道：“我元帅是江南苏州府吴县人，今年方二十三岁，得中状元。卢丞相见他少年美貌，才学过人，又且皇上十分宠眷，因此要招致他做个帮手。哪知我元帅一入仕途，便想除奸去佞，岂肯依附着他？”

言之未已，只见彦庵赶出，道：“请问将军，状元名唤什么？”有光道：“你要问他怎么？”彦庵道：“闻将军说，他是苏州吴县人姓金，却是老夫同乡同姓。所以相问。”有光道：“虽同乡同姓，品行各别，要问他怎么？”彦庵道：“其中有个缘故，必要请教。”有光见问得奇异，便道：“我元帅姓金名玉。”彦庵接口道：“表字可叫云程？”有光道：“正是。你想是认得的么？”彦庵道：“还要请问他夫人可是林氏？是林攀贵的女儿么？”

有光道：“一些不差。他父亲名桂，号彦庵。原是两榜进士，选了陕西浦城县尹，江中遇盗，夫妇双亡。我元帅也是九死一生，逃出来的性命哩！”彦庵闻之大喜，又忽大哭道：“不瞒将军说，老夫便是金彦庵，元帅就是我的孩儿。我彼时遇盗，见老仆俞德，同我孩儿跳下江中，满疑死于江内，原来还活在此，得中状元，实为可喜。只如今领兵到此，强盗如此横行，妖道术法厉害，我儿性命必然难保，岂不可伤。”只见纯钢急急止住，道：“先生请噤声，倘被强盗闻知，我辈性命休矣！今幸将军在此，又系先生乡亲，正好商议报仇之事，以图出头。至于世兄当初大难不死，反中大魁，足见吉人自有天相，或者妖道强徒，自得灭亡也不可。当再着人打探，看有机会再处。”

有光见说，竟摸不着头脑，对彦庵道：“先生既是状元之父，如何在此？”又指着纯钢，道：“他是强盗之子，怎么又说报仇？此话一些不明。”彦庵道：“此位并非强盗之子，也是被劫来的。其中有多少缘故。随将纯钢母子始末根由，并自己强留在此许多缘故，一一说明。又说：“方才相劝归降，正怕将军肯降，我辈之事，一发难为。故特以言相试，幸将军一片忠心，故把真情相告。但不知机会若何？”有光听说，方知就里，使道：“既如此，且看机会，自当相助。”纯钢道：“今已说明，大家总是一家了。将军且请后营稍息，待有机会再请商议。”便将光送到后营去了，一面又着人向潼关打听。

去未片刻，忽又转来报道：“小的方走出城，军中已有人回来说：昨日捉伊先锋之后，彼军竟无人出战，军师行法降下多少天神天将，望关上杀去，满拟决胜，谁知天将到关，忽化为纸豆，纷纷落下。军师情急，又将两个葫芦念动真言，更觉厉害。忽然起了大风，飞砂走石，又有多少火兵火将、火龙火马、火鸦火箭，都向关上吹去。哪知到关风火忽然回转，向本阵吹来，吓得军师急急收法。本军将士已烧坏无数，连大王也惊倒在地，心中着实不快，将兵马尽托军师掌管，乘了暖轿，即刻回宫静养了。”纯钢见报，外边假做惊慌，急急着人远接，肚内暗暗欢喜，随到书房一一报知先生，说：“机会到了，妖道如此法术，到关随即破败，足见世兄系文曲星，邪术不能相犯。今兵马俱留关前，强盗独自到家，又受惊之后，正好趁此私自杀死。再假传令箭，赐酒与妖道慰劳。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岂不大事成矣！”彦庵大喜，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事不宜迟，速与令堂商议，并知会先锋，乘其不意便好。”纯钢急往里边，与母亲说知。解氏也大喜，急叫厨下备酒，候大王到家压惊，酒中私下了迷药。

料理妥当，适大王已回。解氏急急接进，道：“闻大王受惊了，妾身特备水酒一杯，为大王压惊。”大王道：“多谢娘娘美意，只寡人心上不快，不耐烦饮酒，奈何？”解氏道：“以大王如此兵威，军师如此法术，得天下如反掌。偶尔小挫，何足为虑。今到家，正该与妾等共寻快乐，何必闷闷不乐？”大王听说，不觉精神顿起。原来解氏虽顺从了他，终于心上不乐，从未与他尽欢，今见她说“共寻快乐”四字，不觉心中大喜。侍女摆上酒来，解氏杯杯亲劝，做出许多情态，弄得大王一发昏了。取到就吃，一吃就干。哪知三杯药酒入肚，人事不省，四手如瘫，急急扶到床上睡倒。那时纯钢已同有光藏在房中，见大王睡倒床上，纯钢终于手软，亏有光走上，道：“此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！”言未毕，而刀已下。只见强盗在睡梦中，将两脚跳了几跳，早已见阎君去了。有光割下首级，就将帐子下了，走出把房门闭上，外边绝无人知道。到天明，纯钢就手拿令箭出来，先到后营，假意劝降向日所擒诸将。谁知诸将已有有光私自说知，齐齐假称愿降，就各付军器，命有光一同前去助阵。又将令箭一支说：“大王有令说，军师与众将在潼关劳苦，特命我带了羊酒，到军前去慰劳军将，城中之事，大王亲自起来把守。诸将可都随我到关前去。”

众兵将见说赏劳，谁不向前。纯钢就着抬了几百坛好酒，一同出城，来到潼关。又对军师等宣说了来意，又验过令箭，军师大喜。原来这数日，军师竭力行法，怎奈法总不灵，心中闷闷。正在无可奈何之际，忽见纯钢带来多少美酒，慰劳众兵将。心中欢喜：“谅关中兵微将弱，决不敢出战我的神术，潼关指日可破。既蒙大王赐宴，可即传令诸将收兵，且快饮一番。倘关中见我们收

军，乘机杀出，我等正好一鼓而胜矣。”纯钢道：“他那里领兵，大将不过一白面书生，其余将佐，更是无名小卒。我军虽退，谅他也决不敢杀出，军师请自宽心。孤家出来时，父王又再三吩咐，必须代我亲敬军师三杯，大家尽欢而止。命军士取大杯来，先敬军师三杯，然后坐席。大王又吩咐各将士，俱要各奉三杯，但将士甚多，孤家不能一一亲奉，可各付大杯一双，待我敬军师时，诸将士随班，各奉三杯，以遵大王之命。”

诸将尽各欢喜，见纯钢敬军师一杯，他们也各饮一杯、二杯、三杯，俱一般饮完，便请军师入席，诸将就坐。谁知刚刚坐定，酒尚未饮。只见军师与诸将，尽皆醉倒，昏迷不醒。外边一声炮响，四边金鼓齐鸣，众军只道关中杀出，正在惊慌。外面已有多少兵将杀入。纯钢先动手拔出宝剑，将军师一刀分为两段，死在桌边。兵将就醉倒诸将纷纷砍杀，犹如切菜一般。吓得众军尽皆跪倒求命。纯钢就吩咐道：“尔等不必惊慌，强盗与妖道肆逆横行，今已诛尽。汝等原系朝廷子民，只要随我归顺天朝，自有好处，决不杀害。”众军齐声道：“我等原系不得已落草的，今小大王既欲归顺天朝，小的们怎敢不一同归顺。”纯钢道：“我原系天朝西安府知府铁太爷的公子，被捉上山，强为父子，久欲报仇，奈无机会。今幸强盗失败，得以归顺天朝，重见故土。汝等何得以小大王称之？”军士道：“如此说，以后称铁大爷便了。”

按抚将士已毕，就要有光先到关上，报知元帅，以便入关相见。有光听说，随即上马，先到关前去了。你道军师诸将，刚吃得三杯酒，如何尽皆醉倒？原来纯钢带来的酒，都下了迷药，与有光诸将等约定，先假传大王之令，将军师等先敬三杯药酒，迷翻后，放炮为号，有光等杀人，尽皆杀死。你想军师虽足智多谋，即原是酒色之徒。见美酒赏劳，又有大王令箭，太子亲来，有什疑惑？故中了纯钢之计。正是君子尚可欺以方，何况无知妖道与贼将，怎不入其局中。

且说关中状元，自领兵以来，自知一无本事，料来决难取胜，惟拼一命以报朝廷。起初犹幸有先锋武艺高强，略略可恃。后见先锋被捉，妖法厉害，万无生理。望外一看，见妖道又行法术，忽见天上降下无数天神天将，奇形鬼怪，直杀上来，决然难敌。后见到关，忽化纸豆落下，心中稍定。忽又闻大风顿起，天日无光，更有火神、火将、火龙、火马，直烧到关。此番更在危急，近关忽又翻去，不知何故。哪知全亏身上着了仙衣，邪术一见便解。但思妖法虽未受害，终难取胜。那日，正在忧闷，忽见彼军尽退，又不知何故。未几，探子来报先锋单骑到关，要见元帅。状元闻知大惊，道：“他被捉去，怎得回来。莫非投降贼人，来做说客么？不可放进，待我关上看来。”

随即上关，一看果见有光单骑到来，后面并无追兵。决非逃回，断是投降

无疑。可惜，我误用了人了。便问道：“汝为先锋，不能取胜，被贼所擒，急宜一死，以报朝廷，犹不失为忠义。汝今好好回来，莫非怕死归降，来做说客么？”有光道：“元帅多疑了。谅小将也是一条汉子，急欲杀贼成功，以报朝廷与元帅任用之恩，只因妖术被擒，原拼一死，岂有投降贼人之理。幸而朝廷宏福齐天，元帅忠心贯日，强徒妖道，尽皆剿灭。故此，小将来请元帅，急进西安恢复旧业，抚将安民，然后奏凯。”状元道：“休得胡说，欺瞒本帅。本帅这边又未出兵，谅汝一被擒之将，何能剿灭凶寇，不过骗本帅出关，便图进取。本帅岂是三岁孩童，听你欺骗么？”有光道：“小将受元帅知遇之恩，怎敢欺骗元帅。谅小将一人，岂能剿灭。实有许多辅助之人，元帅还有大喜，请放小将进关，细细禀知。”元帅道：“本帅有什大喜，还有谁人辅助？且叫开关，放他一个进来。”有光进关，一一禀上。正是绝处逢生，他乡遇故。要知元帅父子相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复西安欣逢亲父 到扬州喜得麟儿

诗曰：

满拟相逢在九泉，谁知骨肉庆重圆。

更兼灭寇功成日，侯爵荣封衣锦旋。

又曰：

方苦征西命，谁知是福基。

成功在旦夕，又喜产麟儿。

话说金元帅疑心有光归顺贼人，来做说客，细细盘问。有光进关来，方将金彦庵夫妇被获、上山遇纯钢、母子先前被劫、忍辱相从、留作西宾、共图报仇，并前日强盗惊回、骗醉杀死，并假令慰劳军师、赏劳兵将、药酒迷翻、一齐杀死，小将特来报知。元帅听说大喜道：“杀贼成功，已为大喜。若说我父母果在一同杀贼，更喜出意外。天地间哪有这般大快之事？只怕还是假话。”有光向外一望，道：“元帅不信，外边铁公子现拿了强盗、妖道首级前来了，请元帅一验便知。”

原来纯钢安顿了众将，拿了两颗首级，前来报功。见元帅在关上，便上前道：“元帅在上，小将铁纯钢，仗元帅天威，石将军大力，强盗已诛，妖道已斩，特将首级呈上。请元帅即往西安，抚将安民，还有尊翁先生、尊堂师母并令妹，都在城中，专等元帅去相会。”元帅见果是强盗、妖道首级，心中大喜。立刻下关相会，深谢救亲之德，便道：“小弟向年江中遇盗，抛亲逃难，满拟一家死于盗手。方才有光来说，方知二亲、舍妹性命全亏世兄伯母保全。此恩此德，没世难忘。更兼杀贼成功，忠孝可嘉，容当复命保奏，稍表寸心。”纯钢道：“此皆元帅正气所感，妖术不能相犯，贼徒当败，众将合力除凶

，小将何功之有？恐先生悬望，请元帅速行为妙。”元帅就命副将把守潼关，自与有关、纯钢，一同起身向西安而去。

且说彦庵自纯钢等去后，还虑妖道厉害，不知可能中计，心如热石蚂蚁一般，坐立不安，又不能着人打听。直至数日后，纯钢先着人来报知，方才大喜。还等不及他到来，亲向城楼远望。只见远远旌旗蔽日，金鼓声喧，一队一队，兵马成群。便见两匹马上，坐着铁、石二将，后边红缨白马上坐一位元帅，年方二十余岁，威风凛凛，貌似莲花，果是儿子模样。心中大喜，急急下城相会。纯钢望见，先自下马，有光也随即下马，报知元帅。元帅听说，吓得下马不及。远远望去，果是父亲，便急走上前拜倒在地，道：“孩儿不肖，久离膝下。适见有光与世兄道及，方知父亲、母亲、妹子，俱各无恙，不胜欣喜，恨不能飞到膝前。今见尊颜，此心稍安。不知母亲、妹子在何处？孩儿急思一见。”彦庵道：“都在城中，即刻就见。我且问你：那日船上，我见你同俞德跳下江中，料来必无生理，不知如何得救？俞德怎么样了？”

金玉便将江滩遇仙赐衣、赐药相救，并抱病在庙，亏俞德求乞，同回相投学师，做亲医癩得中，直说到奸相陷害，以致出征，今日相逢方住。彦庵道：“如此说，你吃了大苦了。今日杀贼成功，父子重逢，固是纯钢、有光之力，亦上天默佑之功，可称意外之喜。汝可快去安了民，再见母亲、妹子，然后班师复命。还有奸相私书一封，亦须面奏圣上要紧。”金玉道：“原来这奸贼还私通贼寇，罪不容诛矣。孩儿当即刻飞章奏闻便了。”有光急急止住，道：“元帅不可性急，这奸贼心腹，布于满朝，皇上又十分信用，若奏章进去，走漏消息，恐难达于圣前。奸贼闻知，必要施奸谋暗算，不但无益，反要受他所害。莫若只当不知，就到朝房遇见，还该谢他举荐之恩，直至圣上面前，出其不意，将私书奏上。他虽奸谋百出，一时亦难抵赖矣。”

金玉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吩咐军中不许走漏。大家上马进城，见儿童父老、男男女女，尽执香花果酒，迎接道途。元帅一一慰劳毕，早到总督衙门，进去拜见母亲、妹子，并请解氏拜谢。解氏道：“恭喜元帅功成旦夕，一门完聚。老身理合拜贺。”金玉道：“此皆贤母子之功。不日还朝，定当表奏。请伯母上坐，容小侄拜谢。”解氏道：“这怎敢当！可怜老身，夫死子孤，大仇未报，不得已忍辱事仇，今朝就死，已为失节之妇，实为可愧。幸赖元帅军威，一旦剿灭，死可瞑目矣。只求再借贼人之首，望江祭奠丈夫一番，先夫亦必称快。”金玉道：“夫人虽则失身，全为铁氏保孤，不失为义；杀贼虽为报仇，实为朝廷除寇，不失为忠义两全。尚当旌表，有何可愧？既欲贼首祭奠，吩咐速备祭礼，小侄亦当同往一奠。”解氏道：“这个一发不敢当。小儿蒙先生教诲，已得成人。若再蒙元帅提携，先夫在九泉，已经感谢不尽矣。”

次日，母子二人带了首级，到江边祭奠。解氏大哭一场，到焚帛时，忽望江一跳，吓得纯钢急扯不及，虽即救起，已不能活了。纯钢抱住痛哭，尽礼殡葬不题。

且说元帅分派各营兵将把守西安，自同父母、妹子并铁、石二将等，班师进京，五鼓入朝复命。到朝房，见卢太师已先在彼。原来，卢太师自从差去细作之后，满拟金玉万无生还之理。不料后来报到，不但不曾死于贼手，反将贼人杀尽，恢复西安，指日班师。不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小畜生，有什本事？闻得强盗十分凶猛，军师法术厉害，西安多少大将尽被杀害，如何他反得胜？别事犹可，我的私书寄去，倘被知道，如何了得？”欲再设法害他，急切又无从下手。终日愁闷，兀兀不安。那日忽报元帅已班师到京，明早面圣。他是心虚的人，一夜睡不着。未到五鼓，先到朝房等候。一见金玉进来，便满面笑容，道：“殿元回来了，恭喜！恭喜！如此大寇，尽皆剿灭，一战功成，实为难得。”

金玉道：“此皆赖圣天子宏福，老太师提拔，晚生侥幸成功。一到京，即欲登门拜见。只因朝命在身，不敢先尽私情。今适相逢，请太师台坐，容晚生叩谢。”太师道：“此皆殿元大才，老夫不过为国荐贤，何谢之有？”金玉必要拜谢，太师亦连忙答礼。太师见金玉这般谦恭，绝非向日骄傲之态，只道真个感谢他，心中暗喜，候圣驾登殿，放心同进朝见。只见状元复命毕，皇上大喜，金墩赐坐、赐茶，十分慰劳旌奖。太师暗想是他举荐的人，亦觉光彩，还望圣上加恩于己。哪知金玉忽又跪奏《请除奸相事》，皇上一看，不觉大怒，道：“谁知这奸贼私通贼寇，卖国害贤，罪不容诛矣！他的亲笔私书何在？”金玉急将卢太师私书呈上。皇上一看，立刻着殿前校尉，将卢太师拿下，道：“老贼！你官居极品，位压百僚，朕待你也不薄，怎么私通贼寇，几乎把朕的江山轻轻送去，该得何罪！”卢太师见金玉一团好意，声报致谢，哪料还有此举。及至面奏，方知私书已露，吓得心胆俱碎，怎敢还辩。皇上就赐红罗三尺，立刻着他自裁，家产籍没入官。金玉封镇西侯，西安起造侯府，妻林氏封一品夫人，三代俱封赠伯爵。金玉又奏知：有功将士，并带俞德一功，又请旨给假祭祖。皇上一一准奏，封石有光、铁纯钢，为镇西侯手下左右大将军。西安旧将，各复旧职，加三级，遇缺即升。俞德封守备之职，听镇西侯拨用。金玉准给假三月到任。旨意一下，金玉领了镇西侯兵符印信，立刻同父母等，起身回家不题。

且说无瑕，送丈夫起身后，即同爹娘叫船，一路回家。一日，船到扬州，夫人忽然腹痛难忍。吓得周氏惊慌，急叫丈夫来看。道全将女儿脉一看，便道：“我儿恭喜！要分娩了。必然是个男喜。”速叫住船，快唤稳婆。未几

，稳婆叫到，又过了一会，方才产下，果是一个公子。大家欢喜，只夫人身子虚弱，产后不就有乳。周氏道：“你官人出门时，曾对你说：生了儿子，须雇乳母。今到家尚有数日，何不就在此地雇了带回。”道全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因对稳婆道：“妈妈，你此地急切要雇乳母，可有么？”稳婆道：“这个论不得，出来做乳母的，乡间人多，有起来要几十个也有，没有起来，急切哪里去寻？至少也得三天五天，到各媒婆家访问，或者有也不可。”道全道：“我们就要开船的，哪里等得。”稳婆又一想，道：“有倒有一个极好的在此，只怕夫人不要。”夫人道：“我正要雇，所以问你。既有极好的，怎么倒不要？”稳婆道：“好是果然，极好的奶也有，一说也就成，只有几种不合适，所以说恐夫人不要。”夫人道：“据你说，奶又有的，人又好的，有什不合适？”稳婆道：“这个女子，不是本处人，是个官宦人家媳妇，她娘家也是苏州人。只因公公犯了事，婆婆丈夫都死了。亏欠了官银，官府发来官卖的。我间壁沈媒婆，是个官媒，发在她家，半个月了，急切要出脱。岂不一说就成的？我常到沈家，见她乳浆甚多，只相貌生得十分标致，年纪只好二十多岁，恐老爷回来看见，毛手毛脚起来，夫人可要吃醋，这一样不合适处。二则雇一个乳娘，至多十四五两银子，还不要全付她。这是官卖抵脏的，丈夫又没有，或要讨她终身服役，或讨她配人生男育女，子子孙孙都是你家奴婢，价钱虽贵，也是值的，夫人要雇乳娘，怎肯出重价？故又不合适。”夫人道：“要多少价钱？”稳婆道：“闻她要卖六十金纹银，还要部砧在外。一个小丫头，要二十金，一齐要卖。”夫人道：“若果然好，价钱也不算多。况我原要长久的，省得年满回去了，孩子哭哭啼啼。若说标致更好，孩子吃了她乳，每每要像她。至于虑我家老爷见了不正经，我家老爷决不是这样人。我也不是个妒妇，有什吃醋。就烦妈妈去一说，若可以成，就成了她罢。”

稳婆道：“老身是最直的，有话就直说出来了。不比这些媒婆的口，夫人莫怪。既夫人要讨，人是包管好的。上去路远，往来烦难，何不太爷带了银子，同老身去一看。若果好，就同沈媒婆当官交了银子，领了官凭，叫乘小轿抬了上船，岂不便益？”夫人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就请爹爹去一看。若好，就成了罢。”道全道：“我上去是极易的，只恐眼力不济，看差了，误了你的事。”夫人道：“爹爹说哪里话！父女总是一体的。爹爹看了好，自然是好。有什误事？”道全道：“如此，就去便了。”

夫人赏了稳婆五钱银子，吃罢午饭，要叫轿来抬了道全去。道全道：“不消，我是走得动的。”夫人就取出纹银八十两一包，外又将碎银十两，付道全带去，恐在外有些费用。道全接银袋了，就同稳婆上岸，转弯抹角，足足走了四五里，方到稳婆家。稳婆请道全坐了，就去取一杯茶奉上，说：“太爷请茶

。老身先过去说一声来，请太爷去看。”道全道：“我要紧下船，你快去说了就来。”稳婆道：“我晓得，不消太爷吩咐。”说完，正要出门，只见稳婆的老公进来，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这位太爷是谁？”稳婆道：“这是征西大元帅夫人的太爷，夫人在船上生了一位公子，要雇一个乳母，又即刻就要开船。我说：急切哪能凑巧：想起沈家前日发来官卖的妇人，乳浆倒甚好。方才说起，夫人就请太爷同我来一看，看中就要讨她。”老儿道：“你又多嘴了。这个妇人并这个小丫头，要八十两足纹银，连使费要到九十金，夫人不过要雇乳母，怎肯出此重价？你话也不说明，就来多事了。”稳婆望着老公脸上一啐，道：“你这老老，真是坐井观天，只晓得说这小家子话，可不先被太爷笑坏了。她是一位大元帅的夫人，整千整万也只平常，希罕这几十两银子，方才的话，我已都细细对夫人说了。她说：只要人好有奶，价钱也不为多。故请太爷同来的，银子也带在此了。谁要你这痴老老，虚吃力，假惊慌，埋怨死了人。”

老儿闻言，陪笑道：“何不早对我说，这般来得凑巧，刚刚差人在他家大闹说，已经发来半月，如何没有银子去交，定要带那妇人与媒婆去比。吓得那妇人寻死觅活，我方才也劝了一会儿来。差人还在吵闹，把不得即刻有人买去。如今去说，再无不成的。”稳婆听了大喜，叫老公陪了道全，自己过去。不一盏茶时，只见稳婆笑嘻嘻地进来，道：“已说了。不但差人、媒婆欢喜，那妇人听说了，与小丫头两个都大喜道：‘有出头日了！’又再三扯住我，央求说：‘不论什么人家，情愿为奴为婢，小心服役，只求早成。’请太爷就去一看。若好，便即刻交银，抬人下船便了。”道全就与稳婆同去一看。见那妇人果然生得标致，随欲交银停妥。正是十年主仆轮流转，命相生成难强求。要知那官卖的妇人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署关差客商受害 谋粮宪漕户遭殃

词曰：

作宦岂容贪，见利须当省，但想婪财饱己囊，万姓嗟穷窘。抱恨向谁言，含泪徒思拯。惟望清廉按院来，方得蠲民忿。右调《卜算子》

话说那沈媒婆家官卖的妇人，你道是谁？原来就是林爱珠小姐。你道爱珠小姐嫁了利公子，随公公扬州上任，好不兴头，因何到官卖？原来，利公本性贪婪，在杭州数年，地皮刮尽。幸遇上台同病相怜，拼得银钱结交，不但不坏，反升了知府，一发肆无忌惮。当初同知是冷静衙门，虽贪有限。且儿子年纪还小，助纣为虐的，不过一个刁氏。今到扬州知府，已不比同知了。谁知贪财的人，偏又遇着交财的运。刚刚到任，未及数月，钞关上主事丁忧了。上台因利公是卓异的官，必然多才，就着他署了关差的印。你想贪财的人，走到银子窠里去，如何肯不贪？登时将天平放大了，杆子做小了，货物到关，报多了还

说报少漏税。轻则索诈加添，重则连货籍没。客商无用的，忍气吞声去了。不服的，与他理论，便拿到衙门，非刑拷打，无处伸冤，客商受害，是不必说。更有本衙门的事，日日着人外边各县细访，倘遇着富翁有事在县，不论事情大小，原告被告，并不管县中已审未审，审得是审得不是，就一扇牌下去，劈空提了上来，将就过一过堂，就着人打合要多少银子，如数送进。即使无理的事，他便扭曲作直，一面情词，审到他大胜，哪管穷人死活！倘富翁吝惜，不肯出手，即使有理到极处，也不管他，不弄到他家破身亡不住。更有各县钱粮，必要按月完清报数，倘不足数，都要完在府柜，火耗极重，串钱要双倍，一一缴进。更有刻毒处，粮户完不足数的，或本人远出，即要将亲族代解，有妻子的，便将妻子解来，不论绅衿、士庶、男女，解到就送监，完足释放。不然，三日一比，女人都要责杖。百姓无不切齿痛恨。这还是他一人的恶迹。更有刁氏与儿子、媳妇，人人想做私房，着人外边四处招摇，有事到府，不论贫穷富贵，一千五百也要，一两五钱也要，或送夫人，或送公子，或送大娘，得了银子，或明对利公说，要他如何审，或瞒了利公，私弄手脚。大约有钱必赢，无钱必输。外边人便有“一印四官”之名。奈上司也是好财的，见他有得送，眼睛就像瞎的，耳朵就像聋的。就有人告发，一概不准。利公一发放心作恶，公子更加肆无忌惮。不独贪财，更兼贪色。对父亲说，监中男女混杂不便，须另设一女监在衙门内。访得各县有奸情事，或牵连妇女在内的，就发牌下去，拘了上来。男的送在男监，女的送在女监。公子便假称察监，私入女监，调戏妇人。那妇人若果是奸情没廉耻的，知是太守公子，便顺从调戏，百依百顺。虽真正奸情，必在父亲面前说：访得那妇人千贞万烈，奸情是冤枉的。倘果是冤枉的正经妇人，公子去调戏她，必然不从，定触其怒，他便对父亲说：访得这起奸情是真的，闻得那妇人，最刁最恶，必须严刑拷打方得真情。利公本是溺爱不明的，更兼刁氏从旁窜掇，只说儿子访闻必确。可怜真的审假，倒还犹可。那假的，必要审真，百般凌辱拶打，那清清白白的女子，必要陷入奸情，怎肯服气？以至自尽送命者，不一而足。公子又盘坐在钞关，遇过往空船，向来不过一看，将就放去，他必要一应箱笼打开细查，稍有当上税的，便说漏税，任意吓诈。若有女人在船，更觉噜嗦，不管官宦人家、夫人小姐，定要她上岸，到船中细看。倘女人不肯上来，他便亲自下船，以看舱为名，直闯进内舱，将船中女子看个足意方住。稍有违阻，便道朝廷设关查察，你想是带了私货，不容我查，倒大是皇上么？将此大帽子话压他，虽是官宦家，谁敢拗他？幸而不上半年，新主事到任，关上方得安静。谁知他财运亨通，关印才交去，适遇盐道升了去，他就谋署了盐道的印。那些盐商个个遭瘟，没有一个不替他诈到，弄得盐价昂贵，百姓又受其大害。未及半年，新盐道

到了，交去印信。不上两个月，忽江苏粮道缺了，他又到督抚处，钻刺署了粮道的印。那番管了江一省，更觉听其施为。又适遇收漕时候，便逼令各县漕米，每石要漕规二升。早早先解上去了，便无话说。不然就有许多苛求责备。又向各县以查察为名，倘有粮户呈告收书的，便将县官收书，任意索诈，满其所欲，便翻转面来，说粮户阻闹仓场。重则亲提拷讯，轻则发县枷责。那县官与收书，犹如加了一道敕，漕米不满的也满了，斛子不放的也放了。总之，百姓受害，有冤莫诉，有苦无伸。

且说那时早已惊动了个势利翁林员外，一向要到扬州看看女儿，望望亲翁女婿。只因家中事多，又无儿子，脱不得身，所以中止了。后来，闻得亲翁署了本省粮道的印，欣喜无比，逢人卖弄，处处惊张，竟想借势欺压乡民，炫耀邻里，与院君商议要备一副盛礼，先到扬州拜贺。院君又是势利头儿，撺掇丈夫速速该去。员外就费数十金，备了一副极盛的礼，连夜叫船赶到扬州。将一名帖同礼物，一齐投进。利公见是亲翁，正要接见。只见媳妇急急赶来止住，道：“公公不可接见，他是一个白衣人，如今又做了公公治下的子民，他只该安分在家还藏拙，如何到此？被衙役们知道，是公公的亲家、媳妇的父亲，可不被他辱没杀了。若接见相待，叫媳妇有何颜面？不如将礼物收了，送他四两盘费，打发他回去便了。”利公听说，心中暗喜：媳妇之言，正合我意。原来利公因他是个白衣，原不肯与他结亲，只为儿子专要她，刁氏又再三撺掇，勉强成的，原不要与他往来的。今欲接见，不过因媳妇面上不好意思。今见媳妇一说，喜出望外，便依了她，封四两程仪，着人出来回说：“大老爷署了粮道的印，苏州亦属该管地方，迟疑之际，不便相见。送程仪一封，请收了。”员外见说，大惊失色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费了数十金，备了礼来收了，怎么面也不得一见？送我四两程仪，打发我起身，轻薄至此。”欲要发作，奈他是本地上司官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对衙役道：“烦你多多拜上大老爷，程仪断不敢领。可代我禀一声，替我拿一只船，贴上一条封皮回去，也体面些。倘大老爷不允，可私自传语我家小姐就是。”衙役见是小姐父亲，小姐又甚是有权，不敢怠慢。便依了员外的，说话到转桶上传进。管转桶的，就将此言先禀知小姐，然后去禀老爷。谁知小姐听了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爹爹好不知风色，偏要在衙役面前说我的父亲，来羞辱我。他要公公拿一只船，与他一条封皮贴上，不是好意，不过要借我的名头，去吓人讲情，断断不可理他。他向来原欢喜交结官府的，如今回去，借我家的势，必然在外招摇生事。所以要封皮船只，不可不预先弄断他。”一面就对转桶上说：“他哪里是我父亲，不过自幼寄名与他的。且是大老爷的子民，送四两程仪予他，也算抬举他的了。他不受便罢，船与封皮是没有的，叫他快快去罢。休得要讨怠慢，也不必禀知大老爷，程仪留

在此，也不必与大老爷说知。”转桶上照爱珠之言传出门皂，转对员外说了，员外道：“该与我家小姐说便好。”门皂道：“若与大老爷说，倒未必如此待你。这些话，都是小姐吩咐的，不曾许禀大老爷。况且小姐说，又不是你养的，不过自幼寄名的，有甚相干，不如好好的回去罢。”员外听了，几乎气得发昏，想：“这门皂与他辩也无用。”忍了气走出，心中大怒道：“世间有这样女儿，前日金状元寄书回来接家眷，无瑕还再三请我同去共享荣华，谁想嫡亲女儿，反要逐父不认，幸而我还薄有家产，不要靠她。”心中闷闷，只得有兴而来，败兴而去。哪知爱珠小姐，又去劝哄公公说：“我父亲向来欢喜结交官府，讲情说事。今公公做了本省粮道，他必然拿我们的势，去衙门讲情，可不坏了公公的名头，媳妇面上也不好看。须发一扇牌到苏州府，仰吴县将他前后门封锁断了，只留旁边小门出入，再问地方讨了看管。邻里出了甘结，并给示禁，止闲人往来，方能绝得这条门路。”利公深以为是，就依她即刻施行。可怜林员外，见亲翁做了本省粮道，正要借他的势恐吓乡民，结交府县，一团高兴，备了盛礼到扬州庆贺，指望十分厚待。谁知反讨了一场怠慢回来，与院君一说，连院君也几乎气死，还叫瞒了，思量掩人耳目。哪知又发下一扇牌、一张告示，将他前后门封锁，反要地方看管，邻里甘结，禁止闲人往来。不但不能恐吓人，别人倒要来查察他。不但不能结交府县官，连向来结交的衙官、学师等，都不敢往来。员外夫妻气得相对大哭，说：“这小贱人，我们当宝贝一般爱她，巴望她好。她没福做状元夫人，嫁了利家。见利家兴头，我们还欢喜。哪知如此一个报答！昔日相面的说她‘作事定然刻薄’，我还不信，不想果然刻薄至此。还说她许多下贱，只怕也要准哩。”只得在家闷头，不敢出头。

你道爱珠小姐，父母如此爱她，她待父亲如此刻薄，天理已经难容。哪知她只奉好了公婆，骗好了丈夫，恶薄还不止于此。她公公又只知奉好了上台，横行更是无穷。官运又偏生甚好，难道果无天理么？殊不知不过恶贯未盈，时辰未到耳。

不数月，新粮道到任，交去印信，仍行府事，扬州百姓，灾运未满。又过数月，朝廷新点了江南巡按，姓曾名师望，又新选一个扬州府理刑，姓车名静斋，都是金玉同年，铁面冰心，一清如水，彼此敬服的，今又同任一处。静斋欢喜不必言，师望更加欢喜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曾巡按是杭州人，家中甚穷，田产婢仆全无，只夫妻二人，幸喜中了举人，要盘费进京会试，只得将住房卖了，带了妻子一齐进京。船过钞关，正利公子盘查之时，见师望妻子不肯上岸，便到他船中，将他妻子看了又看。师望见他看得恶状，便道：“空空的一只小船，一望就知，有内眷在舱，如何闯进舱去，眼光忒忒，怎么模样？”公子

道：“放屁！朝廷设立的关，理应查看的。就是官宦家的内眷，也要出来了，凭我看，希罕你这穷措大蠢妇人，就送我，利爷也不要。难道描了她样子么？”师望还要与他对口，船家急急劝住，将船摇过。师望道：“这狗头，如此可恶。我正要骂他一场，你如何阻住了。”船家道：“相公不知，这是扬州府太爷的公子，太爷署了关差的印，他在关上盘查，人人唤他活太岁。遇见了他，平平静静过了，还要烧利市，如何还去与他角口。”师望道：“据你说，不过一个太守，就署了关差，也只平常。他儿子如何这般肆横？难道没有皇法的么？”船家道：“今日世界，有什皇法！这个太爷，先做过几年杭州府同知，人也不知害了多少，杭州地皮都刮尽了，不曾见坏，反升了扬州太爷。到任数月，扬州百姓，又没一个不怨声载道。偏偏这样一个好关差，又与他署了印。过往客商，哪一个不骂。上司只要有银子孝敬他，哪个来替百姓伸冤理枉？所以我劝相公忍耐，急急摇了来，倘然争论起来，他人多势大，哪里敌得过？吃了亏何处去伸冤？”师望道：“原来就是这狗官！他在我杭州作恶多年，人人受害。如今又到此地害人。我若有出头之日，断要为民除害，决不与他开交。”谁知利图恶贯将满。师望到京，果然联捷中了，偏偏点了江南巡按，又却好一个相好同年，选了扬州府理刑，所以心中大喜。自己还要辞朝领敕，担搁数天。车理刑早已领过了凭，限期紧急，拜别在京同年并各大老，然后辞别按院先出京。曾按院就托他：“一到任，先要将扬州府利图一门恶赖，细细访实开明了，我一到就要访拿的。不要走漏消息便好。”理刑领命，先去到任。正是有势莫使尽，常愁狭路逢。未知车理刑与曾巡按出京，利知府如何结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贿上官京师遭骗 拿下吏万姓群欢

词曰：

贿嘱清廉无路，银交马扁成空。错认舅父真姓贾，误投老叟假司农。堪怜撞木钟。 访察有心得实，密拿无计潜踪。满拟黄金能免罪，哪知狭路适相逢，乘机万姓攻。右调《破阵子》

话说车理刑领了文凭，别了按台，不一月已到扬州公座，看城行香放告毕，就与同僚相见，拜望乡绅，参见上台。公事完了，就细细察访扬州府的过恶。谁知扬州府的过恶，不消细访的。人人受害，个个称冤，一桩一件，都有确实。车理刑一一记明了，录成一册，候按台到任送进。那利图还睡在鼓里，如何知道？他一闻按院点了曾师望，访得他是个穷官，必然爱钱。早已打发儿子，带了一万几千银子，赶进京中谋为。并吩咐到京要看机会，或拜门生，或拜干儿。只要妥当，不可惜银钱。公子领命，带了银子，连夜起身来到京中。访知按台尚未出京，甚是欢喜。四处一问，奈无门路，日日到他寓所门前窥探。

一日，只见一人慌慌张张从内出来，见公子在门首窥探，便问道：“你是哪个？要寻何人？”公子见问，便道：“这里可是江南巡按曾大老爷寓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，你要问他怎么？”公子道：“请问曾大老爷何时出京。”那人道：“尚早哩。盘费也没有，还欠了几千两京债，被人缠住不放。我日日替他撮弄，只弄得数百金，又被人逼去了。如今还要替他去设法。”公子听说，心中暗喜，道：“请问尊驾是他什人？为何替他这般着急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他的妻舅，大人是我嫡亲。家姊、家姊丈是最多情的，替他设法了银子上任，将来一世受用不尽哩！”公子道：“原来是舅爷，晚生有句话要相商可好？屈舅爷到前面茶坊上一坐，何如？”那人道：“家姊丈托我设法银子，立等要紧，哪得功夫。有话迟日相商罢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多几句话，请略停一刻。要银子也易事，晚生可以代为设法的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前面礼聚茶室甚是清静，且去坐一坐，有话快些说了。我要紧去。”两人同到茶坊坐定。公子道：“请问舅爷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贾，有什商量？快请教。”公子道：“有个人要送些银子来，与令姊丈。闻得令姊丈，一个钱也不要，绝无门路打通处。舅爷又说，盘费俱无，急于措银，为何又说不要？”那人道：“长兄真是诚实人，想从未到过京中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晚生实未到过，正要请教。”那人道：“京师耳目之地，朝廷设立多少监察御史，动不动风闻一本。一个新进士点了巡按，那个不虎视眈眈？谁敢要钱？即如家姊丈一点了此差，江南一省的官，哪个不来打点。若明公正气要钱，几十万也有了，何在这几千。只因外边闭断了门路，送的无处送，要的不敢要，所以甚难。不瞒长兄说，小弟方才说设法银子。你想京债欠了，正在此讨还，到何处去借？就要去闯闯，那些要来打点的，遇见几个有缘的，私自替他停妥一两件。一则可以救了家姊丈之急，二则替那人做得稳当，无人知道。此是小弟直言，长兄切勿外边说破，所关非小。”公子听说，大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晚生正有事要求令姊丈，今日何缘得遇舅爷？万望周全，银子要多少，都在晚生身上。”那人又故作惊疑道：“小弟方才失言，长兄却断不可张扬。请问长兄贵处，那里有何事要求家姊丈？”公子道：“晚生姓利，家父名图，现任扬州知府。闻令姊丈巡按江南，特命晚生备礼求见，拜在门下，愚父子都要恳求青目。”那人道：“带多少礼物来的。”公子道：“还未备得带，白银万金在此。”那人一惊，道：“既有这些银子，必然有事要家姊丈周全。我今也可不消再应允别人了。但长兄送这些银子，须将事情一一讲明了，等小弟好去说，事情若重大，小弟人微言轻，也不敢私自担当。倘家姊丈到任忘记了，岂不是小弟失言？还要讨长兄疑心小弟拐了你的银子，不曾说得。莫若先等小弟说妥当了，必要再弄一个兴头，大老当面交与家姊丈，便万妥万当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如此更好了。晚生也并

无别事相求，只要拜在门下，将来意欲到京，捐一官做做，要他帮衬帮衬。家父在扬州两年，蒙各上台见家父有才干，委署了几个要缺。家父事事秉公，不顾情面，未免众怨所归，仍恐按台一到，众口烁金。所以，先要细细禀明，倘有好升缺，并求提拔。望舅爷先代禀知，得蒙一见，感戴不尽。”那人道：“在我身上，少停，就在此等回音罢。”公子道：“晓得。”两人出了茶馆，正要分别，那人又问道：“家姊丈长兄向来可曾看见过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从未见过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一发不敢斗胆了。你两人从不认得，我一人在内做事，倘不应口，只说我是假话了。家姊丈日日出去吃酒拜客的，他又没有轿出入，总是乘马的。你认他一认，我再领你当面一会便了。”说毕，拱一拱手别去。

公子有心随在后，只见他原到曾巡按门首，已有一个小厮立在门首，见了那人，便叫道：“舅爷哪里去了？这一回大老爷要出去吃酒，等你回来说话，快请进去。”那人就同了小厮，急急进去了。不一时，又见那小厮手中拿着大红金帖，口中叫道：“马夫在哪里？快备马，大老爷要去吃酒，已出来了。”公子有心看他帖子，名字反折在外，正是曾师望名字。未几，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小厮道：“大老爷出来了。”公子一看，见他器宇不凡，却像个贵人模样。上马，小厮相随去了。随即那个舅爷出来，见了公子，一把扯到前所坐的茶坊内坐下，道：“长兄恭喜！事甚凑巧，小弟方才在此与兄讲话，谁知那讨京债的，又来催逼。见没有还他，竟要到都察院告状，弄得家姊丈出京不得。家姊丈情急，叫小厮四处寻我，替他算计银子，进去将长兄之言一说，家姊丈大喜，说：‘有了这些银子，数日内就好出京。’方才，就要来请长兄相会，一则因寓中耳目众多，恐人知道，彼此不便；二则小弟也不肯，上万银子送他，只小弟一个看见，长兄说：‘尊大人众怨所归，诚恐众口烁金。’此也虑得不差。倘到任后，果有人言三语四，家姊丈忘了，叫小弟哪里说得他转，可不叫我做事不得当了。况长兄还要他帮衬银子，岂可轻易出手？我方才对他说，必要一个大老居间，方将银子付他，便无翻悔。”公子道：“多承盛情，极妙的了。但此事又不便张扬，急切哪得个大老来居间？”那人道：“兄不要虑，有个绝妙的所在，有个极兴头的大老在那里，只经由了他，要空一个加一，只恐家姊丈不肯，所以难他一难。他情急了，不怕他不走这条门路。长兄放心。”

言之未已，只见随去的小厮，急急赶来，对着那人耳上道：“大老爷说，事情急了，就是今晚，请舅爷同了所说的人，带了银子，就到城外脱空庵许大老爷处一会罢。大老爷吃完酒，也不回寓，一脚就到那边来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我同利爷就到许大老爷处候便了。”小厮出去，那人笑对公子

道：“何如？我说他情急，不怕不走这条门路。”公子道：“许大老爷是何人，为何又在庵中？”那人道：“这是家姊丈的老师，做大司农的。近因有恙，要告假回籍，圣上不从，奉旨在庵养病一月。朝中最得时的闻说，将来要升吏部尚书。他待家姊丈最好，家姊丈有事，也不瞒他，只要送他加一。所以不肯经由他。今情急了，只得去的。你如今可带了银子，我同你先出去，将你的事先细细与许老说知，托他一托。少停，家姊丈来，他便好从中帮衬了你。若还有银子，或在外送些与许老，先拜在他门下。他是个大司农，若果转了吏部，则天下的官，都是他作主。且长兄要进京捐纳，得他帮衬，可不更胜了家姊丈么！”公子大喜，道：“果然甚好。只恐许大人未必肯。”那人道：“有银子送他，我再替你去说，有什不肯？事不宜迟，快快出去，候他便好。”

公子急急回寓，雇了牲口，着几个家人带了银子，同那人来到脱空庵。走进，甚是清静，里边进去，五间静室，鱼池花草，盆景假山，十分幽雅。只见一个老者，盘坐榻床上，三四个小厮，烹茶的、浇花的、焚香的，一个立在旁边。见那人进去，那老者略起一起身，依旧坐下。那人对老者说了一会儿，只见一个小厮出来，道：“哪一位是利爷？大老爷吩咐，请进相见。”公子听得一请，忙忙随了小厮走进，那老者立起身来，那人先接着对公子道：“这是许大老爷，方才利兄说要拜在门下，我已说过，就请相见。”公子就手持揭帖，忙忙跪下。老者就命小厮扶起，收了揭帖。公子又递上礼单，是礼仪千金。那老者笑嘻嘻地道：“老夫病躯，本欲告回养闲，蒙圣上命我在此静养一月。这一月内，一应事情不管。方才贾老来说，贤契要拜在老夫门下。老夫老迈无能，诚恐有负贤契，不敢应允。盛礼更不好受，只因贾老又说尊翁任扬州，要敝门生提拔照拂。我想：他是个江南巡按，贤契要拜他门下，他倒是多情的人，贤乔梓倒可以着实得他的力。只是他做人，清奇古怪的性子，他令舅还拿他不定，必要老夫在内介绍。老夫对他说，他果然不敢违拗。若不受你盛礼，只说老夫不肯代说，有心作难了。且权领在此。”命小厮将银子收过。公子就铺下红毡，拜了四拜，老者还了半礼，坐下，公子又细细恳求老者转恳按台。话才讲完，只见先前随按院小厮，拿了一个门生的帖子进来，道：“曾大老爷要见大老爷。”老者道：“请进！”那舅爷就扯了公子，到旁边一间屋内，道：“我们且这边略坐一坐，等许大人先说了，出来相见。”公子道：“是。”在门内一望，只见按台走进来，见了师生礼，坐在老者旁边。老者与他说了好一会儿，只听得巡按道：“老师吩咐，自当遵命，利生可在此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同令舅在内。”按院道：“既在此，就请出来相见。”小厮听说来请，二人同出。公子也与见老者一般，送礼拜见毕，按院收了，命坐。茶罢，开口道：“贤契之事，舍舅已先道达，今又蒙敝老师吩咐，我自然一一留心，到任之

后，贤契倘有什事要见我，可私打关节来，我值堂的叫王恩，现在在此，叫进来贤契一认，有话叫他传进。我着舍舅出来会你。”就叫过一个老家人来，吩咐道：“这利相公，是扬州知府的公子，今拜在我门下，你可认一认。倘有什话传进，你可急急代传，不许阻挠。”王恩领命，按院又对公子道：“京中耳目众多，你速速起身回去，不可再此耽搁，到我寓中窥探。倘被人看破，连我也不便。况我明后日也就出京了。”公子领命，怎敢有违？遂即拜别二位老师出来，那些小厮与王恩等，齐齐送出讨赏。公子也不敢轻慢，每人送他十二金，王恩加倍在外，又送舅爷四十金。别了回寓，急急收拾行李，连夜起身回扬州，共费去一万二千余金，对父亲说了。利图亦甚欢喜，道：“儿子做事妥当，如今是安如磐石了。”放心做去，更无忌惮。公子因拜了两个兴头老师，意气扬扬，愈加贪得无厌，放胆横行。谁知都被刑厅访去。

不数日，按院已到，各官迎接。独留刑听进去，细问利知府之事。刑听呈上款册，按院一看，大怒道：“这狗官，一门作恶，如此害民，罪不容诛矣。但未有告发，不好拿他一个。出示招告，必要将他一门处死，方能为百姓伸冤。将来还要借重年兄严讯，断要尽法重处的。”理刑领命辞出。

且说曾按院在京当面受了利公子一万银子，拜在门下，又有老师许大司农与舅爷再三说得停停当当，连接院自己，也满口应允。又叫他有事传与堂官王恩转达，王恩都叫他认明，真是一团好意。如何刚刚到任，又不曾有人告发，就忽然变了脸，反要去拿他，难道在理刑面前说假话么？谁知其中有多少缘故。哪里有什么许司农、贾舅爷与王恩等？原来是班京骗子、大光棍。见公子是不在行的，四处访问按院门路，被他们看破了，知按院又是一个新进书生，出入总是步行，不乘轿马，无人认得，他的寓所又人家甚多，屋宇甚广，前后通家，四通八达的。所以这班光棍，做成圈套，在城外赁了这个庵，连和尚都瞒了不知。公子如何知道？只说受了银子去，按台亲许，万妥万当，欢喜到家。哪知曾按院虽穷，是正经人，哪里有此事？正是运退黄金失，时衰鬼弄人。要知按院访拿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伤天理父子下狱 快民心姑媳遭殃

诗曰：

造恶终须报，只争早与迟。

居官无恻隐，保赤鲜仁慈。

但想盈囊橐，徒思括地皮。

按台口访日，万姓快心时。

话说按台行香、放告已毕，就发一掬密牌，仰扬州理刑，立拿贪官扬州府知府利图，摘印送监候讯。一面又发一告示招告。利图在衙，如何得知？那日

正坐堂审一桩屈事，是泰兴县一个穷秀才，自幼聘定一个妻子。地方上有个土豪，名强虎，看见她标致，定要讨她作妾。因女子父母不从，竟黑夜统众抢去，强逼成亲。幸那女子贞烈，寻死觅活，必不肯从。土豪就将她锁闭深房，着几个丫头仆妇，看守劝从。女子的父母就通知了女婿，大家出状，在县中告了。幸县官清廉，立刻提来审明，将女子断还了秀才。幸未失身，也不择日就做了亲。将土豪家人枷责，事已完了。谁知利公子访知，就着人打合土豪来告府状。那土豪因县中断了，正在气闷，果然告了府状，利图批准亲提。私与土豪讲，要五百金，包管断他作妾。土豪就送三百金，利图允从。公子又在外要一百两，后手又着人去说，老爷是没主见的，全要夫人大娘帮衬，每人要大珠一串，再无不妥。那土豪已上了恶马背，果又送了二十粒大珠，原合成五百之数。利图遂即出牌提人，土豪又贿嘱了差房，擒拿燕雀一般，将秀才夫妇，并女子的父母，立刻拿到。惊动了三学秀才，人人不服，来动公呈，被利图扯得粉碎。大骂道：“你们这班秀才，犹如疯狗一般，动不动就是公呈。做秀才的人，强占了人家女子，本府审了，还要通详各宪，你们自己各保前程，不要自来送死。”众秀才道：“且看你怎么样审？审得不公，我们去见按台，必要辩明的。”利图大笑道：“你们要见按台么？我叫你一个个都死在按台座下！”吩咐赶出去。那些秀才终是斯文人，怎经得衙役如狼似虎，赶了出去，就带土豪进审。那土豪前面原捏就一张卖契，买了一个硬中，说：“那女子久已买她，养作外宅，近来私自结识了这秀才，她父母得银卖奸，职员知道了，领了回去，那秀才不思自悔，反恃着县主情熟，挽通女子父母，倒告职员劫抢。县中一面情词，不问曲真，反将小妾断与奸夫，还将卖契扯去。情实不甘，求太老爷明断。”利图就叫唤秀才上来，不问清头，先骂道：“你这没行止的狗头，做了一个秀才，不思闭户读书，专想出入衙门，结交官府，奸淫妇女，谋占为妻，本府已经细细访实，你还有何辩么？”秀才道：“这明明是生员自幼聘定的妻子，那土豪谋娶不从，强劫抢回，蒙县父母，已经审实断还。生员岂是奸淫谋占之人？”利图道：“还要强辩，谁不知县官是你相熟，一面情词，胡图断结。本府今日审实你这狗头，死在目前，通详各宪，连那县家也不得干净，下去！”唤那女子上来，利图先将气鼓一拍，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父母卖与强虎为妾，就该安分相守才是。怎么又私通那秀才？廉耻丧尽，还不知自悔，竟安安稳稳，随了奸夫快活，难道没有皇法的么！你今日好好仍随强虎去，本府也不深究了，若再违拗，本府刑法厉害！”那女子道：“小妇人自幼父母许与秀才，明媒聘定，何曾卖与强虎？今蒙县主明断，父母主婚，何曾随什奸夫？”利图大怒道：“你这淫妇，在本府眼前，还敢强辩，恋着奸夫么？拶起来！”可怜那女子十指尖尖，被皂隶狠狠地扯出，套上拶指。吓得那父母急

急赶上叫屈。利图道：“我不叫你，谁许乱我堂规，把那两个狗男女也夹拶了，着他快快一齐招上来！”皂隶都是得了土豪贿赂的，官一吩咐，就将夹拶取到，将他夫妇二人，扯下要上。只见秀才大跳上堂，道：“是非曲直，也须细审，怎么得了强虎银子，将人乱拶乱夹，逼士人之妻为土豪之妾，难道没有皇法的！现今按院降临，岂无耳目？”利图恃着按院已经讲妥，便拍案大怒，道：“你说是个秀才，打你不得，如此放肆。我打且稍缓，取短夹棒来，先夹死你这狗头，不怕你按院处告了我来。”皂隶听说，果取过夹棒，要扯秀才的鞋袜。秀才强住不从。外边众生员闻知要夹秀才，也大闹起来。奈衙役众多，推住不容进去。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只见四府来到，众生员上前告诉。四府道：“诸生不必唬，本厅进去，自见分晓。”四府仪门下轿，也不候通报，望堂上直走。利图见四府不候通报，直闯进来，甚是奇怪。见已到堂下，只得走出座来，要上前相问。只听四府道：“堂翁请出印来！”利图大惊失色，还要更问。见四府取出按院密牌送看，一面就叫带来衙役，替太爷去了冠带，上了刑具，带去收监。只听得堂下看审的人，齐齐高叫：“天开眼了！”那秀才就上堂跪下，禀四府道：“生员自幼定的妻子，被土豪强抢了去，幸县父母断归。今强虎送五百金与利太爷，强要断去。今日不问曲直，非刑夹拶。若非太公祖老爷到来，生员已被夹死。望太公祖老爷作主。”刑厅道：“将强虎带着，本厅细审便了。”

且不说利图下监。且说公子在后堂看审，见刑厅忽来摘印，将父亲拿去，起初不知何故？细细一访，方知按院拿访的，心中大骇，道：“他受了我一万银子，还有许大司农与舅爷说妥，还当面许我，有话传与堂官王恩，说了叫舅爷出来会我。此言尚未一月，难道就忘了？就是忘记，也不该反来拿访。其中必有缘故。如今且到他辕门上，问一问再处。”当即赶到察院衙门，望辕门直闯，被把门军士盘问，只说要会堂官王大爷说话的。门皂见他体体面面，又要寻内里人讲话，只道果是官府有一脉的，不敢阻挡。来到号房，对上房一拱，便自通脚色说：“大老爷当面吩咐，叫我来寻堂官王恩，有一句话进，烦通报一声。”上房不敢隐瞒，将他的话向内禀知。巡按大怒道：“我正要拿他。只因未有告发，单拿利图下狱。怎么他自来投死？”吩咐拿下，打点开门。吓得公子失去三魂，想到人情奸险，一至于此。又一想，道：“他虽反面无情，当面受我一万银子，终是软胎，我总拼一死，当堂叫破，看他如何抵对！”言之未已，按台已坐堂叫带那光棍过来。公子只说按院还是得银子的，便大着胆跪上去。按院一看，见就是那年查关下船唬的人，拍案大怒道：“原来就是你这狗才！你父子济恶，本院正要拿你，你如何擅闯本院的辕门，冒称寻

堂官讲话，希图钻刺，难道不晓得本院是一尘不染的么？”叫剥去衣冠，先捆打四十，再慢慢地问他。公子听说，心中想道：“他明明得了我一万银子，还在公堂上撇清说一尘不染，分明要打死我以灭其迹，不如叫破了，也不过一死罢了。”公子见军牢来扯，便大喊道：“等我说明了，死也死得甘心。”巡按听了，止住道：“有什说明，容他快说。”公子道：“你点了巡按，盘费俱无，还欠了几千京债，没得还，难以出京。着贾舅爷在外寻门路，弄银子，来打合我送你一万银子，许提拔我父子。你的亲阿舅，晓得你做人，反复不肯相当，你又央你老师许大司农，在城外脱空庵过付，你又着堂官王恩与我相认，说有话叫我亲来寻他传进，叫舅爷出来会我。如今不指望你提拔，反一到就叫刑厅来拿我父亲，又无故将我要打，分明要打死了，以灭其迹。殊不知人迹可灭，天理难容，就死到阎罗殿前，也不肯甘休的。”巡按听了，大惊道：“你这狗才，想见了鬼了！叫书吏录了他的口供，本院奉旨钦点，现给有盘费，为何没有？又何曾欠什京债？我夫人姓施，并无兄弟，何来有姓贾的舅爷？若说我乡场老师，一个姓马，现放山东巡抚，一个姓竹，现任翰林院侍讲。会场老师，一个大学士方，一个都察院黄，何尝有姓许的？且朝中历来不曾有许大司农，可不句句都有假话，要污辱本院么？还说有什家人王恩，这话一发荒唐了。本院寒素传家，并无家人小厮，随身只有一个长班，谁人不知，敢于冒讲么？你且抬起头来，认一认本院，只怕本院认得你，你倒未必认得本院了。”公子听说吃了一惊。果抬头一看，哪里是京中拜见的？方大哭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小的该死。”按院道：“你认明了么？本院可是受你银子的？”公子连连磕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小的遇了京拐了，该死！该死！”巡按又命将遇拐细情，一一说上来，倘有半字隐瞒，取夹棒伺候。公子只得将京中之事，细细说上。按院道：“你夤缘贿嘱钦差，已该万死，今又无故污辱本院，罪更难容。如今还不甘服么！”吩咐捆起来，着实打。可怜公子一向娇养的，如何受得起按院的板子。打到二十，早已将死。按院就叫放起，带去收监。一面就拜疏，历呈利图父子恶迹，并带私行贿嘱京拐，冒污钦差，伏惟查究。又写一书与都察院黄老师，恳求严查积拐，以清官凭。黄公接到门生的书，适遇皇上将疏批发都察院严查，随即将脱空庵和尚密拿到私宅一审，招说并非通谋，事情果有。黄爷就着几个和尚改作俗装，随各门巡城御史，识认诸拐。三日内，果查出一人，即向日之假司农。唤来一夹，个个招出，立刻拿到。每人三十枷号两月。贿银追出修城。放明，面上各刺“积拐”二字，自后，京拐藏形，话不细表。

且说利图送到监中，心中气闷，还暗想：“按院得了银子，如何反过来拿我？须叫儿子去见他，拼得再送几万银子与他，偏要弄复了扬州府，将方才这些幸灾乐祸的人，个个处死方快。”正在思想，忽见禁子背人进来，一看却是儿

子，见打得这般光景，问他又不开口，细问禁子，方知是按院打的，更觉奇怪。直过了一会儿，公子方醒。利图一把抱住，道：“我儿，按院得了银子，不指望他提拔，怎忽反面无情，将我拿了，又将你打到这般光景。”公子道：“哪里是按院反复，总是孩儿该死，害了父亲了。”利图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公子逐将京中遇拐，并非按院，一一说明。利图方大惊大哭道：“如此说，我们是断然没命的了。须寄信出去，拿些银子来监中使用，衙门上打点。不知按院可有门路？”公子道：“据他堂上撇清说一尘不染。只有四府是他同年，先送些银子与他，要他转恳巡按，拼得送他一二万金，他见了银子，难道真个不要么？若果不要，还有一个顶大的门路，连接院都要弄坏他方住。”利图道：“若有这个门路，极妙的了。是哪个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前日在京闻，卢丞相权势最重，又极贪财。家中现有十数万银子，连夜打发母亲同妻子进京，送与他。还怕不妥么？”利图听了，正中欢喜，忽见一个家人急急赶进监来，大哭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，昨日摘印后，公子才走出外边，就有数万人将衙门围住，直打进来，夫人躲不及，被众人扯出，衣裳裙裤扯得精光，登时乱拳打死，可怜阴户都挖穿。幸喜大娘逃避得快，躲在后边粪窖里面，方才得免。直到四府急急赶来安民，方才渐渐退去。可怜衙中抢得罄空，莫说银钱一些没有，就要一只箸、一丝布也没有了。夫人精赤条条，死在血泊之中，衣衾棺木全无，老奴只得到至诚会中，领了一口棺木，身上脱下一件布衫，将就掩盖盛殓了。百姓还要来打材，亏车老爷押去埋了。可怜大娘，直至众人散后，方才爬起，虽未伤命，满身蛆虫、臭粪，又无衣换，又无汤洗，只得到荷池中，将满身衣裳裙裤一齐脱去，洗净身体。又将衣服等逐件洗濯，可怜脚带内，都是蛆虫，衣服洗了，又无日晒。老奴只得将些打坏的什物，烧起烘干，与大娘穿了。那些丫鬟、小厮、家人、仆妇等，见这光景，也趋势早早掳了些东西逃去了。只剩得老奴与大娘房中一个小燕，还恐百姓再要打来。衙中又一无所有了，晚上同了大娘，私自出来，借住在段门子家。那门子还甚是可恶，夜间竟来调戏大娘，被我说了几句，还受他多少气。今早要到四府去禀他，谁知有数百人到按台处告老爷，都发在四府收，正在嚷闹，吓得老奴急急赶来禀知。”家人话未说完，利图一交晕倒，吓得公子老仆，急急相救。正是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未知利图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追赃银招攀亲父 雇乳母得遇故人

诗曰：

恻隐人皆有，胡为尔独无？

不思孽自作，生父也相诬。

仁孝膺多福，贪残鲜有终。

妍媸难强合，天遣两相逢。

话说利图闻言晕去，急急唤救。奈老年人痛入骨内，连叫不醒。禁子急去报官，着官医生看脉，已经无救。四府验过，着地方买棺，在牢洞拖出殓了。四府又恐百姓还要来打材，立刻叫扛到坛中，乱葬地上壅埋。可怜利图与刁氏，贪财刻薄，做到四品黄堂，只落得死同一日，葬同一处，便是他终身受用了。

且说公子原是打得半死的人，今见父母都死，银子什物抢空，妻子又借住门子家，据老仆说，门子当夜就来调戏她。想妻子又是个最淫的。前月生了儿子，刚刚满月，闻说儿子又被众人吓死了。那段门子生得甚是清秀，我曾弄过他后庭，妻子如何不爱他？如今一室同居，干柴烈火，焉能无染。我虽不死，亦无面目见人。况众人纷纷告状，父亲已死，少不得是我受罪，只求早死，反得干净。哭了一会儿，也就昏去。禁子急急通了病呈，到第三日，也呜呼了。按院准了许多状词，款款是实，件件是据，赃银不计其数，发在四府严讯。就是那穷秀才，也有一状。这是四府目见的，先提来一讯，将强虎重处，秀才夫妇释放还家。又罚强虎银一百两，助秀才为灯火之资。其余状词，因利图夫妻父子俱死，家产已被抢光，无从追究了。只查向年解府比下的钱粮，侵欺了万余金。又状子里边，有几张牵连他媳妇林氏，私得赃银有一千余金。理刑见林氏尚在，难于宽释，差人提讯。谁知林氏被段门子藏在家中，竟如夫妇一般。林氏也忘了翁姑丈夫，重新调脂弄粉，与门子快活。老家人见她不成器，也各寻头路去了。今差人要拿林氏，竟无处寻访，被众百姓日夜察访，访知段门子藏在家中，便齐齐赶到他家。那时天色微明，门尚未开，被众人打进，见林氏与门子并头相抱而睡，梦中惊醒，被众人扯去单被，两个精赤条条，将绳一总捆了，扛到街上，齐齐动手要打。幸亏差人知道，赶来道：“众位不要动手，有事在官解去，少不得死。”众人见说，也就住手，只不许他穿衣裤，就精赤捆了，解进四府。刑厅急急坐堂，见这光景，不觉感叹，就叫皂隶将两人放开，将衣裳与他穿了。然后抽签，先各打二十迎风板。将门子枷号示众，候详定夺。林氏却有千余金赃物，并他公公侵欺钱粮万余金，在她身上追比。立刻唤齐原告，一一证实，送监立限带比。可怜爱珠小姐，自恃才貌双全，不知怎样好处？谁知今日精赤条条，公堂受责，送进监中，无银使用，还受禁子许多凌辱，就该深知愧悔才是。怎奈其心甚毒，想：“我在此受罪，银子又无，爹爹家中甚好，不如扳他出来，一万五千不怕不替我上。”主意定了，到追比时，起初抵赖，刚说要拶，便道：“小妇人银子，都寄在父亲处。”刑厅道：“你父亲是谁？住在哪里？”林氏道：“父亲名唤林攀贵，住在苏州府阊门外。”刑厅立刻禀知按台，一张宪牌，仰苏州府立拿林攀贵解讯。

且说林员外向来结交官府，佃户不敢欠他租，放债九扣三分，无人敢少。所以一日富一日，增起数万家产。因嫁大女，赔去数千金。奉承金家，又赠去数千金。历年钱粮，与粮房做首尾，不曾大完。后因亲翁做了粮道，正思得志施为。不想一扇宪牌，一张告示，将门封锁，出头不得，反弄到租也欠了，债也少了，钱粮尽行放出来了。欲要申诉，那些佃户债户动不动倒以“恃势欺人”四字装头，似乎是他痛腿，官府也不便认真。至于钱粮，更无处申诉，只得重完一倍，弄得家中渐渐坏了。幸喜新粮道到，方敢出头。今正闲坐在家，忽见三四个差人赶进，将铁索往员外颈上一套，员外大惊道：“我又无罪，如何锁我？”差人道：“你想是梦还未醒？私藏了数万钦赃，按院发牌立拿的钦犯，还说无罪？”员外反笑起来，道：“这等说，历位走差了！我家又无人做官，何来钦赃？”差人道：“放屁，我们人也不知拿过多少，怎得有错？现有宪牌，是你女儿亲口招扳的，说你女婿有数万银子，藏在你家，怎么诈呆不认，反说我们走差。”员外一想，道：“是了。我闻得金状元得罪了卢丞相，自然被他弄坏，无瑕扳扯我的了。我想无瑕虽不是我女儿，我这样待她，也不该如此忘恩负义。”便对差人道：“我家安分守己，何曾寄人的银子？若说女儿招扳我，只两个女儿，小女还在家未嫁，大女儿现嫁与扬州府利大爷的公子，并没有第三个女儿了。”差人道：“呸！如今招扳你的，正是扬州府的媳妇，难道不是你的女儿？这却不差了。”员外大惊道：“利太爷现在做官，怎说女儿扳我？”差人道：“你还不知么？”随将利家的事从摘印送监，夫妻父子身死，并他女儿门子家捉出，此赃招扳，细细说知。员外听了，又气又羞，又喜又急，喜他如此刻薄，该有此报，急着自己被扳，怎得干净。只得将银子打发了差人，带了千金连夜同差人起身，来到扬州四府投到。刑厅知利家一无所有，钱粮系钦赃，断不能免，闻攀贵手中果好，且系他女儿亲口招扳的，便着在他身上追完，当日也寄了监。员外一到监中，见了女儿，便大骂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我自小当宝贝一般养大了你，将你许与金家。金家偶然落难，生了疯癩，也有好的日子，你就立意不肯嫁他。你母亲埋怨我，你不劝也罢了，又将我十分抢白，逼得我走头无路，一命几乎送去。幸亏无瑕肯代你嫁去，你看她小小妮子，倒有见识，说读书之人，鱼龙变化，倘病愈成名，虑你翻悔。亏你还说就中了状元，也情愿让你做状元夫人。她竟安心相守，绝不憎嫌。哪知病愈，果中状元，真个做了状元夫人，好不兴头，还不自大。惟你这贱人，自己拣一个丈夫，先奸后娶，全无羞耻，反自扬扬得意。偶然公公署了粮道的印，我好意备一副盛礼来贺你，你反撵掇公公不要理我。这也罢了，又叫公公发一扇牌、一张告示，弄得我走投无路，我只道你富贵千年不认爹娘了，谁知今日天败，人亡家破，你又去结识门子，被人捉破，出尽了丑。索性不认父母也

罢了，怎么又扳扯了我，你何曾有银子寄我家，枉口作古，良心丧尽，看你怎么样死？”爱珠道：“爹爹不要破口，若好好替我完了赃银，还留你一个性命，若破口再骂，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不算手段。”员外道：“真只是真，假只是假，不怕你这小贱人。”两个争论，被禁子劝住。

明日带比，爱珠果然一口咬煞，说公公的银子都寄在他家，四五万有余。刑厅道：“别的赃还可缓，朝廷的钱粮是迟不得的。快快交上。”员外再三分辩，爱珠道：“爹爹，不是我女儿不替你隐瞒，只为受刑不起，没奈何实说的。现有二万银子是女儿亲手交你的，女婿送来的在外，如今只求你先替我上了一万四千钦赃，余剩的若蒙太老爷宽缓，悉听你几时还我罢。”员外对面一啐，道：“你这贱人，莫非热昏了，银子是哪一只手交我的？”刑厅道：“是你嫡亲女儿，若没有，怎好招扳你，你若不招，本厅就要用刑了。”员外道：“银子实不曾有，叫小的如何招？”刑厅就叫夹起来，夹棍一上，员外杀猪一般叫喊。爱珠全无怜惜之心，还一口咬定，员外受刑不起，只得认了愿赔。刑厅便着差人押了，限半月交上。

员外到家，将田产住房，尽行变卖了，凑得一万六千银子，同差人到扬州交上，连使用色平齐头用完。刑厅见一万几千银子果然依限交足，疑心寄银是真。还要将赃银一并押在他身上，哪知员外已倾家荡产，就夹死也无可奈何了。刑厅倒有宽免之意，奈爱珠还不肯轻放。那日又当带比，又要动刑。员外情极哀告道：“小人其实受刑不起了，望太爷看女婿面上，饶恕了罢。”刑厅只道就说利公子，便道：“如今是你女儿在此证你，怎说倒看女婿面上？”员外道：“着二女婿面上。”刑厅道：“二女婿是谁？”员外道：“是新科状元金玉。”刑厅听了一惊，道：“状元是你女婿么？”员外道：“正是。”刑厅叫取同年录出来一查，见果是娶林氏苏州林攀贵女。便对员外道：“你何不早讲。我看你也苦了，只是你女儿这赃银如何出处？”员外道：“这是她自作自受，小的也顾不得。”刑厅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去罢。”员外谢了出去，爱珠还来证他。刑厅大怒，道：“这事明明是屈的，你见你父亲手中好，不过要他替你上些银子，本厅见你没有得上，他是你父亲，代上些也平常，所以着他身上替你上了一万五千钦赃。他的家产也完了，你还要我追比他，天下也没有你这狼心狗肺的妇人。即使他果然有你的银子，也没有女儿证父亲的理，我晓得你家银子，都被众人抢散了，想你也上不起，本厅替你报一个家产尽绝详上去，候按台批详下来，看你的造化。”当晚就做了详文详上去。数日后批下来，赃银免追。林氏与小燕官卖银八十两，限二十日缴。刑厅见批详一下，就将二人发官媒婆沈妈家，限半个月交银八十两。

沈婆奉刑厅之命，同二人到家，日日外边寻主顾，奈地主上人，一则因价

钱贵，二则历前日段门子家精赤了捉到刑厅，打了二十，后来又知她扳了亲父，人人都道她没廉耻，没良心的恶妇，哪个还要她？所以直到限期已满，差人催逼，弄得沈媒婆也没奈何。爱珠也情急，适遇无瑕要雇乳母，稳婆说起，石道全带银来看。道全虽常到林家，却从不曾看见过爱珠，爱珠虽晓得石道全也从不曾见他的面，且听说征西大元帅的夫人要讨，哪里晓得就是无瑕。当时道全看中，各人欢喜，就同到刑厅，交了银子，领了官票，谢了差人等。天色已晚，路又远，就叫了三乘小轿，连道全也坐了一乘，正要起身，只见稳婆也叫了一乘小轿，要送下船。道全见天色已晚，恐城门要关，再三谢她。稳婆道：“不妨。城门上我们收生有常例的，半夜三更都开的。”爱珠因害羞，也巴不得她送去。遂一同上轿，顷刻到船。周氏与丫头们都已睡熟，只无瑕尚未睡着，见道全下船，说人已讨来了，无瑕便坐在床上，只见稳婆先进房舱说：“夫人恭喜，人已讨成了。我说甚好，太爷一看果然中意，急急交兑银子，给起官票来。已经晚了，惊动夫人。”夫人道：“反说了。夜晚劳重妈妈又来，却是不当。”稳婆道：“夫人说哪里话，夫人托了我，怎敢不来回复，况我们收生是半夜三更出入惯的。”就对着爱珠、小燕道：“两个姐姐过来磕夫人的头。”爱珠只得同了小燕向着夫人磕了四个头。夫人因身子还软弱，不及细看，说一声：“起来罢。”你道两下见了，如何不认得？原来无瑕新产，把包头齐眉扎了，又晚间坐在床上，如何看得亲切。爱珠一向是点脂搽粉、绫罗锦绣，妆得美人一般的。今在监中多时，又发到媒婆家半月，身上衣衫褴褛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绝无本来面目。夫人又未细看，如何认得？道全就封了一个赏封，四封轿钱，打发稳婆去了，就对爱珠道：“夫人辛苦要睡了，你两个且到后舱与丫头们权睡了一夜，明日夫人打发你被铺另睡便了。”爱珠到此，已比媒婆家与监中快活多了，将将就就，在丫头等脚后板上和衣睡了。见天微明，就起来，问丫头们借木梳梳头，丫头们都在梦中，道：“为何这般早？梳具都在桌上，你梳就是了。”爱珠一看见各色都有，就重施脂粉，再整云鬟，许久不梳的头，重将香油梳刷，依旧美人一般。又替小燕也梳了，方见丫头起来。彼此一相，各吃一惊。丫头道：“你好像我家大小姐，与小燕如何到此？”爱珠也道：“你好像我家秋桂、春杏，如何也在此？”春杏道：“我两个是院君送来服事夫人的。小姐嫁利老爷家甚是兴头，如何这般光景？”爱珠道：“我的话一言难尽。且问你夫人与我家绝无亲戚，院君为何把你们送来服事她？”秋桂道：“小姐难道不知？”就对着爱珠耳上低低将夫人根脚说出，弄得爱珠犹如痴呆一般，满肚懊悔满脸羞耻。正是：饶伊掬尽湘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不知夫人见了爱珠如何相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拷梅香一讯知情

词曰：

主婢相逢，今朝翻转真悲恸。凭天播弄，坠落钗头凤。还想兴戎，巧语将情控。真惶恐，一场春梦，究竟成何用？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爱珠闻知夫人根蒂，遂将自己始末假言说明。便道：“夫人既是无瑕，怎么公然受我磕头？”春杏道：“她做人最谦虚，连我们都不当丫环看待。何况小姐？昨晚一定不知，我去对她说，看是如何。”遂到房舱对夫人道：“昨日讨来的原来就是爱珠小姐，夫人可知道么？”夫人道：“休得胡说，闻小姐嫁到利家，公公现任为官，如何卖身？”春杏道：“她说公公做官清廉，巡按贪酷，无银送他，被他拿访，一门处死，还将她与小燕官卖银八十两。夫人不信，唤来一问便知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是小姐，如何说唤，快去请来。”春杏出去，果同小姐进来。夫人一见，忙道：“原来果是小姐，奴家不知，多多得罪，贱体虚弱，不能起床，望小姐恕罪，快请小姐坐了。”小姐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只怕不好坐得。”夫人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？昨晚限于不知，已经开罪，今既知道，奴家倒无坐位，小姐如何反说？一到家即送小姐到员外院君处便了。”小姐道：“多蒙夫人厚情，感戴不尽。若说送我回家，我是断断不去的。但愿与夫人始终相同罢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小姐果肯与奴家终身相叙，是极妙的了。奴家情愿虚左以让。”两个说说话话，倒也投机。原来一个是真心，一个是假意。彼时爱珠实无好处去，只得权时骗好了夫人再处。夫人却是老实人，见小姐如此，便也真心相待。不数日到苏州，夫人满拟林员外一家必来，不想到家两日，探望者甚多，独不见林家一人来到，心中疑惑，即刻着人去问候，回来说：“林家房子已卖。都说为了官事，产业尽去，到别处完了案，到家带了妻女一齐出门去了。”又说：“不知何往。”夫人大惊道：“员外安分家居，何来有别处？官司既已妥当，为何反又出门？可怜两个老人家这些年纪，怎受得风霜之苦。”不觉伤感了一会儿，倒是爱珠闻知心上暗喜，若然相见，必无好处。幸夫人相待甚厚，快活过去。

光阴迅速，倏忽又经数月。忽报西边大捷，不数日，又报状元班师，封镇西侯，石有光封大将军，一同钦赐归里，然后到任。道全夫妇欢喜，是不待言。夫人更觉大喜，想官人既封侯爵，该有三宫六院，爱珠小姐原是他原聘，虽悔亲另嫁，今幸重归我家，看她口气，也欲同嫁官人，将来正好使她重续前盟。官人义气深重，决不恋新忘旧。小姐与我甚好，决不忘情负义。即使让她作正，亦理所当然。只官人看了节义最重，若与说明，决然不要，莫如只说是我结义姊妹，立誓同归一处，骗他成了亲，慢慢说明便了。主意已定。未几状元到家，各官出郭迎接，前呼后拥，八人宪轿，先自回家，然后打发职事轿马，迎接父母妹子。夫人方知公婆无恙，一同到家，随与状元一齐墙门跪接。彦

庵夫妇久知媳妇贤德，一见好不欢喜。未几，房族亲朋向来不理他的，今见他富贵封侯，尽来拜贺，状元极意周旋，无一点骄矜之气。急急上坟祭祖，设席请人，足足忙了半个多月。夫人每欲劝他娶小姐，奈到家未有半刻之闲，难于开口，直至事情稍定，夫妻闲坐，夫人道：“妾身有一事久欲与相公商议，因未闲空，未敢启齿，万万不可违拗。”状元道：“夫人说哪里话，下官的性命、官爵皆系夫人成全，有什么话说，怎敢违拗？”夫人道：“如此极妙的了。别事决不敢越分相强，妾身有个结义姊妹，与奴同庚，曾与立誓生死相同。向因家贫无瑕及此，高发后正要对你说，又忽有皇命出征，今幸得胜封侯。诸侯原该有三宫六院，故将姊妹久已接回，望相公成全，择日成婚，一则此女终身有托，二则妾身可以朝夕相依，不负前盟，岂不一举而三得么？”状元听说大惊道：“夫人何出此言？我与你夫妻相合，情义最深，终身相守，犹恐报答不尽，虽蒙圣上封侯，不过派得浮名，犹如戏场上的纱帽，一时热闹而已，怎么认起真来，说什三宫六院。自后切勿再言，下官必不相从，徒伤夫妇之谊。”夫人道：“妾身与她立誓在前，今相公决意不从，置此女于何地？”状元道：“这有何难，待下官替她为媒，许她一个好丈夫。夫人既与结义，多赠她些妆资，以后至亲往来，岂不情义兼到么？”夫人道：“此计虽好，妾身终要与她同事相公，方得称心，望相公曲从为妙。”状元道：“这个断难从容。”说完竟出去了。夫人见丈夫劝不转，只得又假设一计，去求公婆，说媳妇有句说话，要求公婆作主。彦庵夫妇道：“媳妇有什么说话，我们自然依你的。”夫人道：“媳妇因身子虚弱，常常有病，前日将相公与媳妇的八字到星家一算，说相公命硬，该犯重妻，媳妇命薄，不应独主中馈，当另娶一人帮助，方得齐眉。媳妇自幼原有一个结义姊妹，两下立誓，终始必要相同适遇，媳妇命又如此，相公又封侯爵，原该有三宫六院，媳妇久已将姊妹接在家中，公婆亦曾看见，今早劝相公成就，苦苦不从，特来恳求公婆作主。”彦庵夫妇道：“别的事我自然替你作主，独此事只怕不妥。”夫人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彦庵夫妇道：“你官人前日曾对我说，当初江中得命，全亏俞德。后到家娶亲时，满身疯癩，命在呼吸。若非媳妇多方调治，朝夕勤劳，不顾性命，不辞辛苦，性命必然难保。今日功成名遂，父子相逢，皆汝之力。此恩此德，没世不忘，怎肯重婚另娶，想来说也徒然。”夫人道：“铺床叠被，亲操井臼，做妻子的理当服侍，有什么恩德。但既蒙相公悬念，就该为媳妇算计，倘果依星士所言，一旦丧命，上不能奉事公婆，下不能抚养儿子，有负相公恩情，岂不反害着媳妇了。”彦庵道：“媳妇既如此说，我们就对孩儿说便了。只是我见那女子虽生得标致，嘴口浇薄，面肉横生，两眼邪视，行步轻佻，恐是个不情之女，媳妇也须斟酌，不要后来懊悔。”夫人道：“她就不情，媳妇终守此义，决无懊悔。”

彦庵道：“贤哉媳妇！我待孩儿进来对他说便了。”未几，云程进来，彦庵果将媳妇之言一说。云程必意固辞，说：“媳妇如此贤德，岂有不寿之理，算命之言，何足为凭。孩儿向年一病几死，若非媳妇调治，焉有今日？彼时已在神前立誓，终身断不二色。况今媳妇已经有子，可免无后之虑。若因富贵而悔誓盟，此心何以对天地而治万民，故宁受违命之罪，决不敢为负义之人，望爹爹母亲相谅。”彦庵夫妇齐道：“好媳妇劝夫娶妾，绝无妒忌之心，孩儿立身守义，全无贪色之念，不是媳妇也配不得孩儿，不是孩儿也配不得媳妇，难得，难得，真吾门之幸也。”随将儿子之言对媳妇说了，夫人也无可奈何，思欲慢慢再劝他。

哪知爱珠小姐久已怨之不了，骂之不绝。原来云程到家时，爱珠先私自偷看，见他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绝非利公子轻佻形状，十分爱慕，思想他系父母自幼许的丈夫，懊悔退了，反作成无瑕这贱人受用，心实不甘。起初还望无瑕撮合，重续前盟，便好慢慢离间了他，不怕不弄到独主乾坤。谁知到家已久，只见他夫妻相好，朝欢暮乐，绝不将她提起。至于夫人极意周旋，她却全然不知，故想一会儿云程，便骂一会儿无瑕。

一日忍耐不住，知云程书房在花园中，便私自走进，希图闯见云程，便可通情。一直来到书房，见无人在内，台上图书满案，走到台前，将书翻看了一会儿，无情无绪，见旁有榻床，便去睡倒榻上，恨不得云程走进，相抱同睡，方才快心。哪知云程果然来到，见榻床上睡一少年美貌女子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姑娘何来？如何睡我床上，莫非花月之妖么？”爱珠急急立起，相告道：“相公堂堂侯府，花妖月魅，谁敢轻入？”云程道：“既非妖魅，男女有别。此是我的书室，难道不怕旁人议论么？古语云：‘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。’怎么独自睡我书房？”爱珠道：“奴家有许多苦情，来到园中散闷，适见书室无人，偶尔进来一看，不知相公到来，有失回避，不厌絮烦，请自坐了，侍奴细细告禀。”云程道：“有什苦情，快快说来，尚可效力，自当为汝申冤。”爱珠大喜，正要扭捏些话迷惑云程，谁知口还未开，忽见一个丫头走进说：“夫人请侯爷讲话。”云程便起身对爱珠道：“我进去有事，你有话迟日讲罢。”说完竟同丫头进去了。弄得爱珠一团高兴化为冰冷，又气又恨。

原来云程虽无邪念，爱珠听他说话竟道有情。夫人来请实出无心，爱珠亦认作有意，如何不恨？只得闷闷回房，将夫人足足咒了三日三夜，恨不得咒死了让她。又想云程临别曾说有话迟日讲罢。这明明是厌她，她倒认说约她迟日再去。故念念不忘，时时察访，访着云程独在书房，竟不顾羞耻闯将进去。云程一见便喝道：“你究竟是谁家女子，前日无心到此，这也罢了。今又如何有意闯入书斋，是何道理？”爱珠道：“奴家有多少苦情，前日即欲告知相公

，因相公有事进去，未及控诉。今特来细细禀知。”云程道：“我与你水米无交，你的苦情何必苦苦要告诉我。况我有夫人在内，她做人最是贤德，你有话只合禀知夫人，等夫人转述才是，如何竟到书斋？终属不便，快快出去。”爱珠道：“奴家到此已经数月，夫人岂不知道。若肯为我周旋，早早对相公说了，何待今日自来告禀。”云程道：“如此说你莫非夫人所说的结义姊妹么？若是结义姊妹，就是我的姨娘了，有话一发该向夫人说了，阿姨怎好与姊夫面谈，快请进去。”爱珠道：“相公你还不知，被人欺瞒哩，我与夫人哪里是什么结义姊妹，你开口是贤德夫人，闭口是贤德夫人，还不知她的根蒂哩。”云程道：“我夫人是林员外的女儿爱珠小姐。怎不知她的根蒂。”爱珠道：“尚早哩，我便是林爱珠小姐，是你幼年原聘的夫人，她是我房中服侍的丫环，名唤无瑕，做人最不正气，常与小厮儿玩耍，有了私胎，我爹娘要处死她，是奴相救，怎说是贤德夫人？”云程道：“胡说，你既是林小姐，彼时我来迎娶你，如何不嫁来，倒把丫环代替么？”爱珠假意啼哭道：“你不提起也罢，提起来，叫我好不伤心！从来一丝为定，千金不移，奴家自许与君，便是君家的人了。谁知爹娘误传公婆凶信，又见相公贫病相连，遂起赖婚之意，逼奴改嫁。奴家决意不从，受了许多打骂，奈系生身父母，拗他不过，只得效钱玉莲故事，到半塘桥投河自尽。遇着扬州沈妈妈在杭州进香，转来船泊半塘，将奴救起，见她是个孤身寡居，遂认为母女，随到淮扬。只道她是好人，谁知住了三年，竟将奴与小燕私自卖银八十两。闻说卖与征西大元帅的夫人。奴家本欲到船依旧投河自尽，直至下船一看，原来就是无瑕。问起根由，方知爹娘见奴死节，难于回你，将她假作奴家嫁你的。我想奴家千贞万烈，为你守节，她倒现成做了夫人，心中不甘，要等你回来说破。她情极再三求我，情愿让还夫人，自居侧室，我倒也罢了。谁知相公到家一月，绝不提起，今日若不自言，此心何日得白。”云程道：“此言即真，你也只好怨父母误你，我却不知。今日夫人皇封已受，名份已正，说也迟了。”爱珠走近一步，竟将手搭在云程肩上，道：“相公怎说迟了，皇封虽受，原是封林氏的。她一向冒受，今日理应归还原主。若说名份，我原是主，她原是婢，今日将她作妾，也不屈了她，若虑她不肯，相公现居侯位，这样不正气女子，就将她处死也不为过。”云程大怒，将她手推去，说：“休得胡说，看你这样形状，胡言乱道，也不像个贞节女子，快快出去，待我细细访实再处。”

爱珠还想歪缠，忽见一个小厮进来禀道：“抚院请酒，已着中军官登门三次矣。”云程道：“何不早讲。”吩咐打轿，随即更衣上轿，一面对小厮道：“以后着你在园门看守，方才这女人不许放进，若再到我书房，重责三十。”小厮答应看守不题。

且说爱珠又讨了一场惶恐，心犹不死。想两番都被人闯破，哪有这般不凑巧，必然都是无瑕这贱人有意叫来的，此仇不可不报。只须再将几句巧语去打动他，谅无不妥。正是但知利口巧如三尺剑，哪知灯蛾赴火自烧身。要知爱珠又思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正纲常法斩淫邪 存厚道强言恩义

词曰：

鱼目有时眯眼，燕石终非难辨。识者岂无人，现真形。孰正孰邪分界，除恶除淫莫怪，掣剑斩妖魔，不饶它。右调《昭君怨》

话说爱珠小姐到园中，讨了两次怠慢，心上终放不下云程，眠思梦想，一夜不曾合眼，又做了许多巧话，思量再去引诱云程。候至饭后，要到园中。谁知未到园门，正要走进，只见一个小厮急急阻住，道：“不要进去，侯爷在书房内有事。”爱珠道：“我是进去得的，不要你管。”说完又要跨进，被小厮一把扯住，道：“侯爷吩咐，独不许你进去，若放了你进去，要打三十板哩。”爱珠道：“放屁！你道我是何人，如此放肆。”小厮道：“你不过是夫人的结义姊妹罢了，也不该开口就骂我放肆。”爱珠道：“我哪里是什么夫人结义的姊妹，我是侯爷原聘的夫人，如今的夫人是我的使女。你休得听了她的话来得罪我，我若对侯爷说了，叫你死在我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要走进。被小厮一把又扯出，道：“呸！我倒为夫人面上，好好地与你说。若论侯爷，你便想他，他却不来想你，你这样要迁就人，不如来就我小厮，倒还用得你着哩。”爱珠大怒，正要发作。只见一个丫环，提了一篮花在园中走出。爱珠看见，一发大怒道：“现在她们进去，怎么我独进去不得？”小厮道：“她是奉夫人之命进去采花，你却是献花。侯爷正恼你胡缠，独不许你进去，别的原因。他请你收了这邪念，向别处去寻人罢。侯爷是缠不上的，休得要讨出丑。”爱珠听了，又羞又恼又恨，欲与小厮争闹。又来往之人不绝，都掩口而笑，不好意思，只得闷闷而回。欲要不去，又舍不下云程。欲要再去，又恐受小厮的气。千思万算，忽想道：“那小厮一定是无瑕这贱人吩咐了他，独阻我一人，金郎哪里知道？我想金郎虽见我的貌，还不曾晓得我的才，那小厮听了无瑕只阻我一人，丫环原不阻挡，我不免做诗一首，再教了小燕的话，叫她送进去。饶他佛菩萨，也不怕他不动心。”算计已定，就做诗一首，又词一首，极言自己为他守节之苦，又责他宠爱丫环，负她情义之意。做完就叫小燕来，细细教了她说话。打听云程独在书房，就着她将诗词送进。原来小厮为云程吩咐，果然只阻爱珠一人，小燕并不阻挡，一脚竟到书房，见云程独自一人在内，便走进去磕了四个头，呈上诗词。云程一手接诗，一面就问道：“你是谁家使女，此字是谁人着你送来的？”小燕道：“小婢是林家使女，名唤小燕。此

字是我家爱珠小姐着我送来的。”云程道：“我与你小姐并无瓜葛，如何送字来与我看？你小小年纪，敢作红娘的故事么？可知我却不是张生，休得认差了人。”小燕道：“我小姐也不比莺莺，小婢也不是红娘。小姐说她是侯爷自幼聘定的夫人，为因守节不肯改嫁，受了许多苦楚，要求侯爷不负前盟之意，请侯爷看诗便知。”云程果将诗词一看。诗曰：

妾是林家真爱珠，为君守节历崎岖。

从今重结鸳鸯带，婢窃夫人应让吾。

后又有词一首。词曰：

守贞以俟，不是逢场聊作戏。喜得重圆，犹恨他人占我先。当年原聘灯下凭，君仔细认。才貌绝殊，自识林家真爱珠。右调是《减字木兰花》词。

看完大笑，思道：“诗才果好，只诗意甚是不通。不说他爹娘负我，反说我负了她。且看她如此轻狂举动，也不像个正经守节之人。且前日对我说夫人许多不正气的话，我想夫人十六岁嫁来，犹然处子。至今六七年，相处相敬如宾，一言不苟，岂是不正之人？即此一言，可见她的话就不实了。我前日正欲细访，奈又不好问得夫人，其余又无人可问。今看小燕必然尽知，但好好问她，必然教了来的，须将刑法吓她，方能吓出实情。”算计已定，就问小燕道：“你还是自幼服侍小姐的，还是远来随她的？”小燕道：“我爹娘就是林家的人，小婢生长出来就服侍小姐的。”云程道：“既自幼服侍小姐，则小姐前后事情自然都知道的了，可细细说与我知道。”原来小姐的一片假话都教了小燕来的。小燕不慌不忙，依小姐先前的话一字不改述了一遍。云程道：“据你说，沈妈妈将小姐与你一同卖来的，难道当初小姐出去投河，你也随去投河的么？”此一剥，小燕却未曾打点，停了一会儿道：“小姐去投河，小婢随去劝她，幸遇沈妈相救，便随着去的。”云程道：“这就假话了。小姐说我夫人也在她房中服侍的，那时你只八九岁，夫人已有十六岁了，怎么你八九岁的尚知去劝她，难道年长的倒不去劝她么？”小燕道：“那时夫人已睡熟了，实是不知。”云程道：“难道你小小年纪倒不想睡？况且你若无知，决然不去，你果有知，就该报知员外院君，即不然也该对夫人说知，大家劝转，岂有八九岁的丫头就能劝她转来么？一派都是鬼话，还不从直讲来，若再半字支吾，叫你先受我拶指的刑法。”小燕道：“实是句句真言，并不敢欺瞒侯爷。”云程道：“还说真言么？”叫小厮将这小贱人拶起来。小厮便将拶指扯出，小燕两手套上，轻轻一收，小燕已杀猪一般大叫道：“小婢实是初进来的，以前之事实是不知，望侯爷饶恕。”云程道：“胡说，你方才明明说自幼在她家生长的，如今又说初进来的，这等可恶，收起来！”小厮又狠狠一收。小燕道：“侯爷饶命！小婢实是受刑不起。”云程道：“只要你细细直讲，自然放你，若再

支吾，莫说拶断你手指，我还有宝剑在此，要斫你的头哩！”小燕道：“若是小婢直说，小姐知道刑法，也当不起，还求侯爷饶命。”云程道：“不妨，有我在，直说了保你无事。”小燕一想，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索性尽行说明，就死还可稍缓。遂将学师说亲时，院君吵闹，小姐要去寻死，员外情极，缢死救活。当时小姐不肯嫁，侯爷又要娶，退又不能退，只得将如今夫人代嫁的一一说来。云程道：“夫人究竟是何等样人，果是与你一般服侍小姐的么？”小燕道：“我是他家生的，夫人是外边讨来的，就是石太爷的女儿。”云程道：“哪个石太爷？”小燕道：“就是住在此石将军的太爷。”云程道：“是几岁上卖来的？她为何要卖？”小燕道：“夫人十二岁上，石太爷医死了人，送在监里，夫人卖身救父，员外院君讨来服侍小姐的。”云程道：“代嫁之后，小姐便怎么样？”小燕又要支吾，云程拔出宝剑就要斫。吓得小燕就将荷亭避暑，利公子闯入私通，先奸后娶，随翁上任，直说到巡按拿访，百姓打闹，一门俱死，小姐躲避，私通门子，被人捉出，理刑责打，比赃扳父，以至父女成仇。云程止住，道：“闻员外院君甚是爱她，何不好说，却去扳他？”

小燕又将员外备礼来贺，小姐拒绝不见，又给示封门一番，结怨于前，故难好说，后又发沈婆家官卖，夫人不知，讨下船认出，如何相待，一一说完。云程一想道：“此言一些不差，我在扬州经过，怪不得曾车二年兄向我请罪，说得罪令亲。我心中不解，原来就是此事。这样恶妇，岂容一刻存留。”吩咐将小燕放了拶，正要算计处治爱珠。

谁知爱珠见小燕去了许久不来，自己走来打听。见小厮不在园门，竟走到书房，正听得将小燕放拶，心中一吓，恐小燕说破，急急赶进，意欲还去胡缠。谁知云程正在大怒，一见爱珠走进，不觉怒上加怒，赶上一把头发扯倒，提起宝剑就要杀。吓得爱珠连连哀求，云程要她自己供招，小燕见势头不好，急急赶进求救夫人。夫人闻知也大惊，急急赶到书房，见丈夫扯着爱珠，只是要杀。夫人上前相劝说：“相公有话好讲，为何提刀弄剑起来？”云程道：“夫人，我与你相处多年，难道还不晓得我性情，前日还亏你骗我，说什么结义姊妹，劝我收她，幸而我有主意，决意不从。倘然收了，可不被她污辱尽了。快请进去，不要管她，我断要杀这淫妇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且请息怒。小姐即有不是，罪不至于杀身，还宜从容斟酌。”云程道：“夫人怎说她罪不至于杀身？若论其罪，万刚犹轻，今将她一刀杀死，还便宜了她哩。”爱珠道：“奴家有什罪，求相公讲一明白，使奴死也甘心。”云程道：“你要我讲明白，只怕你的罪擢发难数哩。你且听着，女人最重名节，你也晓得一丝为定，千金不移。你自幼许我，见我贫穷有病，就寻死觅活，不肯嫁我，致父亲情极自缢，还

骗我说守节投河。你的节在哪里？罪之一也；女人又最重廉耻，你独处园中，私通利氏之子，先奸后娶，廉耻丧尽，罪之二也；为人要有仁心，你嫁到利家，随翁任所，见翁姑丈大贪财害民，你就该劝谏，怎反助纣为虐，百姓尽皆切齿，仁心何在？罪之三也；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，你不见夫人因父有难，情愿卖身救父，虽一时有屈，如今现受一品皇封，上天何曾亏负她？你这贱人，公公偶署道印，你父亲备礼来贺，即使你公公轻薄他，你还该暗地周全，怎反从中阻挠，拒绝不认，即此一端，就该天雷打死，罪之四也；自古说：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你与利公子先奸后娶，臭味相投，也可谓情深义重的了，怎么丈夫还在狱中，你就私通，下贱忘义，贪淫至此极矣！罪之五也；人最不可忘本，你被百姓捉出理刑，责比追赃，把父母体面丧尽，他不怨你也罢了，你反损害亲父破家荡产，奔走他方，罪之六也；为人要知恩义，你发媒婆家官卖，地方上知你淫恶，无人要你。亏夫人讨你来家，又待以上宾，还劝我收你，此恩此德，天高地厚，怎反在我面前离间她，恩将仇报，罪之七也；为人要识时务，你已背盟失节，只合安分悔过，如何连次到我书斋，希图狐媚惑人。岂知我秉烛云长，焉能受汝狐媚，罪之八也；为人良心不可丧尽，夫人节义自守，忠孝兼全，卖身代嫁，一则为亲，二则为你，嫁到我家，见我贫穷恶疾，绝未憎嫌，数年同处，相敬如宾，从未一语入邪。你就说她许多不正，良心丧尽，罪之九也；心肠不可太毒，莫说夫人待你如此恩德，即使有仇，还该稍存厚道，怎就叫我杀她，人心恶毒一至于此，罪之十也。即此十罪，死有余辜矣，还有何辩么？”吓得爱珠一字难言，惟有跪地哀求乞命而已。

夫人急急上前止住，道：“相公数说小姐十罪，奴家也不敢与辩，但妾代相公算计，也有三不可杀。”云程道：“为何有三不可杀？”夫人道：“朝廷特赐上方宝剑，要你斩除贪官污吏，势恶土豪，如何发轫之始，先斩一妇人，可不轻了圣上所赐么，一不可杀；二则小姐曾许过相公，虽则背盟，原将奴代嫁，后来员外院君许多厚赠，皆小姐面上来的，相公须看员外院君情面，二不可杀；三则妾身在他家数年，小姐相待甚好，今又是妾身留她在此，若然杀了，知道的还说小姐不好，为相公所杀。不知道的，定然说奴家妒忌，撻掇相公杀的，叫我这妒忌不义之名，何处分辩？还望相公看奴薄面，断断不可轻杀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也跪下去代求。云程看见，急急扶起，道：“夫人难道不知，下官岂是刻薄的人？只因此女恶毒已极，若不早除，必多大害。”说完又要杀下。夫人道：“相公既不听奴所劝，奴家根蒂已露，你堂堂侯府，奴家出身微贱，如何受你的封诰，你须早早另娶，妾身即当退守空门，看经念佛，以终天年便了。”云程道：“夫人何出此言。松柏虽好，不过岁寒，如何见其独盛？夫人若不卖身，何由见你的孝？下官若非贫穷生病，何由见你的义？这正是

天公要成就你我姻缘，幻出许多更变，使魑魅自现，玉石顿分。至于偶尔屈身，一发无害，不见韩信亦曾受辱于跨下，伍员亦曾吹箫于吴市，后来各建大功，谁人道他微贱？况你原是旧家，不过救父心急，屈身行孝，正是你的好处，下官正思报答深恩，夫人何反多疑？若必要救这贱人，我就看夫人面上饶她一死，但本境断难容留，叫小厮将我令箭一枝，着旗牌官押交汛地，捱铺递解，逐出境外交令。”小厮答应押出，夫人还想再劝，见人已押出，知难挽回，急急进去，取银十两、衣裳两套，送与爱珠，执手宽慰。爱珠此时也知夫人一片真心待她，彼此悲伤而别。

且说云程发去爱珠之后，就将前后细情一一禀知父母，请出石道全夫妇两亲翁亲母交拜了，然后又同夫人重新拜见岳翁岳母，并与有光拜认了，即舅设席，合家欢会，然后择日起身上任。亲族邻友闻知，家家送礼，个个请酒。又有本地乡绅官府俱来送行，云程一概致谢。因想一路去，各官迎送缠扰，必然耽搁，恐违限期，遂打发家眷从水路慢慢到任，自己先带了铁纯钢、石有光并诸将士，从陆路先行。正是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要知一路风光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报深恩破庙重兴 逢故旧穷途得志

诗曰：

书生未遇莫相轻，到得峥嵘恩怨明。

回想当年受惠处，万金不惜答深恩。

堪叹穷途难自支，忍教骨肉暂分离。

当年势利今何在，犹幸他乡遇故知。

话说夫人等在水路，慢慢而行。且说云程率领兵将在陆路而行，早到陕西界口。许多兵将迎接，前呼后拥，十分威武。不觉已到向年养病之所，云程想起拂尘情义，要思报答，吩咐住轿。走进庙中，拂尘不见。只见许多人扯着无虚要打，还有多少人拿着锄头钉耙要拆毁圣像。见有兵将官府进庙，不知何故，只得住手。无虚脱身，忙躲入灶窝中发颤，想道：“只说卢太师已死，其势败了，徒弟与他争论，被他捉去，今日竟来拆庙，我还说地方或有公论，不想他又到哪里请了些兵将来，今番断要占去的了。”

你道无虚为何如此说？原来那庙是前朝皇帝造与国师住的，庙基有二十余亩，大殿有六七座，后有花园、山水、池亭、台阁，无粮香火田一千言，道士数十房，第一兴头的大庙。只因近了卢太师的庄子，渐渐谋去一半，后来势大，竟全占去了。道士稍有违拗，非打即骂，吓得尽行逃散。只存小屋数间，无虚师徒住之房，即云程养病处也。不想卢太师赐死后，城中大房子尽行籍没去了，只存这庄子并占庙中的无粮田。亏府尊是他家门生，县尊是他家长随出身

，替他朋比隐漏，未开籍没之内。卢公子扶柩归里，就住在庄上，请地师看地安葬。地师看到庙基，道：“此地就是个大地，目下正该兴旺，若葬了真穴，富贵不必说，只怕做到帝王还不止哩。”公子大喜，道：“此地总是我家的，查听点穴就是。”地师又四边一看，看到无虚的住屋，便道：“真穴在此屋内。”公子就对无虚说，要他出去，拆毁造坟，吓得无虚开口不得。拂尘道：“大爷阴地不如心地好，劝你将就些罢，不要想别人的，连自己的都送去了。”公子见他说话有因，明明道破他隐漏之意，便大怒道：“这道士可恶，送到县中去，叫知县送他在监中处死他。一面就叫做工的拆去神像，老道若放肆，也打他一个死。”家人领命，果将拂尘捉去，领了做工的来拆圣像，打老道。适遇云程到来，住手细问，方知是镇西侯，晓得是太师的对手，急急赶回报知公子去了。无虚哪里知道，还疑卢家叫来的兵将。

谁知云程进庙，先问拂尘，众人不敢答应，去扯无虚出来，吓得无虚竟要钻入灶堂中去。云程见无人答应，自己走进，见众人乱扯无虚，无虚惊慌躲避，便喝退众人，笑对无虚道：“老道不须害怕，你当初说死了百十年来做护法的金云程在此。”无虚听说，举眼一看，虽然气象不同，声音面貌还认得，见他蟒袍玉带，知己做了大官，只得起来磕头乞命。云程扶起道：“我昔年在此受你徒弟大恩，又吵闹了圣像。曾许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今日特来报谢还愿，谁来计较你。你徒弟在哪里？快请出来相会。”无虚闻言，方大喜道：“如此说，神圣果然有灵。”随将庙宇始末，卢家以前谋占，今欲拆毁造坟，将徒弟捉去送监，一一禀知。云程道：“卢家已经籍没，如何他儿子还敢如此横行，难道地方官不畏王法，敢助他作恶么？”无虚道：“府太爷是他家门生，县太爷是他家长随出身，谁敢拗他。”云程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叫旗牌将令箭一枝，速着府县官立拿卢公子。并请拂尘师立刻到来，毋得迟误。

旗牌官得令，先到府，后到县，宣说令旨，吓得府县魂魄俱无，知镇西侯是卢家对头，怎敢还顾情面。一面就差人卢家拿人，一面就亲到监中请出拂尘，求他在镇西侯面前方便。拂尘竟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镇西侯是何人？如何反要他方便？未几，差人回复。卢公子先有家人报知，投河身死，尸首现在。其余家属尽行逃散，不知去向。府县更觉惊慌，只得同了拂尘到庙回复。只见镇西侯远远望见拂尘，亲自下阶，一把手扯了，道：“老师可还认得本爵么？十年前在此蒙你收留大恩，今日特来奉谢。”拂尘举眼一看，方知镇西侯就是金公子，心中大喜，连忙跪下磕头，道：“原来是金侯爷，向日多多得罪，怎敢云谢。”云程急急扶起，命他同坐。拂尘决意不敢，被强不过，只得在旁坐了。云程就唤府县来，骂道：“你这两个狗官，朝廷命你做府县，叫你替百姓伸冤理枉，不曾叫你替卢家做鹰犬。卢公子何在？”府县官连连磕头，道：“卢

公子先有家人报知，侯爷要拿他，情极投河身死，家人尽皆逃散，获到解上。”云程道：“明明是你放走了，敢来欺瞒本爵么？左右拿下，带到衙门重究。”拂尘慌忙跪下，道：“在府县官徇情，固当重究，但他二人，实受卢家大恩，见他势败尚不有负，也是一点好处，况公子实系身死，尸首可验，望侯爷宽恕。”云程道：“既师父讨饶，造化了他，好好回衙去罢。”打发府县去后，对拂尘道：“方才你师父说你庙基地有二十余亩，无粮田有一千亩，都被卢家占去，本爵到任，即仰藩司清理付还。”还说：“庙貌尚有图样可查，可叫各匠公估照式造起，要费多少钱粮，本爵先着俞德送万金来，将就造起，慢慢收下田租，本爵再当凑来，恢复旧业便了。”拂尘连连磕头称谢。云程当付银一百两为香烛之资，然后拜辞神像，起身到任去了。吓得地方上向来欺道士的尽来请罪贺喜，将一个究道士登时抬在九霄云上。连无虚也把徒弟奉承得了不得，道他“眼力如何这般好，这般一个穷病鬼，留他住在此三年，早晚烧茶送水服侍他，我心上厌他不过，只怪徒弟多事，雾星碎语不知说了多少。临去时亏你还说将来全仗他护法，我说等他护法好死了百十年了。哪知未及十年，就做了侯爷。若不是他来，此时圣像也毁去了。我与你性命也难保了。看起来竟是一个大护法，以后我再不作主了。”拂尘道：“落难之人，原不可轻贱他的，从来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彼时不救他的难，今天谁来救我的难？”无虚就取出庙图，叫各匠估了作料。一月后，俞德果将一万银子送来。拂尘接着大喜，彼此称谢，择日兴工，不半年已草草成局，三年之后竟依式造完。当初逃散的道士尽来归附，比以前更兴旺，竟成了一个圣境。拂尘一无所事，日夜打坐修真，直活得一百余岁，无疾而终。死时香闻数里，一月而散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金夫人随即也就同了翁姑父母，下船起身，一路趁便游山玩景。一日，船到汉口，驿前正要查点人夫，只见岸上有几个花子，捉着一个老花子在那里厮打，口中道：“你既不当官，就不该到此地来叫化，夺我们的生意。”又听得老者道：“叫化天下去得，我是别处人，暂时流落在此讨饭，又不吃你驿里的钱粮，如何要我扯捺。”众花子道：“放你娘的臭屁！你既是别处人，只该在别处讨饭吃，谁许你在我地方上来讨？”齐齐扯住要打，适值俞德上岸出恭，下船看见，心中不平，上前喝住，众花子见是镇西侯船上大叔，便不敢动手，要上前告诉。那老者也要上前告诉，把俞德一相，道：“大爷好似苏州俞大叔么？”俞德也将他一相，道：“你莫非是林员外么？”老者道：“我正是苏州林攀贵。大叔因何到此？”俞德道：“原来果是员外。夫人一到家，就着人相请，说员外为了官司，家产变卖，出门去了。夫人不胜悬念。怎么流落在此？”员外道：“夫人一向好么？大老爷可曾回来了？”俞德道：“员外还不知么？大老爷又已得胜还朝，封为镇西侯，已经上任去了。夫人与太老爷、太

夫人从水路上任，都在船内。”员外大喜，又大惊，道：“原来夫人在此，请问太老爷是谁？”俞德道：“就是我家太老爷了。”遂将彦庵被盗留住，父子相逢同归的话说了，便道：“员外请少待，我下船去禀知太老爷与夫人，拿衣服来换了，请下船相会。”说完，急急下船去了。那些众花子听说，尽皆吓死。早有一人报知驿丞，驿丞也心慌，赶来问员外道：“你与镇西侯有亲么？”员外道：“镇西侯是我嫡嫡亲亲的女婿，我女儿夫人现在船中，方才大叔已下船去说了。”吓得驿丞连忙跪倒，众花子齐齐磕头，道：“有眼不识泰山，望太爷饶恕。”员外道：“要我饶你们也不难，只是你们方才把我衣服都扯破了，我身边积聚几两银子都抢去了，快快赔还了我便罢。”驿丞明知他要诈银子，急取出两锭银子，叫众花子也急急凑出，共成四两，送与员外方住。

只见俞德已拿了衣帽靴袜上来，与员外换了，一同下船。先到彦庵船上，彦庵已在舱门迎接，道：“亲翁久违了。”员外一拱直打到地，道：“亲翁太老爷，恭喜，贺喜！末亲没有一日不想念，今日幸会，使末亲与有荣矣。”彦庵道：“小弟江中遇盗，小儿患病颠连，久已不齿于俦类，幸赖媳妇贤德，石亲翁医治，侥幸得有今日，怎如令爱才貌双全，令坦贵介公子令亲翁本省上台共荣，更当何如？小弟正要恭贺。”员外听说，吓得开口不得，惟有连连打拱，局促不安。彦庵方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亲翁不必如此，以前之事，我已尽知，不关亲翁薄情，都是令爱看事不破，只道贫穷的终是贫穷，富贵的终于富贵。哪知总有命在，幸亏替身甚好，小儿倒因祸得福，遇此佳偶，连性命功名都是她成就的。然亦亏亲翁屡次厚赠，方有盘费考试，小儿也决不相负的。请问亲翁何故远出？近况若何？宝眷何在？”员外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小女不肖，亲翁尽知，末亲也不敢相瞒。末亲家中也颇颇过得，都是这贱人起初兴头不认，后来扳害累赔。害得寸草无存，安身无地。多蒙令郎以前家信回来，约我进京共享荣华。彼时有事未去，后来无处安身，带了敝房小女，意欲到令郎处暂且安身。不想到京，令郎出征去了，夫人又回来了，只得依旧回家。来到此地，盘费已尽，至亲三口，进退无门，幸遇白衣庵女僧留敝房小女相帮，末亲系男人不便留住，独自一个，只得求乞度日。今遇太老爷，犹如绝处逢生了。”彦庵道：“好说。既是亲母、小令爱在庵，可一齐接下船，同到西安再处。”员外连连叩谢。

夫人在那边船上闻员外与公公会过，即着人请过船相会，重诉苦情。夫人十分伤感，就着俞德带了秋佳、春杏，唤两乘轿子并衣服首饰，随员外到庵迎接院君和二小姐。

且说院君、小姐在庵，那些尼姑好不恶刻，一日只与她们几碗薄粥，粗重生活都要她做，还道做得不好，不时打骂赶逐，二人苦无去处，只得隐忍。那

日正因扛水偶然失脚，泼湿地上，尼姑等齐齐打骂，要赶她出来。院君、小姐跪着相求，适值员外等叩门进去看见，便道：“院君、女儿快起来，有出头日了。”院君抬头一看，见员外大帽乌靴，身穿华服，后随两个女子，满身绸绢，急与小姐立起，上前一看，认得是秋桂、春杏。急问：“你们从何到此？”二人道：“小婢奉夫人之命，特来迎接院君、小姐。毡包内首饰衣服，请院君、小姐更换。轿子在外，快请下船。”院君道：“夫人回家已久，怎么船才到此？”春杏道：“夫人京中到家已半年多了，如今大老爷得胜还朝，封镇西侯已上任去了。今夫人到陕西任上去哩。”院君大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喜，可喜！”即打开毡包，见衣服首饰甚是齐整，母女二人换了。正要上轿，只见众尼姑问明来历，各各惊慌，齐向院君、小姐请罪。院君不理，小姐道：“人情世态，个个如此。我们向日流落无依，也亏师父们收留，母亲决不计较，快快请起，不要使我们反觉不安。”尼姑俱磕头道：“小姐如此大量，将来定然宏福齐天。”母女二人上轿，不片刻已到船中。夫人迎接下船，说：“母亲小姐来了么，我前日一到家，就着人奉候，说一家都出门去了，甚是悬念。”院君道：“多谢我儿夫人，恭喜贤婿高封显爵，我儿诰封一品，方知相士之言一些不差。只我那大狐狸不知怎么样了？如今小女儿终身尚无着落，相士曾说她有夫人之份，全仗我儿夫人提携。”夫人道：“小姐之事，一到任所，与相公商议，包她一位夫人便了。只大小姐说起，实是可伤。”院君道：“我儿夫人，你晓得她的下落么？”夫人便从官卖讨回，直说到她自己说破，被杀被逐则住。院君道：“真正天下第一个贱人了。夫人如此待她，她反自己说破，难怪贤婿要杀她，那时夫人不该劝，这样贱人，忘廉丧耻，杀了倒干净，如今到别处去，又不知怎样害人哩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外边掌号开船。在路迅速，不久已到西安。云程已着诸将等远远迎接，自己也摆了半朝銮驾出来相迎。正是一子受皇恩，合家食天禄。未知到任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宫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两忠遇难

诗曰：

姻缘难逆料，造化常颠倒。
才貌自矜夸，一败如秋草。
曾笑妹无才，容颜欠姣好。
岂敢嫁公卿，只堪乐綦缟。
谁知赋桃夭，居然一大老。
虽非美而文，统兵守丰镐。
海寇猝难平，朝廷命征讨。

一战又成功，合门加旌表。

孰谓相无凭，于今分白皂。

女子别贞淫，配偶天然巧。

话说金云程接进父母、妻子并岳父母、员外、院君、小姐等，到得衙署。众人一看，只见堂高数丈，屋宇深沉，房屋百间，尽是雕梁画栋；园庭一座，无非台阁亭池，左右数间公馆，铁、石二将分居门前；一带班房，书皂轮班各守；赞堂的都是文臣武将，袍甲鲜明；守门的尽皆刽子军牢，刀枪森列；内堂中一派笙箫鼓乐，华筵上早陈海味珍馐。接风家宴已毕，外边贺礼纷纷。云程一概不受，足足又忙半月。

一日，理事稍暇，云程到父母处问候了一会，来到夫人房中闲坐。夫人就说起林家二小姐，道：“她才貌虽则中平，恭容德性色色俱全，大非阿姊轻狂体态。那年李铁嘴曾相她有夫人之份，看来实像一位夫人之相。我曾许她到任后与相公商议，替她为媒，不知相公可有处成全她否？”云程道：“夫人既看中意，许她为媒。下官倒想着一人在此，年又相当，嫁去实是一位夫人了。”

夫人道：“是谁？”云程道：“就是令弟尚未有亲，说成岂不是一位夫人？”夫人道：“好便甚好，只恐家寒，兄弟粗蠢，员外、院君未必肯。”云程道：“夫人说哪里话，岳父原是旧家，大舅一身本事，已受皇封，将来正未可量。员外、院君有什不肯，只不知小姐可有此福否？夫人且去与岳父母、大舅商酌，下官先禀明了父母，就与员外、院君说便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多谢相公盛情，妾身就对爹娘兄弟说知。候相公回音定夺。”云程随即到父母处，将此事禀知，要代林小姐与大舅做媒。彦庵听说大赞道：“二人正当男婚女嫁之时，门户又相当，年纪又相若，实是一对好姻缘。我儿正该速速为媒才是。我也有一事正要与你说知，你妹子年纪也长成了，还未许人。我看来没有个中意的女婿，只有铁纯钢年纪相当。原与我家世谊，又是我的学生，且一家性命全亏他母子保全，算来甚好，只自己不便启齿，须得一个媒人便好。”云程道：“果然甚好，要媒人不若就烦岳父便了。”彦庵道：“我儿之言有理，你可先与员外说妥，去回复你岳父，就好烦他为媒了。”云程领命，就到员外处请出员外、院君。见礼毕，院君道：“贤婿唤愚夫妇出来，不知有何话说？”云程道：“有一头亲事，小婿要代小姨作伐，不知岳父母尊意若何？”员外、院君齐道：“贤婿作伐，自然极妙的了，有什不从？但不知是哪家？”云程道：“就是石家大舅，他年纪与小姨同庚，正当婚嫁之时。小婿方才与夫人商议，夫人说只恐大舅生得粗蠢，岳父母不愿。小婿特来请教。”员外、院君大喜，道：“夫人怎说这话，只恐小女丑陋，不堪为将军之配，倘蒙不弃，是小女之福，听凭择日成婚便了。”云程就别了员外，来到石道全处，夫人已先说妥

，道全夫妇亦甚欢喜。云程又将父亲之言，托道全到铁纯钢处为媒，道全随即过去与纯钢说知。纯钢更觉欢喜，一则向来看见元姑小姐美貌端庄，心中久已爱慕，只为自己难于启齿；二则因云程已封侯爵，他的品级相悬，诚恐不肯，不敢开口。今见道全一说，正合己怀。便道：“小姐系侯府千金，金枝玉叶，小将系标下将士，怎敢仰攀？”道全道：“小婿曾说将军原系世谊，况敝亲翁全仗将军保全，感恩不浅，彼此相德，何必过谦。”道全遂即回复了云程。又请出彦庵说了，就择吉成亲。四个新人，恰好都是同年，就选了十一月初三日大吉。云程急急备办妹子妆奁，并代林小姐也一色备完。到初三日，两对新人齐齐打扮，堂前金鼓喧天，席上笙歌迭奏，众官送礼庆贺，诸将备酒送房，两边俱十分热闹。当夜合衾成欢，夫妻恩爱不言可知，自此以后，有光就将员外夫妇接到自己署中居住。安闲快乐，铁嘴所言，半子之靠却又应了。

且说云程到任一年，治民察吏，井井有条，考将练兵，时时不倦。军民相得，百姓欢娱，正是一载化成，中外悦服，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学师金诚斋那年丁忧到家，守孝三年，起服补了江宁府学教授。未及一年，特举了卓异，升任钱塘县尹，清廉正直，抚字心劳，万民欢庆。方及两载，就升了湖州府同知，驻扎乌镇。刚刚到任，适遇海塘冲倒，抚院就差他料理修治。一则他官运亨通，二则他才略原好，不上一年，工程告完，塘岸修起。上台因他有功，就题了府。又未几，转了道，镇守台湾等处要缺。到任之时，四方平静，民安物阜，甚是安闲。地方还有一个总兵镇守，那总兵姓李，武艺高强，手下参游千把不计其数，马步军兵数万有余。海中虽常有贼盗窃发，总兵不过差几个兵卒杀出，便望风逃避去了。从来不以为意，所以守道衙门虽兼武备，从无惊扰。所入也有限，在诚斋原非贪利之人，见衙门清淡，倒喜安闲快乐，自谓得所。谁知一年之后，海船造反，报到总兵衙门，总兵也不以为意，差一个千总两个把总，带了兵将迎敌。刚刚一阵，被他杀死者一半，活捉者一半，只逃得几个回来报知。吓得总兵大惊，道：“向来海贼最是无用，我军从未失利，今日如何全军覆没，却是何故？”报子道：“大老爷不知，向来海贼不过恃武艺相杀，谅他在水中强横，登陆地就完了。如今不知哪里来了一个贼头陀，好生厉害。头带一个金箍，发披数尺余长，两耳四个金环大如茶杯，面如锅底，手似乌鸦，身穿一领火烈袈裟，颈挂一串骷髅念珠，手持两口丧门宝剑，对人念咒，禀气不足的，一咒便死；禀气强盛的，被他一咒也就痴呆了。所以我军厮杀并未弱他，都被这贼头陀念咒咒死了一半，一半被他捉去，以致全军覆没。小的若非见机早走，也被咒死了。望大老爷早作准备，不可轻看了他。”总兵道：“胡说，天下哪有咒得死的人，还是他们玩敌致败，你可再去打听。我这里一面知会道爷，一面亲自领兵征剿便了。”

报子领命自去。总兵当即通知诚斋，传齐诸将，即日祭旗起兵，来到海边。只见海船一字摆开，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，船头上个个金盔亮甲，枪刀密布，大非向日光景。总兵恃着武艺高强，兵多将广，也不在心上，遣将摆开阵势，杀上前去。贼兵见官兵杀来，也齐齐上岸对敌，两军相杀三十余合，贼兵枪法已乱，急急收兵。总兵恐果有头陀念咒，不敢追上前去，也鸣金收军，得胜回城。着人打听贼船犹然摆开，并不逃去，心中疑惑道：“向来这班海贼一败就望风逃去了，如今不逃，必有所恃。倘果头陀邪术咒人，我军为之惶惑，如何是好？”急到守道署中商议。诚斋出接，道：“闻得海贼横行，邪术咒人，昨差兵将征剿，都入其术中，本道亦甚惶惑。今幸老总戎亲临监阵，一战得胜。足见小鬼跳梁，只欺得无名小将。头陀邪术，亦只咒得软弱军兵，一遇老总戎英雄武艺，直直行兵，邪术何能相犯？本道亦蒙覆庇，可喜，可贺！”总兵道：“道爷休得过奖。小弟此来，正是为此，要求道爷斟酌一个御敌之法。”诚斋道：“以老总戎之英雄武艺，谅这海贼一战潜踪，何须本道商酌。况本道虽备员分守，实系起家学博，武事未谙。向年同事姑苏老总戎所素知，不识有何斟酌？”总兵道：“道爷不知，那些贼子，莫说武艺平常，即使十分强勇，也能抵敌得过。只是他向来窃发，一战而逃，今已大败，仍然耀武扬威，必有所恃，想来头陀之言信不谬矣。弟虽系武夫，但知一往直入，那邪术咒诅，无由破法，兵书有云：‘将在谋而不在勇。’昔年诸葛武侯，原不过草芦中一个书生，后来先主请出，拜为军师，鼎分天下，全系武侯掌略之中。故上阵厮杀虽用武将当先，帐中经略，实赖书生妙计。请道爷算一妙策，弟依计而行，岂不全美。”

诚斋细细一想，忽大笑道：“老总戎方才说武侯神算，倒触着了本道一个小计，不知有济否？”总兵道：“道爷妙计，必然不差，请道其详。”诚斋道：“吾闻武侯曾有木牛流马之法，如念头陀必要对面咒人，不若吩咐军中，连夜赶做数百木人木马，人用金盔亮甲，马足都用车盘，马腹可以藏人，马口俱藏火炮。老总戎调兵出战，待他杀败逃去，须大震金鼓，喊叫追赶，就将木人木马拨动机关，假作人马追在海边，使彼一时莫辨。头陀必在船头弄拨，那时马口火炮齐发，不怕头陀贼船不弹为齑粉。此计不知可好？请老总戎商酌定夺。”总兵大喜道：“人说读书人胸藏甲冑，信不谬也。弟虽有武艺，只知上阵相杀，哪有这些神机妙算。今闻道爷妙策，谅这贼头陀指日可破矣。望道爷画一图样，连夜着木匠做就便了。”诚斋当即画就木人木马图，送到总兵处，总兵果叫木匠连夜做就，肚内果可藏人，拨动机关，走如飞马，远至百步，便看不出是真是假。马口俱藏火炮，一一妥当。正要出兵，算来神出鬼没，虽有奸恶头陀，怎逃马口神炮。谁知不应木马成功，点兵时，忽有一个马兵谄狗儿酒

醉不到，总兵大怒道：“行兵之际，岂容临点不到，发令箭一枝，整整绑赴辕门，斩首示众。”内有一兵与狗儿有亲，急急报知。狗儿自知难免，趁令箭未到，先逃到海船，将木人木马之计，一一报知，以为进身之地。头陀海贼闻知，尽吃一惊，道：“此计果然厉害，幸邹狗儿报知，不然我军尽入局中矣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速点兵将百员，埋伏海口，候他木马追来时，可将木马尽行拨转，使向彼军跑去，火炮一发，岂不反皆弹死。”算计已定，就发兵对敌。

总兵哪里知道，原用前计，将木人木马去，谁知将近海口，被伏兵拨转木马，反向本阵赶回，火炮齐发，吓得兵将急急躲避，已弹死大半。总兵急急收兵入城。知为邹狗儿所卖，无可如何，惟有闭城固守，与守道连夜做就文书报知。督扶达部又修成疏章，奏知皇上，请发救兵。皇上见疏，大惊道：“台湾系江浙门户，台湾若失，江浙危矣。”速命大臣会议，发兵救应要紧。当有兵部尚书启奏道：“臣昨观来文云：海贼屡战屡败，甚是无用，即一总兵李绍基足堪抵敌，无用救兵接应。所虑者头陀邪术厉害，无人敢当，故请兵相助。今观在朝诸将，武艺高强者虽多，能灭邪破法者鲜有。只有镇西侯金玉与左右二将铁纯钢、石有光，昔年萧化龙造反，道人妖法更比头陀厉害，皆赖彼三人之力，一朝破法斩除。今若要破头陀，除此三人，无人可去，不识圣意若何？”皇上迟疑半晌，道：“卿所举虽是，但西安亦系要地，况平定未久，若将兵马撤回，诚恐余贼乘机窃发，危害不浅，必要想一两全之策为妙。”早有左丞相出班：“启奏吾皇，臣闻圣虑果是不差，但尚书所举，亦不为谬。依臣遇见，将军铁纯钢久居西安，民情地理素所熟悉，不若使他权护镇西侯印信，镇守西安。将军石有光武艺甚好，可命征海之任。镇西侯金玉正直无私，邪魅不能相犯，可为监军之职，前往破法，岂不一举而三得乎。不识圣意若何？”皇上道：“卿言甚是有理，可速传旨镇西侯金玉，加封靖海公，带领兵马，速征台湾，监军破法。其镇西侯印信着将军铁纯钢署理，镇守西安。将军石有光封征海大将军，带领兵马前往台湾，征伐海寇。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赏。”旨意一出，兵部即刻着人飞马赍到西安。

金玉闻知，同铁、石二将接过圣旨，见旨意紧急，又知台湾守道就是诚斋，危在旦夕，遂即将印信、兵符、令箭交与纯钢署理，自同有光拜别父母，急要点将起身。彦庵知道，立刻写书一封寄候诚斋。夫人道：“妾身向年曾许天竺香愿，至今未还。今相公既往浙江，妾可好同到杭州，还了香愿，何如？”金玉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一则旨意紧急，二则伯父有难，刻不容缓，岂能带得家眷。夫人既要还愿，可禀知公婆前去便了。我若侥幸成功，或者在彼相会也不可。说完，遂同有光领兵去了。正是欲报君恩又兼私谊，未知此去

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破妖术故旧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义

词曰：

荡平东海乱，天竺酬香愿。会合证前因，眼前休认真。人生难预料，祸福由心召。论相纵无讹，其如阴鹭何。右调《醉公子》

话说金玉与有光拜别父母夫人，连夜进兵马不停蹄，人不着枕，早到浙江界内。有光在前，金玉压后，只见高岗上一个道者迎将下来，对着有光道：“将军一向好么？可还认得贫道否？”有光仔细一看，虽略有些面善，一时再想不起。道者道：“贫道十五年前，曾在尊府谈相，原说过尊相到十年之后必然前程远大，那时富贵了，不要不认得我。如今将军果应吾言，却又果然不认得贫道了。”有光一想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师父是铁嘴先生么？几时出了家，如此打扮，叫我如何认得？”铁嘴道：“贫道的师父原道家之祖，今在天竺修真练性，贫道随着学些内养功夫，所以也出了家。今日将军兵马匆匆，无暇细谈，迟日在天竺相候一会罢。”有光道：“师父且请稍缓，我如今领兵讨贼，不知胜负若何，请为我看一看气色何如？”铁嘴道：“不消看得，此去马到成功，还有故人相会，我当初许你二三品前程，今观尊相，满面险鹭纹，只怕功名还不止一品哩。只是一说此去头陀咒法厉害，须当预作准备。”有光道：“便闻得头陀法术厉害，不知如何准备好。”铁嘴道：“靖海公现有我师父赠他的万去教主玉印在身，邪术原不能相犯。至于将军与兵将等，可书太上老君四字，藏于盔内，邪术亦不能相犯矣。只须将兵马分调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包管他一人不及。只旁边另有海船三只，内中俱系所擒官将，不可有伤，牢牢记着，后边监军来了，速速前去。贫道在天竺奉候便了。”将手一拱，飘然而去。有光还要再问，已不知去向。

适遇监军到来，有光就将遇见铁嘴之言，一一禀知。金玉深悔来迟，未得一见，然所闻破术之法，心中大喜。幸印衣原带在此，将近台湾，立刻亲书太上老君四字数千余张，散与众兵将，各藏盔内，然后依计调发兵马杀上不题。且说李总兵、金守道自从拜了告急请兵疏章，闭城固守。匝月以来，城中粮草将尽，民间柴米俱无。贼兵见城中不敢出战，愈觉铁桶一般围住，日夜攻打，势甚危迫。总兵见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想守也是死，战也是死，不如趁粮草未绝之时，出城一战，倘侥幸成功，固然甚好，即使战败身亡，也尽我为臣一点报国之心。算计已定，急点兵将，开城杀出，贼兵见官兵突然杀出，恐又有计，倒吃一惊，只得上前迎敌，战未数十余合，贼兵大败逃去。谁知总兵预知他杀败就逃，恃着头陀在船念咒，便先拨兵马半路埋伏，阻其去路，首尾夹攻，不使到船。贼兵哪里知道，果入局中，官兵大胜回城。诚斋开城门接进

，各各欢喜庆贺。满拟此番海贼必然逃去，谁知探子来报，海船依然不动，又复聚众杀来。总兵见说贼兵仍复杀到，思量若再坚守粮草将完，不如乘胜杀出，决一死战。便吩咐开城领兵杀出，两军对敌，数十余合，贼兵望后又退。总兵原照前已有兵将埋伏，放心追起，原想两面夹攻，哪知头陀知半路有伏兵，先在半路相候，见伏兵一出，先行术咒倒，追兵一到，仍用此术，被他杀的杀，活捉的活捉，连总兵都挣不住，一时头昏眼暗，两手软弱，动弹不得，兵器已失，亦被捉去。只存几个小兵逃脱，报到城中。诚斋听说大惊，急急吩咐闭城。贼兵已到，仍然铁桶一船团团围住，攻打更甚。诚斋一想：粮草已尽，兵将尽失，城池指日必破，性命岂能保全，上不能报答朝廷，下不能覆庇百姓，不如速速自尽，听凭他们归降，免得攻破城池，百姓遭其荼毒。便对众人道：“本道受朝廷厚禄，不能为国杀贼，保护尔等，若待攻破城池，尔等必共遭屠戮，本道有何颜面苟存性命，不如一死以报朝廷，尔等可将吾头投献海贼，庶免百万生灵。”说完拔剑欲刎，吓得众人齐齐将剑夺住，道：“大老爷固受朝廷的厚禄，难道我们就不是朝廷的子民么？情愿与大老爷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决无异心的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或者救兵一到，杀退贼兵亦未可知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城外炮声震天，众人又齐吃一惊，向城外一望，见贼兵纷纷退去，不知何故。又远远望见一派火光冲天，更是疑惑。急着人打听来报，方知救兵已到，贼将闻知，退去抵敌。头陀亦随往行术，哪知都有正法解禳，头陀咒得极凶，官兵杀得更兴。头陀见咒不灵，望后逃走。贼兵全仗头陀之术，见他咒已不灵，望风先遁，如何还敢对敌？且战且走，还望逃下船去，谁知将到海边，海船尽被火烧，岸上还有许多官兵，杀人放火，见旁边三只船无恙，急逃到船边，见船头都是官兵，各持器械，指点杀人。头陀也心慌，东奔西躲，口中还念咒不住，被有光赶上，一把拿住，将铁索锁了琵琶骨。狗血当头一淋，将他上了囚车，解进城监禁。其余贼将围在中间，乱刀砍去，不曾走了一个。然后将所擒官将，一一查点。你道那岸上指点烧船的官将是谁？船上指点杀人者又是谁？原来都是铁嘴传授的妙法。有光领兵对敌，监军领兵放火箭烧船，绝其归路。又着人到旁边船上放出所擒兵将，各与器械，共杀逃兵，所以贼兵一个不曾走脱。事平之后，监军着将被捉放出官将，一一查点报名。点到总兵李绍基，金玉将他一看，见他汉仗魁，英雄气概，便道：“李总兵，我向闻你英雄盖世，武艺高强，如何也被所捉。”总兵道：“海贼造反已非一次，小将从未一阵输他，前日只因粮草将完，救兵未到，只得与他决一死战，使伏兵首尾夹攻，贼兵不曾走脱一个。昨日又用此法，谁知头陀半路行术，先把伏兵咒倒，后来追去，亦被用术擒拿，实是有力难施。”金玉道：“我也知你为国为民，舍身死战，虽被捉获，皆系妖术厉害，非失机可比。本爵面

圣，必当保举。”总兵拜谢，正要过去。只见有光将他一看，问道：“将军好生面善，想在哪里会过？”总兵也将有光一看，却记不起。有光又道：“你且将从前做官履历说与我知。”总兵道：“小将武举出身，初任镇江千总，后升苏州守备。”有光道：“且住。你在苏州做守备，到今有几年了？”总兵道：“有十余年了。”有光道：“一些不差，我记起来了。”就对金玉道：“此人是小将的恩师，一向要访他，谁知在此。”就将昔年在教场教武，代父伸冤，一一禀知。金玉道：“如此说，果是你的恩人了。恩怨不可不明，你且与他说明相见。”有光随即下堂，扯住总兵道：“我的恩师李老爷，弟子哪一日不想念，再不料此地相逢，难道不认得了？快请台坐，容弟子拜谢。”总兵道：“元帅莫非认错了，快请自重，不要折杀了小将。”有光道：“怎得有错？十五年前，弟子到教场玩耍，蒙恩师教我骑射武艺，后因家父有难，又蒙四府伸冤。此恩此德，没世难忘。”说完跪下就拜。吓得总兵急急跪下，道：“原来就是石元帅，长得如此威武，小将竟一时不认得了。元帅自幼天生将才，小将不过偶尔指点，怎敢当元帅如此悬念。在小将被贼所擒，自分必死，今蒙元帅杀贼相救，活命之恩，杀身难报。”有光道：“这是为国杀贼，并非有意相救。至于弟子的武艺，若非恩师教诲，焉能杀贼成功。”二人彼此称谢，金玉叫请上堂，道：“二位彼此感恩，将来仕途正好共相辅助，为朝廷出力。本爵也有一个恩人在此，分守道员不知今在何处？”总兵道：“莫非是金道爷么？”金玉道：“然也！”总兵道：“现在城中。那道爷终日与小终共守城池，他虽是个文官，足智多谋，竟有诸葛之才，可惜为人奸所卖，未得成功。”遂将木马之计，一一禀知，尽皆赞赏。未几，兵将点完，摆道进城。

且说诚斋打听的实知靖海公将入城，即率众官百姓，香花酒果，半途跪接。金玉马上远远望见众官跪接，第一个正是诚斋。急急下马，上前一把握起，道：“恩伯一向好么？如何行这个礼？”诚斋抬头一看，还有些认得，忙立起道：“莫非就是云程贤侄么？”金玉道：“小侄正是。”诚斋道：“闻老侄封镇西侯，镇守西安，何由到此？”金玉就将圣上特命救应台湾，加封靖海公，一一说完。诚斋闻言大喜，又忽感叹道：“记得那年与贤侄分别时节，只望你病愈成名，身登翰院，就不负尊公训子之心了。谁知一飞冲天，名登甲首，又两地建功，位列公侯，将来复命，必然还有恩典。功名至此，可为显荣极矣。只可惜令尊、令堂不能目睹其盛，只好受你的荣赠了。”金玉道：“原来恩伯还不知家父家母现在。”便将西安父子重逢，一家完聚，许多缘故，一一说知。并云：“家父现有书札奉候。”诚斋听说，更加大喜，道：“原来还有如此大喜，真做梦也不想有此，不识几时可得一会否？”金玉道：“家父久欲到家祭祖，会晤谅亦不远。”说完各各上马进城，同到公堂，太平宴两席已经

摆设。金玉吩咐再添两席，推诚斋上坐。诚斋道：“这是太平公宴，朝廷序爵，不必过谦，老夫旁坐奉陪。”金玉道：“如此老伯台坐了。”次及有光，又推总兵，总兵也不肯，与斋斋左右旁坐了。酒过三杯，诚斋道：“昨日老总戎失利之后，贼兵仍复围城，城中兵将已无，粮草又缺，想来孤诚难保，思欲自尽，以报朝廷，以救百姓，被众劝住。适遇贤侄救兵到来，一战成功，真出意外。”金玉道：“此系恩伯忠心贯日，天相吉人。小侄来迟，使恩伯受惊，多多有罪。”彼此谈论了一会儿，诚斋又问：“令岳林员外一向好么？”金玉道：“恩伯还不知，其中还有许多笑话哩。少停慢慢禀知。”说话之间，早已食供三套，乐奏八音。华筵已毕，金玉要与诚斋说明林家之事，待席散之后，两人携手进内坐定，将爱珠赖婚，无瑕代嫁，直说到驱爱珠，收留员外，代伊次女为媒，嫁与有光，有光即代嫁夫人之弟，细细说明。诚斋道：“原来有这许多更变，那爱珠见你贫穷有病，只道终无好日，谁知今日这般显荣，反让别人受用。真是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枉自为小人。此时爱珠不知流落何处，更作何状。”说罢天色已晚，各归安寝。明早安抚军民，慰劳父老，发令箭急提粮草，得胜表先奏朝廷。然后拜别诚斋，有光也拜辞总兵，齐敲金鼓，共唱凯歌，班师进京。

一路来到杭州，只见有三只小座船停泊岸边，候着金玉住船，就有人过船来，却是俞德。原来夫人送丈夫起身后，就禀知公婆，要往天竺进香。太夫人道：“我们遇盗几死，今得一门完聚，皆赖大王阴空保佑，也要去进一炷香，少酬心愿。”随叫船同了石道全夫妇林员外夫妇并石有光的夫人，一同起身。先到家中，各家上坟祭祖，耽搁了月余。就叫小座船三只：太老爷、太夫人一只；石道全夫妇与夫人一只；林员外夫妇与女儿石夫人一只。一路游山玩景，来到杭州。早已见报说台湾海寇已平，金玉等班师在即。遂吩咐住船候儿子到来，一同到天竺进香，故金玉船一到，即着俞德过船通知。金玉随即过去拜见父母。彦庵说起等他同往天竺进香，云程道：“父亲、母亲同媳妇去总是一般的了。孩儿不同去罢。”彦庵道：“既同在此，也无什耽搁，一家同去，方见诚心。”正说间，有光也进来求见。闻彦庵要儿子同去，便上前禀道：“公爷断该同去。前日授法破敌，皆铁嘴先生之力。他说在天竺候我们班师一会，并说赠衣的仙师也在那边，如何不亲去谢他一谢。”俞德听说，也禀道：“老奴倒忘了，那年沙滩上仙师赠衣时节，曾道十五年后到天竺来见我，我着徒弟铁嘴道人指点行藏便了。如今算来齐头十五年了，仙师决不诳言，公爷断该同去。还好问一问将来的前程结果，也未尝不可。”金玉道：“果有此言，我也几乎错过。”吩咐快备轿马，明日绝早一同上天竺便了。当时又同有光到夫人船上见了岳父母，会了夫人。又到林员外船上相会了。

次日清晨，摆了半朝銮驾，四乘八人大轿，六乘四人大轿，又十数乘小轿，百十骑马，前呼后拥到天竺进香。正是功成名就朝天竺，富贵荣华一满门。要知到天竺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小结局淫邪现世 大团圆富贵登仙

词曰：

戏到团圆万事了。离合悲欢，一一从头缴。报应只争迟与早，何曾善恶无分晓。试看那奸淫弄巧。自取灭亡，要得收成好。忠孝不求温与饱，天恩隆重频旌表。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话说金公爷同了夫人父母，并石、林两家眷属，前呼后拥，同上天竺，且按下不表。今先将一个人的行止，一叙明，然后再接续进香。你道是谁？就是那爱珠小姐，被云程逐出境外，却好逐至杭州，幸巧夫人赠银赠衣，不至冻饿。然终无着落，东奔西闯，街坊上人见她标致，调戏她的甚多，收留她的却没有。一日到一衙内，只见一个老妈妈，立在门首，见爱珠标致，独自一人，便问道：“女娘何往？”爱珠道：“奴家是落难女子，无家可归，偶尔到此，往无定所。”老妈道：“难道没有翁姑、父母、丈夫么？”爱珠道：

“都死了。”老妈道：“你不像这边人，因何到此？”爱珠道：“我是苏州人，因孤身一人，特来寻一亲戚，指望依靠他，谁知遍寻不见，不知搬往何处去了。”老妈道：“既有亲戚在此，慢慢寻访不迟。且请到我家来吃箸便饭，与你商量。”爱珠口说：“怎好相扰”，身已随了进去。老妈取出饭来，却是六碗菜，都是海味鱼肉之类。吃完了，老妈道：“女娘既无去处，可肯承继我，做个女儿，住在我家么？”爱珠道：“若蒙收留，奴家就得生了。莫说做女儿，就做丫鬟，服侍你老人家，也是好的，有什不肯。”老妈道：“你既肯做我女儿，我自然另眼相看，只有句话要与我说明，我本是个门户人家，专靠女儿养家的，你可情愿么？”爱珠停了一会儿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也说不得了，只闻得人说妓女是最下贱的。”老妈道：“你但知妓女下贱，还不知妓女的尊贵哩。你且坐了，我细细说与你知道。有一等粗蠢丫头，头蓬脚大，牙黄口臭，无人要她，这便是个下贱。若才貌俱全的，名闻四海，价值连城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锦绣绫罗，戴的是珍珠玛瑙，睡的是锦帐牙床；来往的全是王孙公子，伴宿的无非俊雅郎君；金银财宝日积月多，绸缎簪钗，日新月异。锦帐中我奉他三分，他还要奉我十分。枕头边我说的假话，他必当我真言。倘相与了皇亲国戚，即使大臣官员，还要个个低头。若结识了风流天子，就是皇后娘娘，尚思让我三分。只怕到兴头时节，就封你做一品夫人，也不屑去做哩。”爱珠听了，眉欢眼笑，就要下拜。老妈扯住道：“且住，可洗了浴，换了衣裳，先拜了我的家堂神圣，要他保佑你无灾无难，千人见千人喜，万人见万

人爱哩。”就叫了丫头，“快取香汤与你姐姐洗澡，再将我上等衣服首饰，与你姐姐满身都换了，来拜神圣爷爷。”丫头答应，同爱珠到后边洗了浴，梳了头，将白绫脚带包了脚，取出衣服首饰穿戴了。到家堂前先拜了，然后拜见老妈。老妈一看大喜道：“我的儿换了几件衣服，竟是嫦娥下降，仙子临凡。不要说男人见了要爱杀，就是老娘见了也动火哩。你可还会些技艺么？”爱珠道：“诗词歌赋，棋琴书画，色色俱精，就是吹弹歌舞，也略知一二。”老妈道：“如此说，竟是个宝贝了。”次日就有同行中并杭州城中的蔑片，都送份来庆贺，老妈设席请酒。一传出去，就有许多豪华公子、风流名士，尽来要梳笼她。老妈高抬身价，要索厚礼，从十两说起，直讲到百金方允。还断过只住十夜，自后总是八两一夜。谁知闻名来嫖者，一日定有十数起，老妈只拣多的允了，其余回得口干。那些人见捱不上，都愿增价弄到十二两一夜。见还热闹，竟分起昼夜来。一日八两，一夜十二两，一日一夜竟至二十两，足足闹了三年，老妈趁了数万金。谁知爱珠贪淫，不顾性命，老妈贪财，也不顾她。嫖客出了许多银子，也不肯草草完事，定用了春药，昼夜不息。爱珠起初快活，后来竟弄到害怕，然已落在其中，哪由她做主？到得三年，身子也坏了，春药也用多了，毒气攻心，忽发一身杨梅疮，破烂起来，臭气难闻。老妈急急请医调治，不但不好，且满身满头，遍发无空，又兼了痨弱之症。老妈还恐她过了别的妓女，嫖客知道，久已没得上门。老妈情急，反转面皮，不说亏她趁了多少银子，反说白养了她三年，将她衣服首饰尽行拿去，仍是旧时打扮，赶逐出门。当初还有夫人赠的衣银，不至冻饿。如今身子有病，满身恶疮，腰无半文，衣无替换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求乞度日。幸有一班少年花子，不怕腌，闻她向日之名，愿与亲近。且见她这船形状，骗得动烧香的善男信女，可以借她做个讨饭的招牌。便日中背她到热闹处讨饭，夜间扶她到孤庙内同眠。

那一日，众花子又将她扛到天竺山门口，放下求乞。只见地方总甲，急急赶来道：“公爷同家眷到此进香，即刻就到，闲人走开，快些打扫洁净，不是儿戏的。”和尚闻知，急将芦席毡单，从山门直铺到大殿，将众花子俱赶开了。只因爱珠是个女人，又兼有病，扶她山门侧边，金刚脚下睡倒，又吩咐：“不许做声，惊动公爷，不是儿戏的。”

言之未已，铺兵开道，銮驾已到，合寺和尚，尽跪山门外迎接。只见四乘八轿到得山门，出轿步行进殿。先是太老爷、太夫人，后是公爷与夫人。爱珠偷眼一看，见前面的分明是金云程父母，后面随着的确是云程与夫人。身上都是蟒袍玉带，头上冲天冠，夫人是金凤冠，好不齐整。一时忍不住又几步爬上去，将夫人一把扯住，正要说明哀求，被军牢几鞭，吓得和尚急急扯开，还亏夫人吩咐，为烧香到此，不许打人，爱珠方才得免。又见四轿六乘走出，认得

是石道全夫妻父子，后又三人，却是父母与妹子，也是蟒袍凤冠。欲再上前，已被打怕，只叫一声“父亲、母亲、妹子，救我一救！”和尚又急急乱喝，员外等也不解其意，竟进去了。后又小轿十数乘，齐齐下轿，身上都是绫罗绸缎，大家笑嘻嘻，一同走进。爱珠一看，只有几个不认得，其余都是金林两家一向最恼的黄发大脚粗蠢丫头，不觉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才貌原来一些没用的，我父母把我许了一个绝好的丈夫，偶然落难，只合安分自守，如何便料他再无好日，强生生不肯嫁他，把一个丫鬟代夫。至于妹子，虽生得粗俗，也是同胞姊妹，怎就笑她无出息，事事欺她。还有生身父母，爱我最深，如何拒绝于前，招扳于后，使他破家荡产，恨我如仇。就是这些丫头，虽然生得丑陋，服侍总是一般，如何一见如仇，说她只好服侍妹子，如今果然都随着他。我的好丫头何在？就是石道全荐来相士，我与无瑕改扮她，又不知不过，据相直言，如何便要打他，还迁怒到无瑕身上。他相无瑕是极品夫人，如今随了公爷，岂不已经极品么？他说妹子是二、三品夫人，我也不服，如今这般打扮，岂不也应了。他说我靠了无瑕弘福，还有小小收成，若一离心，不作青楼之女，定为乞丐之妻。又说我气短色浮，难过三九，如今句句应了。却好今年是三九之年，一病至此，大约三九之说，又要应了。还有何颜再见他们，不如寻个自尽，等他们出来看见，或者施一口棺木掩埋，庶可免抛尸露骨，便是我的好收成了。”想罢，遂向金刚座上几撞，登时血流满地，死于金刚脚下。

且说公爷等进寺烧香毕，到山后游玩，只见铁嘴道人迎上，只彦庵夫妇与云程从未会过，其余都是见过的，因改了道妆，都不认得，有光说起，方大家知道，齐齐相见。云程急问：“仙师安在？”铁嘴指着上边一尊老君道：“此不是仙师么？”云程与俞德上前一看，果与沙滩上赐衣赐丹的一毫不差。云程道：“原来仙师就是老君。”齐齐下拜，拜毕问铁嘴道：“彼时仙师曾说十五年后天竺相见，再着铁嘴道人指引行藏，今日果见仙师。又适遇老师在此，请问弟子等将来收成结果，却是如何？”铁嘴道：“公爷等此去前程远大，一路平安，无烦贫道饶舌。既蒙下问，且将公爷等本原来历，略道一二。幸各留心，以期反本归原，无忘故我。”云程道：“正要请教，乞道其详。”铁嘴道：“公爷是仙师座前守灯仙史，夫人系添油仙女，只因偶起凡情，被鼠精偷吃灯油，罚降下界一昼夜，以了宿缘，复归仙界，算来还有七十余年，那时贫道再来接引。牢记牢记。”云程道：“据老师说，只有一昼夜，今已二十七年，如何还有七十余年。”铁嘴道：“仙家一昼夜，人间已百年。”云程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只是那鼠精偷了灯油，难道倒罢了？”铁嘴道：“如何罢得，现在人间受了多少苦楚，今已死在金刚脚下，押赴酆都去了，少停便见仙师。还有两个炼丹弟子，两个守丹童女，也因起了凡情，罚降人间，配为夫妇

，辅佐公爷同归仙界，乃铁、石二将军是也。”云程又问父母。铁嘴道：“受朝廷极品荣封，还有四十余年同谐到老。”有光亦问父母并岳父母。铁嘴道：“尊翁令岳十五年前已经说过，寿元都有八旬上下，只令岳母少些，亦不脱古稀之年。公爷与将军复命要紧，夫人等还有故人在外候她相送，速速起行罢，贫道不敢相留了。”云程道：“老师既是仙师徒弟，因何也降凡间。”铁嘴道：“我乃仙师执拂弟子，已经归班五载矣。如今在仙师左边，执拂的就是。”众人齐齐向上一看，果有一执拂弟子，俨然铁嘴无二，回头铁嘴已不知去向。问和尚，方知铁嘴已于五年前在天竺尸解了。众人大惊，重复下拜。拜完起身一到山门，见了金刚，想起铁嘴之言，将金刚脚下一看，忽见一个女人睡倒，满头鲜血。急唤地方来问，说是一个名妓，名唤爱珠，才貌双全，且嫖多了人，生了一身恶疮，被鸨儿赶出，靠着众花子日日在此讨饭，不知方才为何忽然撞死在此。夫人听说，对石夫人道：“难道是大小姐不成？”石夫人道：“只怕有些像，我进来时听得好像有人叫妹子救我一救，我也不解其意。”夫人道：“如此一些不差，怪道我进来时，她爬上一把扯住我，只说是花子求乞，不曾理她，方才仙师又说山门口有故人候我们相送，一定无疑了。”叫丫头上前细认，都说果是大小姐。夫人与石夫人听说，只得禀知翁姑父母与丈夫，商议买具棺木，各取衣裳首饰，替她满身换了，亲自看她入殓，扛到野外择地埋葬了，方开船起身。云程又吩咐地方官将鸨儿重处。地方官役知她趁了大银，立刻拿来打了二十枷号在彼。鸨儿只得买上买下，将所趁金银用完，方得释放回家。这也是天理当然。更有爱珠入殓埋，土工看见衣服首饰甚是动火，候公爷开船后，夜间盗开棺木尽剥一光，连棺木都不曾盖好，将就掩埋。此亦刻薄人遇着刻薄之报。

且说云程同有光等进京复命，龙颜大喜，赐坐赐茶，各赐御酒三杯。光禄寺摆宴，命东宫出陪。宴罢，云程又将金守道、李总后伙国为民一片妙算苦心，细细奏知。皇上发典部议，封金玉平定王。妻石氏封平定后，荣封三代，子孙世袭。即命苏州起造王府，赐为宅第。命一年巡川陕等处，一年巡视浙闽等处。封石有光靖海侯，妻林氏封靖海夫人。封铁纯钢实受镇西侯，妻金氏封镇西夫人。两家三代俱封赠侯爵，子孙世袭。金诚斋升福建巡视抚，李绍基升福建提督全省水师兼辖澎台海师官兵左都提督，俞德赐五品禄，听金玉调用。一一封赐已毕，各各到任，经理事物，海贼外邦尽皆畏惧深服，一路太平无事。各生子女，五家互相婚聘。光阴迅速，倏忽已四十余年，金彦庵、石道全、林员外夫妇六人俱已相继去世，金玉与有光极尽孝道，见儿孙都已婚配，功名尽皆显达，各将王侯之位传与长子，寻收拾一所静室，塑老君、铁嘴仙师圣像，三对夫妇在内修真。又经三十年，一日，忽见铁嘴来迎，那时王侯之位都传

与长孙，儿媳安居在家，立刻唤齐，从容话别，霎时飞升，尽见半空中五色祥云，长幡宝盖引接而去。香闻数里，一月而散。儿媳辈亦皆悲痛，急唤塑匠，就在老君座前塑就六位神像，至今庙貌犹存，合地传为美谈。尚有能言其事者，无不称颂夫人贤德，痛骂爱珠淫贱。正是：

好的流芳百世，坏的遗臭万年。

今之赖婚改嫁欺贫重富者，看此能不触目警心，□□汗流浹背乎！

何人肯就恶姻缘，系定红丝莫怨天。

才子每遭嫖母配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

若言贫富轮流转，说到穷途倏变迁。

试看破窑骤显达，休轻寒士附腥膻。

人生何事太匆忙，百岁悠悠梦一场。

留点仁慈终受福，多行不义定遭殃。

思趋炎日如驹过，欲靠冰山岂久长。

张眼红尘多碌碌，何如一枕乐羲皇。